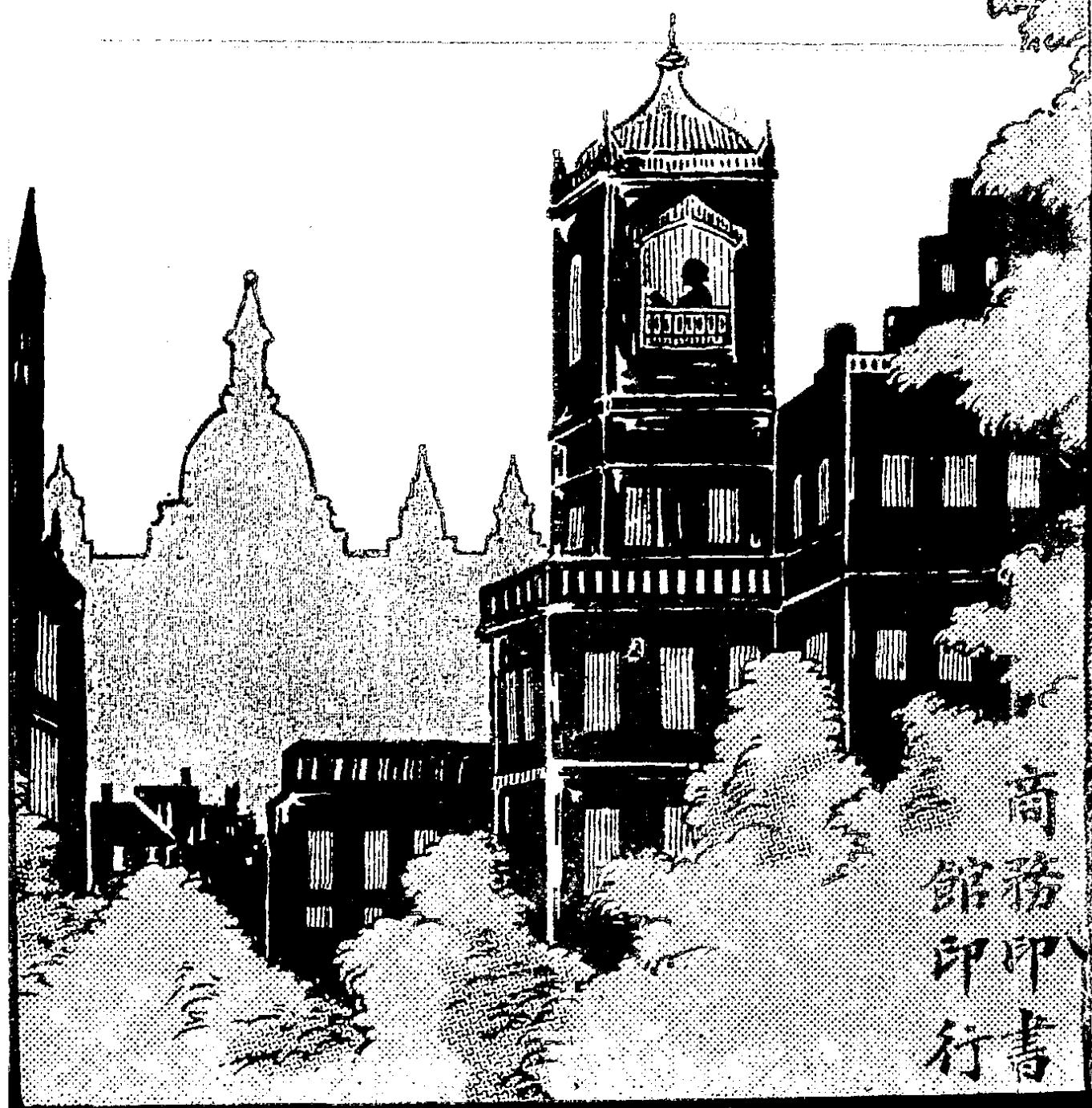


編九十六第集三第書叢部說

西樓鬼語

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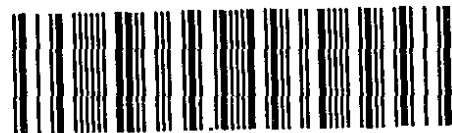


西樓鬼語卷上

閩縣林靜海陳家麟紓同譯

第一章

有美國女士柯蓮司者。至英國。寓居於逆旅中。讀報。報中登告白。覓取看家之婦。柯蓮司忽念此役適宜於己。告白云。吾家欲得一聰慧之女士。此女士亦無須其能音樂。亦不必陪侍主人飲食。談話爲娛悅。既不擇貌而取相片。亦不問其前此曾執何業。有人願就此館者。可至稍支路去野司克老絕近。在要克省中查姆司啓。柯蓮司累看不已。計此告白甚奇。既不須音樂。則其人似含傷感之意。又類前此曾覓得一人。不如其意。故今日覓人。乃寬其格。不



3 0527 1582 2

欲苛繩也。且既不令侍主人。詎有二主人不能分侍耶。此二主人或鯀或未娶。正未可定。然觀此告白。則甚似未嘗論娶者。至索觀相片。及問前此之操業。天下之通例也。而查姆司何由有此。想其中必有故。我今且往試之。柯蓮司之毅然爲此。亦或以孤身之故。思得人爲伴耳。於是以小刃割取其告白。且吸菸卷燼後。以手自扶其頭。以足踐火爐之鐵闌。凝思不已。蓋此女所寓之逆旅。陳設甚佳。爲第一層逆旅。去南康定登未遠。爐火方熾。以十月新寒。故然火以自取。煖樓外秋菊未殘。清芬穿窗而入。屋中有巨案。案上陳早茗之具。其旁有菸卷之合。及取燈。榻上綠茵。臥一小狗。女此時徐起。取鏡自照。言曰。我決赴彼家也。此時甚無聊賴。何妨用此自遣。我之世伯笨能。在義應挈吾歸國。何以置我於此。毋乃寡情。

即使吾在此間被禍。想老人來時。亦須拯我而出。乃起至書案。報書自叙其能。並言事皆精審。不至孟浪。果查姆司宣我者。則必至而執此役。書後加封。並書告白中之居址。加以郵票。按鈴付侍者。納之信櫃。侍者並將其食器出戶。侍者旣出。女意游移。旣而決曰。聽之可也。復自念此間居處甚華。若爲人執役。則寧非自困矧衣著雖不甚華。而價實非廉。且戒指數枚。爲值亦非賤。何爲自輕。至是蓋女之爲人。好奇而僻。卽甘爲人理家觀者。亦頗稱異。以名家之女。乃冒然爲鰥夫。司家。則其漫無檢點已可知矣。此女於前一月。同其世父至倫敦。本以遊歷。來至法國。觀巴黎景物。又至比利時。更至羅馬。欲遍閱歐洲名勝。今至英國。甫一月。而美國電至。趣笨能歸。笨能之行。在女讀報之第一日。笨能所坐商船。名倭卡尼。

亞行後留柯蓮司於英。而柯蓮司心滋不懌。且見其世伯行色匆
勿。疑有不吉之事。然笨能顏色自若。又不能辨其爲吉爲凶。女之
初意。本欲從行。笨能曰。吾不一月卽來。挈汝同行。寧非靡費。不如
守候爲佳。想爾年非少。必能自愛。萬不可出。而結交爾之終身屬
我。我必能爲爾料量。果使妄交一人。則絕交良非易易。吾老謀壯
事。決無虛語。吾不久當來。挈汝遊歷。柯蓮司平日爲其世父所愛。
言無不從。此第一次爲老人所却。頗怏怏不自適。又思世父之心。
詎變易耶。於是蘊怒於心。與老人叙別時。神情殊形落寞。自是以
後。愈欲覓事自遣。而是日適見查姆司之告白。所以慨然思赴其
家。且亦好奇之心所迫。而然。然書去後。亦不留意。正於此時。有人
與女同寓。名曰溫內泊司。溫內泊司本圖謗事。笨能冀得結歡於

女而笨能不以爲可拒不往來溫內泊司見笨能已行而女獨居則以爲可圖遂徐徐謀進身之路其始初不交談一日柯蓮司之小狗彼得亡失不可迹覓可五句鐘女大窘已而溫內泊司抱狗還女女得狗申申而詈而小狗則搖尾伸舌似訴爲人所藏抑抑可五句鐘者女不知狗之意嚮仍詈不已溫內泊司曰此狗出肆門之外可半哩之遠吾追而得之語後亦以手摩撫彼得曰吾識得此狗爲女士所畜故急取而歸柯蓮司爲態素憨不知自檢以笑醫視溫內泊司曰此我良伴足以悅我乃累先生爲我覓還滋可感也溫內泊司曰聞令世父行後女士得毋寂寞語時爲狀甚恭柯蓮司曰然吾平日未嘗如是之苦寂似一日可三秋也二人漸語漸見投合其旁有榻於是同坐而談可一句鐘後遂成朋友

明日女見溫內泊司似舊相識而小狗則猶相視似不謂然柯蓮司見此狗忤視溫內泊司大異平日情態頗以爲怪一日溫內泊司忽來約女至皇后廳觀劇且曰女士此行或老人不至於鬱怒女曰萬不至是乃挈女同行是日劇佳旣罷復同飲茗於卡魯登明日又爾彼此旣熟漸至同飯於累支又同至跳舞之會行必同出形影弗離一日與女同車溫內泊司忽稱柯蓮司爲小娘子引其手而親之爲狀頗褻女見狀卽縮其手言曰我不願如是爾當以禮自防溫內泊司曰我二人交情至此何妨礙之有且爾心中不嘗有我耶女曰是何言而溫內泊司竟伸臂抱之女益怒溫內泊司曰小娘勿忍心至此汝當知吾於第一日見爾時已愛入心坎爾今當明白宣言後此嫁我我敢立誓果得爲妻者吾當日入

夕。頂。禮。如。神。明。女。曰。異。哉。吾。不。知。爾。之。家。世。往。來。不。及。一。禮。拜。遽。
發。此。言。何。其。齒。莽。無。檢。至。於。此。極。女。力。縮。其。臂。曰。吾。不。能。聽。汝。所。
爲。溫。內。泊。司。亦。縮。手。汝。在。車。中。既。無。可。避。則。倚。於。隅。陬。悔。恨。無。極。
此。時。過。電。燈。之。下。女。見。溫。內。泊。司。面。白。如。紙。目。漏。兇。光。默。不。復。言。
少。須。言。曰。爾。言。不。識。我。之。家。世。爲。理。亦。當。惟。爾。我。既。至。此。田。地。爾。
亦。不。能。自。悔。其。輕。率。女。曰。吾。何。爲。輕。率。溫。內。泊。司。曰。吾。二。人。相。聚。
既。久。亦。知。爾。心。未。嘗。薄。我。女。怒。極。而。顙。始。自。悔。擇。交。之。誤。思。及。老。
人。之。言。心。緒。如。潮。不。能。作。語。而。車。已。至。逆。旅。門。外。女。匆。匆。下。車。
與。溫。內。泊。司。爲。禮。直。至。室。中。是。夕。輾。轉。不。能。成。寐。時。時。防。溫。內。泊。
司。之。不。利。於。己。似。此。人。平。日。加。面。具。僞。爲。善。人。至。是。真。相。果。露。此。
時。憤。怒。世。父。之。心。已。消。歸。無。有。則。甚。盼。其。早。歸。又。思。世。父。果。歸。必。

加譴責不應與匪人爲友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何以比之匪人卽還狗之事尤極細微不應降格與之論交因思彼得一見溫內泊司卽狺狺而吠然則吾之知人尙不如狗矣此人於萍水之間來訂終身之約則口不擇言可知愈思其狀乃愈懼不已旋生其鄙薄之思謂寧死萬不能失身於此療少睡而已遲明一醒卽思溫內泊司之獰狀早餐不出飯之室中堅忍自持一不之畏顧雖如是而戰慄之念旋生又防溫內泊司訴之世父則老人知我違訓能勿加以譴訶蓋老人性質素烈不易恕人雖未嘗加之吾身而默觀老人待人未嘗有寬洪之量悔極欲泣卽謂彼得曰爾爲我招禍之根非汝吾又安識此人是日上午女下至客廳天氣甚佳人皆外出此間寂然無人女入時忽見溫內泊司據北窗而觀報

女卽回身而避。溫內泊司立至。女前遮之。不聽。出言曰。吾有事奉白。女頗澹泊。視之曰。請示所言。溫內泊司怒極。則強制其聲。曰。昨日之言。曾斟酌而應我乎。女曰。何言。溫內泊司曰。昨日車中。不嘗向爾乞婚乎。奈何弗憶。女愠曰。吾已却汝矣。此時女方引手向爐取煖。溫內泊司則以手加爐簷。引目視之。曰。果不承爾言者。奈何女怒甚。且作鄙容。曰。爾不吾承耶。溫內泊司如不之聞。卽曰。不過數分鐘之久。亦不願苦苦相糾纏。吾第一次相見。卽圖娶爾。以爾爲爾世父。襲產之人。故非得爾不可。女頓足不欲聽。且行。溫內泊司曰。且勿行。請畢吾詞。第二節。吾仍娶爾。卽爾貧不自聊。吾亦不釋爾於懷。綜言之。爾心之允與。弗允。吾必遂其願。爾亦不能脫我。掌握之中。爾知之耶。吾敢立誓。爾心中之必有我。汝日來。加我顏。

色激我生愛爾之心。今尙何言。顧汝勿以我爲戲。始則迷我。今乃卻我。堂堂男子。烏能甘心爲爾所弄。雖爾不自知。然已居我範圍。之內。何能超軼而去。女曰。我乃入爾掌握耶。似此威嚇之詞。我不能爲。爾所服。溫內泊司立時改其聲調。曰。柯蓮司汝。以我爲魔鬼也。可爲聖賢也。亦可吾敢謂此間無人似我鍾情於爾之切。汝當自思。我非慷慨大量之人。見仇而不思報者。女挺立其前。凜然無懼。言曰。吾知爾決非君子。然聽汝所爲。吾不汝懼。似汝此等行爲。直下等社會之小人。吾何爲絮絮與汝作語。溫內泊司顏色頓變。以女之數言。適搗其心病。則勃然大怒。亦不再言。女立出。溫內泊司以手自扶其頭。恨恨不止。女此時行至甬道。見架上有書。似寓己者。而筆力甚嚴重。不知爲誰。卽啓讀之。則查姆司報書也。上曰。

柯蓮司女士。粧次來書已得。甚歎報書之遲。今請女士至稍支路試手。一月果以何時來者。恭備迎迓。唯來時須以書相示也。書中有匯票。用爲三等車之費。下書查姆司啓。女取書歸己室。旣見匯票。轉以爲趣。卽作電報查姆司。定以明日晚中至。

第二章

明日之下午。女衣樸素之衣。自火車下。至月台之上。站非鬧埠。卽野司克老也。女抱狗而行。女身本非頑碩。頗嬌小。加藍色眼鏡。嚴結其髮。加以木梳。故爲樸素之妝。用白韜匿。忽見其旁立一苦力。視火車之開。女曰。爾非自梢支路遣來。迎我耶。語後。苦力回首。視女曰。外間有車馬奉候。卽爲女士而來。且女士尙有行囊乎。吾爲女士負之。柯蓮司出視。果有馬車。車人卽將行囊納之車中。苦力

坐女車後。女振其衣領。登車而行。而引車之栗色馬立俟已久。聞鞭聲。卽飛馳而去。馬速。而車頗顛簸。風又大起。女之面。累爲風所燭。幾飛颺而去。柯蓮司。卽呼御者勿太趣。趣然。風大。而聲爲風。播御者竟不之聞。車仍顛簸。而前行可半旬鐘。遂奔一花園中。綠陰夾道。車自中行。暮色模糊。中已見高樓。面面皆窗。竟無燈光。外射車將近門。馬行益力。柯蓮司。幾欲墜於車下。已而車止。女下。誤觸階石。立蹶。而暈。迨醒。則在一臥榻之上。茵褥頗厚。且暖。覺頭上甚輕。似無髻者。而竟不能自支。而起。屋中無燈。但火爐中炭。微微照人。窗格甚小。玻璃作斗方式。外盼天光。竟似甚沈黑。窗外樹影扶疎。向窗而搖。忽聞複室中有人入戶。女問何人。顧力微。而音低。聞亦自怪其罷。見有一女。至其床外。問曰。晚來少寧帖耶。柯蓮

司曰。吾不知何由至此。詎病篤耶。何以羸困至此。語後復睡。再醒後。則燈光熒然。窗奩已下。爐火已熊熊然。柯蓮司甫張眼。而前間之女人復來。手一茶甌。中貯渴液。令柯蓮司飲之。飲訖徐扶之臥。柯蓮司曰。眼前之景甚奇。吾何爲臥榻不起。記在門前下車而仆。想石觸吾顱立暈耶。語後復問曰。夫人爲看護婦乎。吾腦不受重創乎。女曰。然。爾病至劇。法尙可立愈。今且勿多言。柯蓮司曰。此地非梢支路耶。看護婦曰。然。柯蓮司曰。吾此來本爲查姆司先生。司家。今一至立病。未知查先生之意如何。看護婦曰。先生無他言。以爾遭此危險。甚爲快快。餘事數日自悉。今且閉目靜息。勿問其他。柯蓮司引手自摩其項。大驚曰。奈何盡剪吾髮。看護婦曰。少年之女剪髮可以立長。今以病故。不得已而爲之。似無傷也。柯蓮司卽。

以面內嚮而哭。蓋生平自愛其髮。一旦盡去。又體羸不能起。不期
嚶嚶而哭。於是者數日夜。尙不起床。屋中卽一看護婦。名伊梵司。
老婦人也。白髮盈頭。時時按其脈。摩其項。一種慈愛之目光。大類
笨能之憐。此孤女。一下午。女酣睡而醒。覺體力漸復。伊梵司爲
進一杯茗。及麵包。令食之。旣女問看護婦曰。吾病此幾時矣。伊梵
司方理針線。聞言卽置其針。答曰。吾來時在十月中第三禮拜日。
今日爲十二月念九號。柯蓮司曰。竟至冬杪耶。似未盡然。卽以臂
支床欲起。伊梵司曰。勿太自勉。汝幸不死。乃以久淹日月爲悲耶。
且臥而語我。勿以憂傷自戕。女曰。有人與吾書乎。蓋吾出門時。忘
示肆人以居址。則賣書者烏能覓我而授。本擬至此作書告肆人。
今以病發。則吾世父之念我當何如。想老人必不計及我之遘患。

今急宜以電告之。看護婦曰。今日已晚。當俟明日。柯蓮司曰。吾彼得安在。幸尙生乎。伊梵司曰。爾問彼得是爲何人。柯蓮司曰。非人也。狗也。伊梵司曰。爾狗無恙。今密昔司芬內克爲爾飼此狗。柯蓮司曰。芬內克爲何人。伊梵司曰。芬內克爲查姆司先生世母年事頗高。亦頗奇特。幸性至慈祥。柯蓮司曰。吾能面此老人否。且請爲吾世父打電。伊梵司曰。我不敢決。當往問之。柯蓮司曰。想無人至吾肆中送信。吾甫來時。有一皮篋。在吾臂上。自車上躍下時。此皮篋尙在否。煩姥爲我一覧。伊梵司曰。我未之見。但聞醫生克爾恩與查姆司先生扶將爾入是間。言並未得爾之住址。則靜候全愈。再問行蹤。而查生將爾來書遺失。故不得爾之住址。則靜候全愈。再問行蹤。而查姆司但知爾名。並不悉爾之居址。柯蓮司唇吻皆顫。言曰。吾世父

知我行爲。我父何以對老人語。後以手掩面悲不自勝。伊梵司曰。
爾勿戚戚。大病新痊。一觸傷感。勢且勞復。非福也。語後伊梵司出。
十分鐘後卽歸。曰。查姆司先生欲面爾。爾其允之邪。芬內克方不
自適而偃臥。恐不能來。其詔爾多辭。吾竊以爲無當於爾。以芬內
克生平但喜飼鳥畜狗等事。於世局不了了也。柯蓮司曰。願見主
人。請姥扶我起坐。以衾圍吾下體。至髮禿則無恤矣。今吾頂鬟鬟
然。如刷物之器可笑也。因思查姆司必爲中年之上等人。性質不
恒。或喜或怒。如吾世父之爲人。已而主人至。則年不滿四十。狀亦
不逾中。人貌尋常。耳鬚鬚。新羅眼光。中似露。獵暴之容。雖音吐洪
亮。然頗真爽。晤面不作寒暄。但曰。貴恙愈矣。柯蓮司曰。託庇平安。
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先生之姓。卽查姆司乎。查姆司點首不言。此

時柯蓮司自言曰。查姆司先生必爲高年。何以僅三十以外。查姆司曰。吾年非少。柯蓮司曰。我累先生煩腦。我深悔不當應先生之聘。前此之應聘。特嬉戲耳。不圖入門一病。竟累主人。吾世父想必念我。請主人爲我通電於世父。未知先生肯納是言否。吾甚盼世父能來。引吾而行。吾伶仃之身。世界中但有世伯。最爲憐我。語至此止。查姆司曰。今勿多談。暫住吾家。待全愈後。再行作計。今託我以電與令世父。我願効其勞。在理吾官先爲爾辨此。顧不得住址。無從着手。適伊梵司言。爾有票鈔及信件。均在皮篋之中。吾尋覓一不之見。爾不憶及。失此皮篋。爲何時耶。女曰。吾憶自車下時。臂上尙有此物。今不省記。蓋車之來時。顛簸已甚。吾以手扶車沿。或於此時遺落。正可知。查姆司似咎其侍者。及圉人之妄。微微肆。

誓。後言曰。吾栗色之馬至劣。今亦被創。今請爾以世父之名姓往。
址見告。明日決爲通電。柯蓮司曰。致謝先生。卽告以世父之姓名。
及美國之省分里居。查姆司一一記之。查姆司且行。猶曰。侍疾者
頗如意否。果有所欲。不妨徑告。女復曰。敬謝先生。看護婦極周至。
而慈祥。先生之惠。無日忘也。查姆司曰。善。遂出。此時柯蓮司獨坐。
思查姆司之爲人。忽見門開。彼得已入。騰上其榻。搖尾伸舌。厥狀
歡悅無藝。卽臥其足下。及伊梵司驅之使出。狗尙狺狺作聲。明日
醫生克爾恩至。言宜起近火爐而坐。可二點後。覺精力漸漸來復。
又數日能著衣行步矣。顧病愈而心焦。思電去何信。弗來。即使事
集亦須以書見示。乃並此而無詎。病篤耶。或別有他故。此日看護
婦未行。而醫生亦常至。女訴心緒。二人咸婉勸其勿憂。查姆司後

此亦不時至。女思身在病中。何須相見。此時爲正月四號下午。女憑窗外視。外爲花園。樹枯而草沒。蕭寥滿目。忽思及其世父。何久無書。覺一種悲酸。直衝鼻觀。因思溫內泊司。或於陰中害我。以書告我世父。汚穢吾之名節。世父堅剛之性。決不直我。則後此正不可問。思極而慄。旣而又思。世父恩深。萬無忘我之理。亦知怒時恆亦不近人情。然待我決不至是。正躊躇間。天已垂黑。暮色漸起。景物愈形淒清。幾欲發聲而哭。迴顧見伊梵司入而燃燈。顏色沈沈。似有所念。伊梵司囁嚅不能言。久乃曰。爾見查姆司先生時。當如何。我不敢知矣。女聞言色變。問曰。胡不質言。必待查姆司言之。請卽見告。或請查姆司先生至此。伊梵司出。女卽臨鏡自照。少整其髮。加以藍色之眼鏡。坐於爐次。抱其小狗。忽聞叩門聲。而查姆司

入而彼得見。查姆司卽大聲而吠。女止之。查姆司曰。吾聞看護婦言密斯愈矣。此心甚悅。來爲稱慶。語後引榻坐於女前。女兒查姆司皺眉張目爲狀甚異。卽曰。謝先生見存。所患差瘳。復問曰。先生得吾世父覆書乎。查姆司竟亂以他語曰。密斯何爲加眼鏡於鼻端。語時聲調頗肅。且請去其眼鏡。女如言去其鏡。神宇間頗不自寧。查姆司忽俯其躬近柯蓮司之前。言曰。吾所聞之耗甚惡。唯密斯當自支厲力壯其膽。應聞言或不至於眩暈。女聞言聲顫曰。詎吾世父書來責我耶。查姆司未答。柯蓮司曰。卽怒我亦宜以書呵譴。何至並此而無之。查姆司忽起徘徊數四。始復歸座。然顏色已變。言曰。吾不知發言之端爾。之世父。句柯蓮司曰。先生得毋謂老。人。有。意。外。之。變。或。不。祿。耶。奈。何。辭。涉。吞。吐。此。時。查。姆。司。低。首。不。言。老。

女知兎問至矣立時坐如石人久乃言曰萬不至死必傳聞之誤柯蓮司此時四肢皆疲眼光暈亂目視火爐已模糊如有物梗之幾暈於座查姆司大驚卽飲之以水復按鈴呼女僕言曰吾告爾噩耗太驟爲狀愚矣然柯蓮司尙未暈卽曰不必呼人但請示我消息查姆司以手理其領巾言曰今世父所坐之倭卡尼亞船沈於山特夫克之海上無一生者女睜目尙未之信因舉手摩其短髮曰乃無一人得生耶此時煤塊成灰陷於爐底赫然作聲聲止後二人均無聲

第三章

柯蓮司忽爾發聲其聲悲且梗問曰此下尙有何事以先生神宇測之其下似尙有言查姆司曰餘事以明日告女曰不可必乞示

我。以。終。竟。查姆司卽自腰間出書一封。置之案上。曰。吾爲令世父通電。不得回音。心方焦悚。乃前日自至城中。至密司所寓逆旅中。問狀。始聞老人凶兆。而令伯之律師。方在倫敦中。四覓密司。不得。吾聞信。方欲代訪令伯之律師。然律師已有信寓此逆旅。吾拾之而歸。吾所知者如此而已。柯蓮司發書讀之。書中不過述其凶問。惟遺產旣歸之已。幸世父不知已身之爲人看家也。讀後謝查姆司曰。承先生爲傳吾書。今請尊便。聽吾靜坐一思。查姆司興辭尙曰。此外尙有事。足爲密司宣力否。柯蓮司曰。無之。先生待我良厚吾實無事奉託。是夜輾轉竟夕。頭痛如裂。又明日始少瘥。然仍悲念其世父。知不能依。依其側。受老人慰撫。顧乃無一星之淚。然而寸心之痛楚。較悲慟深也。逾一禮拜。柯蓮司至查姆司書室中。而

查姆司視柯蓮司狀至無聊。蓋是日伊梵司已辭謝而去。女頗伶
仃自吊。因曰。吾誠不能久居於此。其來也。特爲嬉戲而已。實則吾
之才幹殊不能爲人司其家政。迨一至墜車成病。累及先生破鈔。
今幸無恙。請先生別覓能人。吾實無才。負先生重託。查姆司曰。事
已過眼。可勿重申。不敢奉欺。心中頗不直密司之所爲。似以鄙人。
爲戲。今既至此。尙復何言。今尙欲奉商一事。似不必匆匆遽行。且。
句女曰。我知先生之意。似欲留我數日。仍爲君看家。查姆司曰。非
也。欲留密司爲我之友。傾談數日。亦屬快事。女曰。先生不審我之
根柢。且孤苦伶仃。其來也。又屬戲嬉。於友爲不誠。於義爲無當。查
姆司未言。女卽曰。先生待我厚。我亦非恝然舍去之人。更留數日。
亦所深願。唯歸心旣切。復何必叨擾君家。况新來之看家婦。密司

知木林亦與我不協吾尙恐。句查姆司曰密司知木林雖不悅密司顧不能爲主且置勿論然尙可爲吾世母芬內克之清客。世母夙爲吾理家今老矣顧雖老猶有童心密司果能侍之讀書或讀報者滋佳柯蓮司曰得如此者誠可自由然當更留一禮拜或十日則軀幹稍強可以上道。查姆司曰密司亦思及後來之計畫乎。柯蓮司曰未思及此但登一告白。查姆司曰告白何言女曰吾亦不知此時有叩門聲聲止門闌則知木林入。知木林年近三十軀幹甚佳唯眉目未見其妍媚想其妙年時殊非貞整今半老尙爲妖冶之粧令人厭惡知木林之來已不悅柯蓮司此時查姆司止知木林曰此時方有宜商之事且緩告語知木林不悅卽引目視查姆司復視柯蓮司曰吾乃未知且未慮及吾適以爾句查姆司。

正色曰。吾方與密司柯蓮司有應商之事。密司且退。知木林鞠躬曰。幸勿見罪。遂徐徐引門而出。柯蓮司此時顫聲言曰。今無事。且退。查姆司曰。待吾應言者言盡乃行。女復坐聽。查姆司曰。能否留密司至六閱月。侍吾世母能俯允否。母近來體日羸困。必須有人侍側。密司果不見答。吾別當覓人爲代。柯蓮司曰。此語確乎。曰。吾不敢妄。柯蓮司曰。吾前此不知密司知木林爲先生同宗。查姆司曰。然其人頗爲已。亦頗有幹略。吾見密司不了吾事。故以書招之。來前亦知此人一來。決多膠糾。顧一言既出。萬無改悔。之時。適所奉白之事。務於一二日見答。柯蓮司曰。當先試老人。能否悅我。果見悅者。尙須挈去此狗。查姆司曰。一狗胡足累人。果在他處者。或不容畜。狗女曰。然吾亦未嘗別覓主人。今先生待我厚。感且不朽。

卽爲清客亦重違先生之言而効其勞查姆司曰善至於勞金容日更議柯蓮司曰爲數非多但足句查姆司曰可勿慮此豐儉適中顧無金何能自便惟有一事密司所居之室能否自由果如密司之意吾卽令知木林爲爾料量複室通二室爲一則臥室與書室皆宜爾今不必謝我前已議定此外無事紛擾矣女遂鞠躬而出是夕柯蓮司睡至半夜忽聞異聲此聲前亦頗聞之蓋在病中曾以此問伊梵司而伊梵司不答所聞者似女子不勝痛楚之聲夜深迴響四徹女聞而大懼起坐聞有叩門聲卽裹以外被燃燈而叩門之聲仍徐徐未止柯蓮司問曰何人夜深至此應者之聲初未明瞭

柯蓮司行近門次。聞門外有哮喘聲。柯蓮司問曰。何人。答曰。知木林也。趣開門納我。柯蓮司素不悅其人。然聞其喘聲。防有意外之變。卽啓而入。知木林顏色喪失。手執一燈。且燼蠟淚。星星落於氈上。知木林曰。密司柯蓮司聞異聲乎。此聲復來果何聲也。語次。果聞女子長號。知木林聲顫言曰。此似冤鬼。號冤者吾素不迷信。似此間決有鬼物。此聲非類女僕。彼間有繡闌似非臧獲所居。吾初以爲芬內克也。臨觀之方鼾睡。此聲決不出其人。旣而又疑爲女子爾。此時復發矣。柯蓮司側耳聽之。曰。此爲人聲。非鬼也。然決爲女子。爾之聲。今且循聲往觀其異。知木林曰。我二人同行。卽固結其寢衣。子爲伴。於是二人各執一燈。自甬道中行。卽聞有闔戶聲似在樓上。又微聞有呻吟聲。二人立聽。柯蓮司曰。決爲病人。知木林尤懼。言

曰。聲在西偏語時。面無人色。言曰。西樓久閉。別無人居。前此奴子。恆言。西樓恆有異聲。吾不之信。柯蓮司曰。西樓何路可達。知木林。曰。且上此梯。尚有甬道。其旁有小梯。可以登也。西樓開窗即可下。視玫瑰之花圃。有一女奴告我。一日天晚。樓上遇一怪物。吾聞而笑。其妄。今茲句語至此。顫不能聲。柯蓮司曰。汝且勿驚。吾自至西樓。一觀果有所遇。再呼查姆司使之臨視。於是二人同至西樓。將近梯際。知木林曰。吾在此。遲爾。蓋膽歉。不能前也。柯蓮司一笑。登上樓。見樓中甚敞。迎面見一大門。開而未闔。柯蓮司推門。中有夾道。兩旁皆寢室。行可數碼。而止以燈四照。沈沈然。屋大而光斂也。忽然。身後有聲如咽。又聞有男子之聲。則查姆司也。查姆司曰。天乎。天乎。汝當自忍。不然。將驚醒一家之人。汝當服斐力。迫士安眠之。

藥庶可寧帖而睡。柯蓮司知爲查姆司之音正驚疑間而查姆司出見柯蓮司。偵諸門外卽正色言曰密司柯蓮司來此何爲柯蓮司凜然曰吾聞異聲防人暴病或別有所苦故來一視。查姆司曰請密司下樓勿再霑滯。柯蓮司大慚如受人批頰卽曰果不用我者敢不下樓。查姆司曰謝密司留意女迴身而下卽聞樓上有閉戶之聲。柯蓮司歸至知木林處而知木林顏色喪敗如蒙重憂。卽曰汝歸耶胡以神宇不寧。樓上見何怪物。柯蓮司曰無之惟樓風吹門之聲吾至樓上四顧無人亦並無所見今且急下勿更留於此。知木林似不信視柯蓮司曰汝必有所見。柯蓮司曰妄哉空穴來風疑心生鬼何怕之有。吾不勝寒且下就煖室。知木林曰吾歸房必嚴扃其扉則鬼物決不能奔近枕上二人遂分手而歸。甫欲

交睫。又聞有叩門聲。柯蓮司復著外衣而起。意爲知木林再來。紛擾然不知其所言果何事耶。於是開門。門開則查姆司也。手執一燈。燈光中見查姆司顏色慘白。似含憂憤之狀。言曰。夜來奉擾。心滋弗寧。顧有密語宜關白者。柯蓮司曰。獨不有明日耶。查姆司曰。此事不能待明日。敢問密司所聞何聲。乃至西樓渺無人迹之地。且夜深也。女曰。吾聞有女人哭聲。發時恆在破曉之時。究竟此聲胡來。此女究爲何人。查姆司曰。此事與密司無涉。今請密司將今夕所聞所見者。幸勿告之外人。爲我慎口。則感激多矣。柯蓮司曰。我決不言。唯君之族人。曾聞此聲。引我同行。吾鼓勇而登。竟爲先生所見。查姆司曰。天乎。厥狀甚駭。柯蓮司曰。知木林實未登樓。似畏鬼而不進。查姆司曰。彼不之知耶。柯蓮司曰。吾祕而不告。查姆

司曰。彼有所問。亦必有所答。柯蓮司曰。吾語支吾耳。平日未嘗如是。此遭不知何故。乃作妄語。謂樓風動扉。非鬼物也。查姆司曰。彼不疑乎。柯蓮司曰。彼但疑爲鬼。不問其他。查姆司曰。善聽其信。鬼可也。柯蓮司曰。先生曾謂我何。思查姆司以手拊額久之。曰。聽密。司設想爲何物者。卽爲何物。吾不更言。明矣。吾果僞編故事。告密。司密。司亦將不信。且無權力。究竟此事。故不如閉口不言。爲佳。查姆司語時甚斬截。柯蓮司曰。然吾固無權力。與君事也。查姆司遂與柯蓮司欲引手爲禮。訂明日相見。且防知木林再來觸之。非便。柯蓮司祝曰。願先生一夜平安。遂不與引手。且曰。君之隱事。誓不宣洩。平日慎口。較他人爲嚴。查姆司曰。敢不信託。此時查姆司於燈光之下。見柯蓮司鬚髮甚美。而鬚髮之髮方新長也。女送查姆

司後卽閉關而入。女睡時天已垂明。方其未睡。頗思西樓之事。何以不徑告知木林。未託而先爲之諱也。早餐時知木林謂查姆司曰。吾家先有陰靈不散者乎。查姆司曰。或且有之。吾未之見。知木林曰。曾聞鬼嘯乎。查姆司曰。知木林汝當知老屋生魔事亦常有。知木林遂納麵包於口。食後言曰。夜來有女子捧心號痛之聲。發自西樓。此何人也。查姆司方切鹹肉食之。答曰。或狸奴作聲如人也。知木林曰。西樓安得有魔。其聲決爲女鬼。密司柯蓮司亦一一聞之。查姆司曰。二人均受驚而起。此吾家之過也。顧女僕曰。取嘲。啡來。因謂柯蓮司曰。密司今日乃不甚食。吾防夜來受驚。食力爲減。柯蓮司漫應之。然神思正昏。以通夕未嘗睡也。早餐既竟。於客廳中復見查姆司。卽謂柯蓮司曰。隨鄙人往見世母。吾爲介紹。想

密司爲人。必見愛於老人。柯蓮司隨之登樓。見一老嫗。坐高背之榻。臨窗理針線。其足底臥一小狗。榻上則睡兩雪獮。其旁懸三鳥籠。均白玉鳥。產自德國夏支山。鳴聲甚低而滑。其人卽芬內克。見查姆司同柯蓮司入。卽曰。寶貝爾愈矣。查姆司告我。爾喪其世父。悲不自勝。我正爲爾傷懷不已。究竟生死常事也。吾老矣。獨居無聊。正欲得人而語。遂撫彼得。視柯蓮司曰。此狗甚馴善可愛。查姆司曰。世母與密司言。吾將赴雷達夫。不到午餐。吾必遄歸。查姆司行後。嫗言。汝不觀吾姪。長日恆悒悒。而神宇亦漸老。吾誠不知其何爲。吾家非貧。且年尙壯。其悒悒殆悼亡也。柯蓮司曰。令姪鰥耶。嫗曰。然。吾姪婦以前二年死於外。其死也。因坐汽車。顛於車下。立壞其面。自然其貌傾城。且好修飾。吾姪失此美婦。遂覺長年無歡。

然吾言過多罷矣。於是垂首於臆。微微咎其語言之多。此老嫗年可八十。眼眶通紅似時。時悲泣而失眠者。兒齒已生。忽舉首問曰。汝能歌乎。柯蓮司曰。能。唯未純善。嫗曰。善。汝試歌之。且每晚必歌。爾我聯爲閨中密友矣。且我一見爾面。正肖我之亡女不期心痛。今亦置而不思。柯蓮司聞而感動。卽親芬內克之吻。芬內克亦抱之懷中。少時乃息。忽曰。爾與知木林如何。想意氣必非投洽。女曰。初無嫌隙。亦不過從以狀自度。或非同調。嫗曰。吾不解。查姆司胡以遽用此人。知木林尙欲以身事之。此大失計。須知男子多愚。而知木林復不引嫌。自避滋可慮也。寶貝汝當念書與我聽之。床上有報紙。爲雪獨所壓。爾去雪獨。取報讀之。柯蓮司果逐獨取報。問曰。嫗欲何類。嫗曰。汝先誦每月死人之數。且吾不喜聞佳事。但取

命案及離婚等等讀之。轉生其趣。至於飛潛二艇。尤所厭聞。惟社會中時世之妝。及衣服新制。則一一可錄。此外紀獸紀鳥及趣談。皆不妨一述。至於政事。則塞耳無聞爲快。語至此。復曰。吾言多矣。雖然。爾何爲不發一語。柯蓮司卽張報讀之。而芬內克已睡於坐榻之上。少須聞鳴鉦聲。柯蓮司遂下就飯。而查姆司未歸。柯蓮司但及知木林同食。知木林亦頗和悅。而柯蓮司則深備其人似防強敵。二人出自餐堂。知木林曰。爾事此老人。禮意如何。柯蓮司曰。老人慈善。令人可親。知木林曰。汝新來未更事。此媼行僞。吾決不能爲須臾之忍。胡以查姆司不置之他處。乃坐養之於家。查固多金而行善。故養老而存庸。然其癖甚奇。有時頗仁愛以待人。實則爾我均不適用。素餐而已。有時性發。有同猛獸。前此其妻至可憐。

事之頗傷凌蹠。知木林語後。目視火爐。柯蓮司則荷狗於肩。自至客廳之中。此時知木林。自矜能辨。查姆司之性質。足爲其妻。且足以制伏查姆司也。柯蓮司知之。忽發奇思。欲中梗其婚事。此特妬念觸之使然。知木林忽謂柯蓮司曰。汝非美產耶。柯蓮司曰。然。知木林曰。汝口吻乃不肖美人。詎生少卽長於英耶。柯蓮司曰。吾世母爲英產。吾少從老人眠食。故習於英語。語後寂然似示以不欲瑣瑣之態。而知木林尙絮問曰。彼有子耶。柯蓮司作莊容對之。曰。爾問何人。知木林曰。卽問爾世父耳。柯蓮司曰。吾世母無出。知木林曰。吾聞爾世父廣有家資。然以商務敗衄。喪資無數。今二人均逝。則襲產卽爾之身。柯蓮司曰。然。此外似尙有言。然吾年已二十有二矣。意似云尙未託人。然語未竟。卽止。知木林曰。汝勿焦急。旣

在外間圖事。胡能逞其暴烈之性。吾尙有言告爾。爾在此爲客。不能開罪於我。我在此間頗有權力。柯蓮司曰。果如是耶。知木林曰。吾今爲有名無實之主婦。時會一至。則大權歸掌握矣。正於此時。門外忽有大聲答曰。汝有實權。即可以大肆其威力矣。二人咸大驚。迴顧。則查姆司至矣。知木林大慚。曰。汝奈何竊聽我之私語。然雖怒。仍力遏之。查姆司曰。我非有成心竊聽。後此爾欲寫其心緒。願慎重。而出之。不能以無根之言妄自矜銜。知木林怒極。言曰。查姆司待我頗無禮。查姆司曰。我素不能謙。即在得意之時亦然。今侘傺更不能醞釀矣。於是彼此相顧。狠狠然。柯蓮司立避而出。

第五章

柯蓮司住梢支路中。久益抑抑不樂。雖有園林及野外景物。然觸

目皆足忤心。於是悲悼其世父之恩。日乃加甚。每日夜恆不貼席。有時酣睡。便成噩夢。於是強自慰藉。以爲產在美洲。身在英國。仍是赤貧。果不得此間爲託足地。則泛泛如萍。更無所依倚矣。思及於此。則汪然大戚。前此尙有世父相隨爲伴。今老人已逝。憑藉已空。結局正難預料。此時查姆司亦不恆見。然每見必有溫語。薪金日有所增。以柯蓮司持服。不能不更製衣裳。而伊梵司亦時來顧視。或同之入城。購取衣裳等事。柯蓮司念世父已亡。喪在心坎。持服寧在衣裙之末。惟迴想十月之晨。何以甘爲富家清客。今則果踐此局。似有預兆。爲之前徵。惟此間尙無他事。芬內克亦頗慈祥。不加苛責。久之歡洽。竟如家人。而芬內克見柯蓮司誠慤勤敏。亦以女兒相視。此媼性質非佳。乃視柯蓮司却極慈愛。查姆司篤於。

親情亦不以芬內克爲累。惟言語之間頗形倦怠。讀吾書者當知老年之人舉止音吐咸足取憎。而少年人恆落落不相投契。此亦人情之常。而柯蓮司之視芬內克獨否。時以爲可親。而芬內克亦悉柯蓮司待己之誠。故亦降心相就。不目之以尋常之家客。知木林曰。此老物乃大變其性情。竟與爾水乳相融。殊可怪也。卽查姆司亦曰。世母近日性情乃重。開之花吾殊不覺其老。一日爲三月之晚。柯蓮司患首疾。竟日抵暮。至花園遊憩。方欲穿小樹林而入。而查姆司至。一見柯蓮司卽縱步而前。柯蓮司遂止而俟之。查姆司曰。近來胡不愾。見柯蓮司曰。先生有事見屬乎。查姆司曰。朋友相見。恆耳。胡必有事奉屬。柯蓮司曰。吾烏敢自居於朋友之列。查姆司曰。非友而仇耶。柯蓮司曰。先生家主我爲門客。尊卑分在胡

敢僭越。語未及竟。查姆司曰。主客之事。可以噤聲。吾意正願與密。司爲友。須知天下禍福無常。貧富可以易位。安能持滿而自足。時已曛黑。柯蓮司見查姆司頗有不擇之色。卽曰。吾知先生似有梗於心者。查姆司聞言。忽引柯蓮司之臂。曰。汝何由知吾梗也。且所梗者何事。汝乃有此言。柯蓮司大訝。曰。聞夫人已逝。先生似在悼亡之時。故形此態。且。句。查姆司太息如釋。其疑久。乃曰。吾妻一逝。吾痛不可忍。彼之與我。句。柯蓮司曰。吾口不擇言。自悔孟浪。天下傷心之事。最患人之揭舉。一揭更足。悵觸其心。夫人之逝。深可悲慨。吾已一一知之。亦爲淒然。此時柯蓮司欲涕而小。狗。彼得似已。知之。則以舌累。餚其面。查姆司無言。但焦煩不可自聊。柯蓮司亦悔。無故撩人之悲。於是二人且行且語。至於空場之上。燎垣至廣。

可以望遠。一望竟無際涯。野樹作數十黑積。如騎士站岡而守夜者。柯蓮司身顫如中寒疾。查姆司曰爾畏寒乎。柯蓮司曰非也。滿目荒涼不期身爲之顫。查姆司亦聳肩言曰此間果有鬼氣。柯蓮司曰先生旣惡此間何爲久住。聞知木林言先生於治枉西亞尙有美宅。胡不喬遷。查姆司曰安能如我之願。吾頗盼知木林勿多口。想世母邇來與密司甚相得。體亦漸健。滋可喜也。柯蓮司曰老人雖健然不能當家。我亦短於閱歷。少須又言曰老人甚器先生。時聞獎譽之言。查姆司曰是皆密司重我之言。外間人頗不直我。風貌與性情皆劣。而尤不欲常處家中。多覩不愜心之事。柯蓮司曰吾乃不信。有此語後悔其失言。查姆司曰密司乃不以吾爲劣。則朋友之交篤矣。此言爲之兆也。柯蓮司曰知木林待先生厚。而

彼得則深惡知木林。查姆司不答。於是二人仰面東嚮而看月。月輪既上。查姆司曰。月光之下。女士之風姿乃同仙人。吾苟以手引之。或立時隱形而不見。又曰。密司能同我行於野地之中否。且所衣足禦寒乎。柯蓮司曰。初不畏寒。果先生屬意者。不妨同出。少須當歸侍老人。於是二人跨小垣而出。至於野次。有小道爲亂草所封。踐之而過。四無人聲。但聞宿鳥參錯而鳴。及羊羣中鈴聲而已。查姆司行次。忽引柯蓮司之臂夾諸脅。次言曰。道滑防傾跌也。柯蓮司不言。亦不縮。歸其手以垂跌者數矣。幸爲查姆司所引。覺手近其脅。而查姆司之肺葉似躍躍而動。此柯蓮司第一次試驗。查姆司之心。而查姆司之心。亦覺其暢滿。柯蓮司見查姆司人亦文明。無凡下之態。憶當日居美國時。家於小村之上。與世父往來。

者多下中之人。旣自美國至英。而世父亦禁其與文士往來。此時見查姆司。着意溫存。心頗爲動。查姆司曰。爾近來於黑夜中。尙有異聞否。女曰。唯未太甚。查姆司曰。其究如何。女曰。聞之熟矣。初不覺異。查姆司曰。何者謂熟。柯蓮司曰。在理吾應直告。查姆司曰。何也。柯蓮司曰。吾曾見。句查姆司曰。何見。柯蓮司忽以目視查姆司。曰。吾一日在玫瑰花叢之間。加木梳於髻。竟遺其一。歸後始覺。往往覓吾梳。忽見西樓之上。有一女子。以衣自裹。其身雙手自搓。似極焦竦。吾固知西樓無人也。初以爲句查姆司曰。以爲鬼乎。柯蓮司曰。吾不信。鬼。查姆司曰。非鬼。又屬何物。柯蓮司曰。吾無權力探此祕事。語後縮歸其手。查姆司仍堅握之。言曰。汝謂爲誰。必見答。柯蓮司曰。卽答可也。我思西樓無人。此讐言也。前此聞聲登樓。尙聞。

先生與室中人作語此決非鬼查姆司大笑其笑非發之喜悅強笑也言曰想爾心固有所主謂此西樓中必藏外婦或數人不等也柯蓮司曰否先生卽同回教之多妻此先生家事與我胡涉唯吾心則以爲句查姆司曰密司何思之深務以見告柯蓮司曰或爲先生骨肉之親而患心病者查姆司曰汝必以樓居爲風人此下尙有何言柯蓮司曰他無所言或天屬嬰此重疾先生不願人知之故聽其居樓以自匿查姆司曰此事曾語人乎或對知木林言之或往白之老人也柯蓮司曰未也先生竟忘我許守祕密乎二人語畢查姆司曰天陰且雨不如歸也於是二人均無言行時相距可一尺以外旣歸而知木林正遲於門外見二人歸卽曰吾不知爾二人安往在理密司柯蓮司生平謹慎不至有礙於衛生

外面風高不易夜行矧密昔司芬內克方四覓柯蓮司女士吾用此出俟於門外今幸歸矣柯蓮司曰姥覓吾耶吾卽往視其人柯蓮司旣至客廳而老人已假寐於坐榻之上而查姆司與知木林在堂塗小立述其家事查姆司亢聲謂知木林曰爾後此勿絮與柯蓮司作語知木林曰爾或別有深意將圖娶之也查姆司惱曰語太離奇爾當自重勿干吾事吾事不唯爾不能干卽他人亦不令聞汝尤當知我之舉動若不洽於爾者此中固自有法行意也在知木林曰爾每動其客氣恆以無禮對我查姆司曰初非無禮然自不覺於是匆匆入其書室力闔其扉厥聲礮然

第六章

自是以來知木林之恨柯蓮司乃愈深然外貌尙矯爲和悅而柯

蓮司聰明有知覺。則隨在備之時交四月之第一禮拜。查姆司赴倫敦訪友。流連半月之久。查姆司既不在家。而稍支路頗寂寞寡歡。而柯蓮司亦懷想其人。芬內克之爲人。喜怒不恆。當其怒時。卽柯蓮司亦不能慰解。若天氣稍佳者。則挈柯蓮司外出閒行。車笨而馬瘠。累鞭之亦不能迅。每日一出。於是柯蓮司稍稍知此間人情風土。及其聞人。去此未遠。有牧師威昔替烏忒。姊氏爲之當家。牧師之居。去野司克老可三哩。村中但十餘家。中有小街。無巖肆。惟有一郵局。兼雜物之肆。而醫生克爾恩與其妻。並其十七歲之女。居於野司克老。及稍支路之中心。老屋一區。外有芳園。而老明登學校。則去此可八九哩。一下午。芬內克及柯蓮司。仍以車出小道。道側短籬曲折。雜花盛開。芬內克曰。此間甚僻。不解查姆司。

何以卜宅於是。彼司拖明登有廣宅。乃曠而不居。僻哉查姆司也。且彼間地美而人夥。且有善鄰。而查姆司舍其美而就其陋。滋吾所不解。想彼自悼亡以來。癖乃日拗。須知家運之蹇。天所命也。胡戚戚之爲。柯蓮司未答。芬內克復曰。此間旣非吾樂。然尙有可怪之事。前此吾有女僕名安能。告我以所見。柯蓮司以目視馬耳。信口問曰。何怪之云。芬內克曰。吾深不欲爾聞此言。吾所居之西樓。頗有異徵。不唯女僕有言。卽知木林亦恒言此。斯人固非迷信。然言之鑿鑿。據彼所云。旣見怪人。復聞異聲。此事擬與吾姪言之。防彼中有人見戕。寘尸其間。故時時聞鬼哭。正復難定。柯蓮司曰。姥亦信怪耶。芬內克曰。孺子。吾何敢臆斷。西樓無人。每日下鎖。何由有聲響動人。吾思此間清寂。易於聚鬼。語後呼園人曰。恩利司反。

車而歸。吾畏冷也。歸時見知木林方大噪怒。以所僱之女僕人人畏鬼。爭辭而去。宅中幾空。知木林見二人歸。卽曰。人人盡散。門戶何以自支。芬內克下車言曰。吾前對查姆司言。用僕寧用男。再勿用女。今果然矣。知木林曰。幸查姆司不在家。轉省無窮惱怒。吾明日赴前村別僱新僕。亦足彌補其人數。今恩利司及拖木森尙未行。明日新女僕至。仍能操作。可勿慮也。是夕供應者。但有恩利司及拖木森而已。宅靜無人。人皆早睡。十點有半。忽聞堂屋有人叩門之聲。柯蓮司知無女僕。乃著衣執燭開門。見爲查姆司。周身皆濕。以道中值雨也。怒氣勃勃。門甫開。卽大呼曰。汝輩何由早睡。旣而視之。知爲柯蓮司。卽驚曰。密司。柯蓮司也。何由累爾女僕。又安在。語後入室閉門。去其外衣。柯蓮司曰。吾乃不料先生遽歸家中。

女僕散盡矣。查姆司曰。何由盡行。柯蓮司曰。衆言。西樓有鬼。鬪然竟行。查姆司曰。妄哉。然則家中剩者。但吾世母及爾與知木林耳。柯蓮司曰。尙有拖木森及恩利司。彼深居屋後。呼應弗靈。正於此時。知木林下衣紅色之睡衣。秀髮蓬蓬。在燈光下觀之。亦殊絕治。查姆司微語曰。知木林又登場矣。知木林曰。似有氣數爾。二人甫發言。我卽聞之。決知爲爾二人。查姆司曰。吾無他事。不過前二日歸耳。叩戶無人。幸密司柯蓮司爲我啓關。不然。永夜居於門外。知木林微笑不言。而柯蓮司二頰皆緋。慳極。查姆司問知木林曰。家中有可食者乎。知木林曰。待我易衣。爲爾覓取食物。查姆司曰。我自入廚次覓之。語後遂推門。走小衙入廚次。而柯蓮司已登樓矣。而知木林亦轉入廚次其下。不可知矣。明日芬內克歸而晝寢。而

柯蓮司方寘花於案上。而知木林已赴前村。僱取女僕。查姆司入客廳時。狀頗怏怏。而柯蓮司隱揣查姆司之心。知必有事。然嘿不作語。坐而觀報。柯蓮司亦不言。但部署其花。而小狗坐於坐榻之上。狺狺作聲。吠入室之兩獵犬。此兩獵犬。蓋查姆司所豢養者。故小。狗。見。而。吠。之。查姆司忽擲去報紙。徘徊於屋中。言曰。吾今日甚不自適。柯蓮司曰。吾已早知之。查姆司忽卽案上取一花朵。擲此二狗。言曰。吾鬱怒之情。本欲告之柯蓮司。顧乃不能發吻。語後嘿然。柯蓮司驚念此人。何爲直斥我名。不呼密司。卽曰。何由不樂。查姆司顫聲言曰。似萬不能。柯蓮司未答。查姆司則拊其肩。令其迴面。視已。言曰。我不知爾居吾家久。能否。知我非爾。不歡也。柯蓮司大驚深防。其有他語。而查姆司仍曰。汝在此間。適乎。柯蓮司迷。

離離答曰適甚查姆司忽推柯蓮司旣而却退曰天乎吾豈狂疾發耶柯蓮司此時以手掩面而查姆司亦隱几而作臥狀彼得見主人以手掩面則微嘶以爪抓主人之袖地上兩獵狗聞門外有履聲亦作聲似怒來者此時知木林歸蓋已僱得女僕矣推門而入見查姆司色變而柯蓮司則滿面緋紅未退也卽曰吾何爲復擾爾二人情話查姆司起立忤視知木林作責備語知木林亦怒曰爾敢欺我至是自我至是爾日見凌踐今辭爾行矣餘事託之柯蓮司可也查姆司曰善聽爾自行於是怫然歸其書室

第七章

查姆司旣出室中但有二人知木林曰適主人與爾求婚乎柯蓮司愕然曰未也知木林曰吾不之信柯蓮司曰旣不信又伺待問

知木林曰。爾不知彼人愛汝乎。汝行僞謂不之知。語後嗚嗚而泣。柯蓮司大駭曰。此何必哭。知木林曰。爾行吾恨爾至矣。柯蓮司此時如受猛擊。卽卻退心知。知木林不甚悅。已然尙容忍。不之較。卽登樓而去。知木林見柯蓮司行亦頗中悔。以此時將行。何必開罪於同伴。於是知木林自至查姆司書室中敲門。查姆司聽入。知木林坐而問曰。查姆司汝大忙乎。查姆司漫應之曰。爾來何事。知木林曰。查姆司聽之。吾適辭爾。非有意去此間也。查姆司曰。然則爾亦後悔矣。爾聰明識道理。旣不欲留此行。亦甚當。世母及柯蓮司恆言。吾家必須有人料理。吾亦莫測其用意。知木林變色言曰。查姆司勿太急急。吾自悔言之。孟浪卽爾亦然。查姆司曰。吾言果孟浪者。亦願請罪於爾。知木林曰。兩悔無不合之交。吾仍留此可乎。

查姆司起立。以背就爐。言曰。吾不欲傷爾之心。質言之。爾之來。此爲事已誤。知木林怒極。尙獰笑曰。直哉。查姆司。吾亦了了。汝意欲逐我也。查姆司曰。吾未嘗逐爾。爾自願行。知木林曰。吾之言此。由於無禮於我。而然。查姆司曰。無禮者安在。知木林曰。行可也。何必絮絮。此時查姆司取菸吸之。曰。去留在爾。惟卽行亦無須急切。知木林曰。謝爾見待。今再假我一宿。吾明日至牧師家。查姆司曰。爾至牧師家耶。知木林曰。牧師女公子稍得司。延我至彼家度耶。蘇復生節。并换取空氣。彼見我失容似勞瘁。而致顧在此間。初無一人見卹。故不之覺。彼獨覺之。因以柬見招。吾却之不往。蓋因爾家政。倥偬。故不能抽身而行。查姆司曰。可勿言此。吾自悔招爾之誤。今此失亦易彌。無須以空言自掩。語後知木林起曰。查姆司。爾年

非少此女。汝不知其根底。如何乃留以代我。查姆司曰。所謂女子。果何人耶。知木林曰。汝勿憒憒。此間幾人。吾所指者。自在柯蓮司。查姆司曰。其人如何。知木林曰。彼欲嫁汝。汝不知耶。查姆司曰。汝言太儉。幸勿出口。知木林大聲曰。吾率其胸臆而已。儉非所計。查姆司曰。從容言之。何乃咷。語後視表。知木林曰。查姆司吾甚爲。爾憂之。語時以手引吭。作欲哭狀。查姆司曰。何事爲我擔憂。知木林曰。數月以後。卽見吾言之効驗。查姆司曰。彼此不必行僞。且勿作隱語。知木林曰。不信可也。必有一日念我之言。語後向外而趨。去查姆司曰。天乎。此等婦人。直見所未見。久處令人不耐。知木林出時大怒。一一歸怨於柯蓮司。將痛斥之。而又思將行之人。何復

絮絮而心中則恨之特甚。明日晨起知木林遂摒擋行事以待力人。忽見柯蓮司出卽曰查姆司愛爾甚切爾且勿喜須少待之。查姆司性情反覆不可深恃也。後此必有厭倦之一日。柯蓮司不悅曰妄哉吾不省爾之爲何言。知木林瞬目視之而車已至遂匆匆上道而行。柯蓮司乃自至溫室之間剪刈花葉。查姆司忽至作簡語曰知木林行矣。爾與吾世母當着意吾之家事。柯蓮司曰敢不盡力。惟閱歷未深。苟有不適於事機。幸爲諒之。女言時似頗得意。雖其上有芬內克然年老不更事。大權仍當獨攬。查姆司笑曰吾當授爾全權。且吾家無難了之事。女曰家事甚簡似所優爲。查姆司曰衣食不愁易於料理。唯朋友至時須供具與之歡洽。人生幾何。今日不樂安知其有來歲。且爾我二人邇來性情漸洽。女聞言。

甚訝。卽曰。先生言此。吾心頗悒悒。似先生心有所繫。不能自適。然人生咎心之事。每人必有。譬如親愛之一人。忽爾逝世。苟此時柯蓮司思及世父梗不成聲。查姆司曰。爾尙不知人有親愛之人一逝。卽終身不能排遣。此時忽堅執柯蓮司之手。而柯蓮司已縮手避去。查姆司獨立溫室之中。以手自拊其額。怏怏不可自聊。明日柯蓮司醒時。鐘聲剛五點有半。女遂起。開窗四盼。時爲四月清曉。鳥聲四徹。草木受風而顫。如招柯蓮司下樓。喚受空氣。柯蓮司手抱小狗而出。見查姆司自甬道而來。此甬道蓋直通西樓者。女見查姆司有倦容。似通夕未睡者。女至時。查姆司似悲似慰。言曰。吾此來正欲覓汝一言。柯蓮司頗愕。查姆司曰。我今日殷憂愈迫。不知所爲。女曰。必爲西樓之女子矣。未知先生能否見託。我決守其

祕密。萬不宣洩。查姆司卽以手堅握女手。言曰。我專意託爾。爾能從我一行乎。女曰。奚爲不可。遂從甬道同上西樓。樓上有門尙未闔。查姆司與女同入。清寂不類人境。女心躍躍而動。非畏鬼也。見大廳之右有黑屋。壁上一燈黯黯。然窗門皆蔽。以厚奩。床上偃臥。一女髮被其額。手白如青蛤之殼。尙有一複室。亦廠其門。查姆司遂引女入複室。室中尙有天光。中有。一中年之婦人。假寐於榻上。哆口而露牙皮。作青黃色。厥狀似死。查姆司以目視女。言曰。汝膽力尙偉。果爾無膽。吾亦不令爾至是矣。女未答。心知查姆司之意矣。查姆司曰。爾亦有膽。能任事乎。女曰。爾意欲令我嚴守此。女爾出。而延醫乎。查姆司曰。然。明知此事非小。然非爾莫能奉託。女曰。諾。先生自行。幸勿念我。吾今抱彼得於此。可以爲伴。查姆司曰。吾

今急行。不忍拋撇爾身於此。女曰。趣行勿遲。吾不之畏。女送查姆司至外室。甫至樓下。女問曰。果臥人一醒。吾當何言。查姆司曰。彼必不醒。蓋已服安眠之藥。果醒而問汝。但曰。代斐力迫士耳。女曰。斐力迫士何人。卽看護婦乎。查姆司曰。然。斐力迫士誠懇可恃。顧有心疾。不能自支。語後自出。忽復回頭。親柯蓮司之頰。女大慚。不可仰似查姆司之唇。尙附其頰上也。而彼得在地盤旋。以口啞其裙幅。女引狗入複室。視此已死之婦人。複室雖有死人。然窗開見日。不似外室之洞黑。女心至疑。愕不知置身何境。思此濃睡之女。卽夜中作哭聲者耶。又爲查姆司何人。此女風耶。病耶。斐力迫士爲看護人耶。抑爲守衛之人。正躊躇間。聞外間有歎息聲。女疑死。者復生。忽見死人之首。已左轉目中。似有光線。女大驚。則堅抱其

狗似查姆司去已數旬鐘再視其表僅半旬鐘耳卽自鎮攝曰勿恐勿恐此時復聞有歎息聲女此時纔知爲黑室中臥人之聲卽出而視之則臥人似醒髮已後披面上創痕已滿想此女前此必美麗無倫今雖創痕滿面而丰韻猶存女心憐之而女亦張目問曰斐力迫士汝又安往柯蓮司曰斐力迫士外出我來代役創女以手支頤曰斐力迫士自私之人也彼知我需彼胡乃遽行想其母患作矣旣而曰吾夫安在柯蓮司聞言曉然知爲查姆司之妻卽曰不久卽歸創人曰嘻臥而復睡柯蓮司此時大駭復至複室開窗喚取空氣以自鎮蓋驚極且暈也自念此事敗矣彼旣有妻我將何賴蓋柯蓮司頗愛查姆司彼此未通愛情然兩心已印今知其有妻則此身決無位置矣憂駭交迸幾欲暈旣而又

念在此陰森無人之地。一暈孰見救者。於是。以牙敵臂。大痛徹心。精神立甦。不致暈仆。屋中百無聲響。但聞表機徐動之聲。少須聞。外室創人。嚶然作呻吟聲。又似噫氣。又似睡醒。已而寂然。此時天已遲明。雷動雨至。天際陰陰如墨。柯蓮司平日畏雷。必得伴侶。自壯。今茲之伴。但一死人。及一創人而已。欲逃而下樓。又恐負查姆。司之託。方舉步向外而趨。而又退入室中。中心念無家可歸。得查姆。司爲之居。停禮已甚至奈何。負之且所求於己者。只此一端中道。食言能勿謂之負義。然又思如此困苦之役。何由責及我躬。則又不滿查姆司之用意。時雨集。電撤。雷聲隆。女大震。欲涕則嚴抱其狗。狗亦聞聲而吠。而雨下如軸。樓中已將沈黑。女出表視之。已八句鐘。而查姆司尙未歸。因思查姆司果娶耶。然此創女呼之爲。

夫。又似娶矣。實則無關己事。可以勿思。而雷聲忽然震奮。女爲失驚。而雨勢之來。乃益猛。而創女仍沈沈而睡。狗則狺狺作聲。柯蓮司亦幾欲失聲而哭。以目視此死人。知不能爲己之害。唯眼中實未覩死人。第前數年曾一見其世母之尸而已。正沈吟間。聞梯次有革履聲。歷級而上。

第八章

門開。則查姆司入也。其狀甚慌忽。且罷發聲。作語爲雷聲。所亂聽之。弗清。其後則醫生克爾恩。尙有一婦人。又似曾相識者。則看護婦伊梵司也。女呼曰。姥非伊梵司乎。吾病愈久矣。伊梵司曰。吾此來非爲爾看護。蓋爲一女士來也。查姆司卽令伊梵司隨柯蓮司下樓。歸其所居。柯蓮司恍然疑適間之夢寐。伊梵司曰。吾觀爾精

神似瞀亂而不定。胡不少息。以長養之。此時風雨且息。汝竟震驚至是以汝恇怯之身乃置之西樓。可云殘忍矣。柯蓮司曰。此義不能却舍我無他人也。伊梵司以目視柯蓮司久。卽令之少睡。柯蓮司假寐可數分鐘。強起梳掠。然顏色已成慘白狀似欲病。而芬內克亦早起。惡雷聲之聒耳。則怒不可遏。柯蓮司入面時。芬內克曰。吾自少卽惡雷聲。及電撤聲轟而光惡。吾爲之不懼者久。力將刀叉及首上之首飾。盡藏於密處。防其過電以害我。柯蓮司卽與親吻曰。姥且勿驚。雨過日出。天氣已清。可勿患矣。芬內克曰。吾實防其復來。然則人生何趣之足言。今查姆司又安在者。語時方對坐傾茗。柯蓮司爲渝茗。言曰。今早查姆司方外出有事。不久歸矣。芬內克曰。爾似有病容也。且僕媼散盡。新來之人如何。柯蓮司曰。自

村間新來兩女僕。而查姆司先生尙自城中僱得二人。芬內克搖首曰。女僕安足恃。吾意不如用男僕爲佳。然而查姆司意別有在。吾亦不願與其家事彼此回逐。知木林甚愜。吾意此人無恥。乃自貢其身。得此蕩婦司家必敗矣。彼見查姆司無妻日貢其狐媚。以求逞正未可料。柯蓮司念芬內克之言。則查姆司決未娶果娶。芬內克何言無妻以此之故。心爲少定。再思之終不自釋。復又變色作失意狀。芬內克曰。爾似有病。宜急飲壯氣之藥水。柯蓮司曰。吾初未有病。語時聲響甚微。芬內克曰。我頗願服藥。以雨盛雷殷。使我不適。我今欲歸寢室少臥。卽爾亦當暫睡移時。柯蓮司曰。白晝胡能安睡。吾須振作其精神。以襄家事。芬內克曰。何名家事。亦例行耳。果僕御可恃者何必勞力。而焦思凡看家婦先宜部署停。

妥。後加以指麾足矣。何事自劬其身。而查姆司已自外入。芬內克喜曰。汝歸耶。何爲有煩惱之容。如是陰陰天氣。雨盛而雷復隆隆。然吾人又安有好懷抱耶。查姆司不答。卽至柯蓮司之前。以手按其肩。附耳言曰。此時將少愈矣。柯蓮司點首似欲答言。顧喉中若有物梗之。不能答。查姆司少食後。匆匆自去。柯蓮司遂出面女僕。部署家政。在百忙中。而驚怖之心。轉爲之減。是日午後。復得一垂老之女僕。能治精饌。曾侍大家。舉止落落。然是日女僕至者可數人。柯蓮司直於晚餐時。始見查姆司。而芬內克已預食而先息矣。二人飯後。查姆司曰。今夕之熱。乃近六月。室中焦悶。共至月台中飲茗。不寧佳耶。柯蓮司曰。如先生所命。吾無地不可。旣至月台。星辰滿天。查姆司曰。柯蓮司我深自愧悔。辰來寘爾於西樓之中。使

爾震怖不已。吾歸時見爾失容竟日。匪不恨恨。柯蓮司曰。感先生關懷。吾亦了了知之。查姆司忽注目言曰。吾行後。彼床上睡人醒乎。柯蓮司曰。曾微醒作言。查姆司曰。何言也。柯蓮司曰。言已。查姆司聲顫。問曰。彼何言。柯蓮司沈吟不卽答。少須言曰。彼頻頻問先生。且示我先生卽其夫也。查姆司失色。問曰。汝亦信彼言乎。柯蓮司曰。何爲不信。查姆司曰。僞也。非眞也。語次。幾欲起抱柯蓮司親吻。卽又少卻。但堅執其手。言曰。果其言確也。如何汝心不爲怛惻。耶。柯蓮司曰。卽我亦不自知。且何爲。問我以是言。意謂旣有妻矣不宜問此查姆司曰。我非忍心置汝不顧。此事實天閨吾二人之良會。在理吾宜以實告爾。吾敢立誓不敢望爾之愛我。須知天下人之最蹇運者。唯我一身。柯蓮司聞而大震。曰。想此睡婦必爲君之夫人。其事實。

矣。今徐徐且示我以眞際。查姆司曰。彼創痕滿面。披髮飲藥而睡者。果吾之妻也。柯蓮司太息不能答。查姆司起引其手。因。此間非傾談之所。柯蓮司却退不行。查姆司曰。爾畏我乎。柯蓮司作欲哭聲。曰。汝何有是言。於是二人徐徐自月台及於園次。同行於星光之下。然尙引手。而柯蓮司尙欲縮歸其手。查姆司正色言。曰。是何傷。吾豈害汝之人。於是無言。同至林間。有小鐵榻。查姆司延坐。言曰。爾畏冷乎。柯蓮司曰。否。查姆司曰。汝胡有不悅之容。詎厭我耶。柯蓮司曰。恣先生所言。安敢不聽。既坐。查姆司以肘加膝。俯而支頤。言曰。實亦無言可說。前此五年。吾與吾妻露西蠻得結婚。妻爲人間至美之玉人。吾愛之幾發狂疾。語後少停。曰。後此頗有違言。妻以爲吾多怪癖。心未善也。以吾平生好馳汽車。一日與妻同坐。

汽車。其行如風。妻乃大怖。而意外之禍陡至。御車者忽死。於是妻子驚怖無主。柯蓮司曰。是何奇。亦常事耳。查姆司曰。吾最惡無膽之人。御車者既死。再強吾妻出行。力決不可。吾則謂綱維在我。我自有權。婦人不能拗也。柯蓮司聞言不答。查姆司曰。事隔二年矣。一日挈妻同出。赴餐堂午膳。當日吾實居治枉西亞。不在此。吾妻之力。謝不行。吾力強之。妻痛哭不行。吾抱而登車。妻抱我大號。吾尤怒。立令開最快之車。語至此止。柯蓮司變色曰。此大不近於人情。查姆司曰。悔無及矣。然車行數里。妻亦不哭。忽前途來一孺子。盤散道上。吾引車避此孺子。車觸小籬籬中。爲小溝。極深。車遂翻於溝內。語至此復止。柯蓮司曰。其下如何。查姆司曰。事畢矣。吾幸未死。但傷其臂。而吾妻之玉容毀矣。柯蓮司曰。傷哉。惜哉。查姆司曰。

吾識吾妻之性。既毀其容。決不再生。語復止。柯蓮司且聽。且糾其素巾顏色。時變時厲。少選查姆司復曰。吾妻怨我深矣。吾則諱言。妻死。遂不再歸治。枉西亞遷此僻闊之地。人無知者。此地本爲吾同宗之產。沒後無人歸吾承襲。吾允吾妻旣隱是間。決無人能知生死者。吾思吾妻之自諱爲死。不欲當時羨者。妬者。鄙夷其醜。今旣藏之西樓。遂無人知其蹤跡所在。舍斐力迫司外。實無一人侍其左右。斐力迫司爲吾妻深恃之女僕。及醫生克爾恩耳。卽彼伊梵司。亦似知狀。吾故以電話招之來前。語至此。少停。復曰。吾拋爾於死人之室。此心爲忍。然舍此外。實無他法。女聞言惻然。卽伸手與之爲禮。曰。吾知爾之心。不得已也。然心念查姆司之爲人。前此似甚可親。今聞其言。似有暴烈之性。頗與人以難近。而查姆司竟。

不與引手。意謂柯蓮司之伸手爲禮。殆憐己之無告也。然此罪實一。身肇之。二年以來。百憂攻心。萬愁勞形。竟轉以憂愁爲習慣。今細觀柯蓮司神情似輕己之狂妄。於是羞赫見諸顏面。而柯蓮司覺。查姆司不敢報禮。知己意已爲所知。卽曰吾無權力足以干先。生之事。且平日蒙惠至厚。何敢私存輕詆之心。查姆司見柯蓮司憐己。卽伸手抱其背。言曰幸勿以我爲狂人。亦不宜殺其愛我之心。我二人雖不成爲夫婦。亦可爲關情之朋友。嗟夫。柯蓮司吾雖生不如死也。而柯蓮司亦不推卻。迴身就抱。似知欲親己吻。顧亦不敢絕之。已甚。而又忽然轉念。仰首視查姆司滿面皆含冷氣。姆司立時釋手。亦立時變爲禮敬之容。親額而不親吻。柯蓮司太息。自幸不爲親吻。而查姆司亦臨岩勒馬。起而致敬。曰爾我永爲。

朋友矣。柯蓮司曰。誓與先生訂交。查姆司聞言色變。而柯蓮司仍從容言曰。即使指其妻聞之。亦不能礙我之交情。我後此終身不忘。爾之深情。且吾所謂情者。非爾心中所疑我之情愛也。蓋爾我交誼。務在忠篤。不苟爾亦知之乎。查姆司曰。然則爾前此之愛我。非情愛矣。女曰。所謂愛者。與君心迥異。非不愛也。查姆司曰。近來乍變易耶。抑夙有此心。柯蓮司曰。然則先生怒我矣。查姆司曰。此言非切。天下女子性質。不知何物製成。我之所求者。爾乃弗省。我之有需於汝者。爲我也。亦爲病妻。今我二人竟爲蹇連。所沮。適言愛一也。而彼此之愛。不同究竟。何謂柯蓮司徐答曰。我亦弗知。查姆司忽張目言曰。譬如後此得有一日告爾曰。愛爾。爾將如何。須知我之真情。至死不變。汝豈知之。柯蓮司曰。先生有婦。愛我。何爲。查

姆司曰果彼此同心愛亦何礙柯蓮司曰君謂無礙我則大礙況吾年尙稚於世事未更唯此天經地義固已知之甚明果前此卽有所愛今知君已娶卽亦雪渙冰銷矣查姆司作色曰吾安得有妻今爾我從茲以後各無係屬可也柯蓮司不答聞樹上鳥鳴之聲查姆司復曰汝年過稚不審社會之事吾未能悉兩年中之苦况告爾語未竟柯蓮司引目視查姆司曰我固不更事然甚爲君憐之卽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譬如我眞愛爾者則不問其有妻與否而好合之心自固顧乃茫然不知其所以自問亦甚難言查姆司曰此言吾亦信之語次鐘已十一鳴矣查姆司曰時乃如是之晚耶於是二人同行至於甬道時查姆司親女之腕曰柯蓮司願爾終夜平安柯蓮司曰吾亦如是祝君唯吾至是間久久不行君

亦生厭乎。查姆司曰。吾亦莫知。柯蓮司遂燃燭登樓而睡。

第九章

柯蓮司性質之變動亦非人所測。前數日以爲天下之可親愛者無如查姆司。今乃盡易其所嚮者。大意以查任性致毀其妻之容。故婚嫁之念灰而朋友之情固在也。是夕輾轉亦不能睡。明日晨餐亦不自適。然芬內克得來書甚夥。讀之大悅不已。而查姆司亦至快快不樂。言曰。吾意欲赴城中小住數日。言至倫敦也。飯未及半。女僕來言。車已駕矣。查姆司匆匆飲咖啡一杯。立出。柯蓮司整理家事後。芬內克仍作活計。柯蓮司讀報。令彼聽之。乃未久而鼾聲作矣。柯蓮司亦困而思息。心中時念西樓景物。似電光時照死人。今不知此死人安往。想已瘞矣。唯飲藥酣眠之女。今當如何。是

日下午女執書至玫瑰圃中此地本可仰見西樓查姆司恆不欲其到彼者而女仍時往似有磁石吸鐵者此日吸力乃尤偉於前既至隱隱見樓上似有人影知卽爲創人出也顧亦不懼仍徘徊於圃中忽見伊梵司扶樓闌干而立引手招之女卽至樓下伊梵司探身一半招手言曰彼欲覓爾一談女曰安往伊梵司曰呼爾登樓以速爲妙柯蓮司自念彼爲誰者然知之矣於是躊躇久之遂徐步登樓知伊梵司見招必有所事旣至果見伊梵司凭闌言曰彼欲見爾然尙須小立吾先入探但未知此中事汝知之幾許女曰吾一一知之爾所看護者決爲主婦以姿色損毀不肯面人非歟且我尤知以何事毀其玉容查姆司亦一一告我伊梵司知柯蓮司已詳其事遂前導將入門時柯蓮司復停趾問曰死者仍

在屋中耶。伊梵司曰。死者已輦而去。此人有心疾。終損於此樓。昨日在懲雷怒雨中。爾一人在此守戶。此至難事。吾乃不知查姆司。何以允汝。句卽曰。此事吾不宜言。唯入時須自謹慎。可勿觸彼之怒。凡彼有言。爾勿與之觸。柯蓮司曰。諾。伊梵司引入時。初非昨日所見者。樓甚寬敞。有三玻璃窗。下卽玫瑰之圃。且陳設雖麗。然無精采。足以動人。窗蓋半捲。頗不明快。牆上高懸二照片。臨窗榻上。有一女人。偃於榻上。加黑面。纍僅蔽其半面。柯蓮司一入。女卽起立。徐曰。來者卽密司柯蓮司乎。吾甚願覩風姿。其人卽露西蠻。得夫人也。謂伊梵司曰。爾且外出。有事吾自呼爾。伊梵司遂入複室。夫人熟視柯蓮司久之。歎息曰。敬謝上帝爾。乃非美不唯非美。且又非媚。柯蓮司聞言甚駭。久乃曰。夫人斥我不美。固也。何由謝

及上帝。夫人叉手起立曰。爾乃不知吾意乎。於是去面幕。出其瘢痕之面。柯蓮司曰。美哉。夫人。夫人微哂曰。所謂美者。前此之美。非今日也。爾且前視一物語時。至照片之下。去其輕紗之幕。柯蓮司。諦視不能自止。象爲半身美人。其艷冶動人處。令人心肺爲之躍。躍然。此外另有一鏡。而夫人復以面照之。鏡中言曰。汝試觀吾今日之狀。如何對之。幾發狂病。柯蓮司先觀照片。後再臨鏡。觀其毀容之狀。夫人復作獰笑。曰。以吾面較之。照片如何似此容顏。能更出而對人否。前此上帝垂慈。賜我如花之貌。今遭天譴。竟毀吾容。昨是今非。汝謂能提此醜態。見人乎。前此晨起。臨鏡得意無極。不論何時。無人不加愛慕者。吾聞其稱美之聲。狀如中酒也。汝亦知吾意乎。柯蓮司曰。我卽不美。亦解夫人得意之言語。後夫人復偃。

臥作悲聲曰查姆司爾太殘忍竟毀我容也柯蓮司聞言卽至其榻前引夫人之手堅執之曰傷哉夫人吾不忍目覩也夫人曰吾今日適如囚拘宜爾之不忍見也少選夫人復曰查姆司前此敬我如神人謂行遍天下美麗未有如我者後此毀容而查姆司見我未嘗有展顏之日今欲請我自忘其醜言舊日之美名仍存心中何事介介此語特姑爲慰藉實則吾一面鏡中心中直同火熾語竟而柯蓮司不能答實則亦無可答之言夫人曰吾不審與爾是何緣法昨日一見爾面覺在在可人故不妨揜心相示柯蓮司曰夫人何見愛之深須知夫人之容似皓月受掩於輕雲而光氣自在雲中望雲者又胡從見月也於是二人相視莫逆於心夫人曰吾甚願爾言之出自本心也柯蓮司曰夫人當信吾言吾卽自

欺亦何所益。夫人曰。善。世寡誠慤之人。吾良不能無疑。今於爾又何疑者。語後復亢聲言曰。今日爾我談心。當質言而無諱。爾亦愛吾乎。吾夫與爾有情愫乎。柯蓮司大駭。立改其容。旣而又思此言。幸出今日。若昨日者。則正難爲辭耳。因亦亢聲答曰。安得有是。夫人曰。汝固無有彼人。如何柯蓮司笑曰。此安能測。亦不能造語。以欺夫人。唯夫人當思先生前此所愛者何人。因指其照片曰。吾之顏色能比似此畫中人耶。謹告夫人可勿庸操此心緒。夫人曰。吾聞汝言。竟出意料之外。語後偃臥溫榻。嗚咽不可自止。已而言曰。吾殊不欲生。然又不死。何也。伊梵司聞聲而進。拊柯蓮司之背。言曰。爾且退。主婦腦病將發。吾當進藥。得藥後晚中當少寧帖。柯蓮司曰。吾未有傷害夫人之事。伊梵司曰。但願如是。今當趣行勿

留。柯蓮司出時似隱隱。尙聞夫人哭聲。及下樓時。始止。將及東樓。甫及甬道。忽見知木林至。且挾其居停密司。稍得司。高談於客廳之中。柯蓮司見二人。心動似有警兆。暴至者。

第十章

柯蓮司遂不入客廳。已聞芬內克呼喚。始入與二人相見。稍得司未嫁。似有腦病。衣服頗麗。都惟肉色微黃。卽其所衣之顏色。亦不大稱其面容。知木林旣爲梢得司引見。而梢得司引目視柯蓮司甚酷。柯蓮司已知此人中知木林之譏矣。然知木林尙沈深如無事。且吐發甚和藹可親。卽曰密司柯蓮司近狀如何。整理家務。頗不棘手乎。吾觀爾之狀似有病容。何也。且瘦損異於平時。密昔司芬內克觀之。然否。芬內克曰。其狀似倦。非病也。彼年輕安能憔悴。

如我復謂知木林曰。爾言且少和平勿亢聲以震吾耳。知木林不悅立變其色謂女曰密司柯蓮司且同至園中一行或吾聲響不至聒及老人吾尤知密司稍得司將與姥深談吾二人不如請問爲得二人遂同下階級知木林曰想此老物甚增人厭我非冒嫉爾在是間惟是間景物在在足敗人興吾幸出此間深感上帝之仁脫吾陷穿且吾之爲人勇決無倫萬不能留此以觸主人之怒自吾去後查姆司頗有煩言否柯蓮司曰初未聞此知木林曰彼胡能語爾吾晨來遇爾一知己之友柯蓮司曰吾安得有友其人爲誰知木林作冷語曰不惟爲友且爲男友並爲少年其面目亦略清整今日此人方跨自行車自老克明登來想其人必居彼間道中間問我去梢支路幾許而密司柯蓮司居此幾時矣吾已一

一告之。其人聞言大悅。言將以明早至而候爾。柯蓮司曰。此殆雅
謔。吾實無此友。知木林曰。胡不記憶。此少年名溫內泊司。柯蓮司。
聞言顏色喪失。然尙力支其氣。言曰。溫內泊司耶。固曾見之。然未
嘗許爲朋友。知木林笑曰。不爲爾友耶。然則此人太荒謬矣。此人
告我。汝已與訂婚。柯蓮司曰。妄也。語至此。怒目盛氣勃然。如不可。
遏。知木林曰。訂婚與否。誠妄與否。吾不相關。吾觀其人似有權力。
足以御汝。我爲旁觀之人。又何涉於爾事。語後復歸客廳。而稍得
司已興辭。且與柯蓮司握手。其意甚善。以芬內克告以女之善狀。
憬然於知木林之言爲誣。故亦立時加禮。且謂芬內克曰。吾家
去此未遠。可請密司柯蓮司至吾家一談。而知木林不悅。蓋知木
林既至牧師家。猶恨柯蓮司殊不願彼與。稍得司親稔行後。柯蓮

司見知木林在彼頗不安帖。至輾轉不能成寐。既而又自慰曰。吾何爲畏彼。顧雖如是。終不自寧。明日午飯後。有溫內泊司之名紙。由侍者傳入。女見其名紙。欲辭而不面。旣而思之。又似非法。不如見之。於是莊容直氣直至小客廳之上。溫內泊司欲與引手。女僞不見。卽曰。胡爲乎來。旣不相友。可以勿面。溫內泊司強笑。言曰。無禮哉。吾來蓋有所爲。一則奉候。一則傾談。女曰。殊無談味。亦無正事。可述。溫內泊司曰。爾謂我無正事可言耶。女亦張目。言曰。吾自有把握。且謂爾冒昧至此。殊無理之可言。溫內泊司曰。汝當留意。吾乃無理冒進者耶。吾之來此。欲得爾爲妻。女笑曰。汝安有權力。得我。汝自謂大有權力耶。我少不更事。與爾出而閒行。是吾過也。汝胡敢據此爲娶我之券。語未竟。溫內泊司曰。爾我當互相知。勿

爲峻絕之言。在倫敦時。曾有一二事宜留意者。汝竟忘之乎。女曰。何事。我乃弗省。溫內泊司曰。汝不同我結婚耶。女大怒。斥曰。汝似有狂病。溫內泊司仍微笑曰。汝竟忘我二人行結婚禮耶。胡健忘至是想爾。大病後竟忘懷矣。一語及此。柯蓮司忽思及病中之事。所謂噩夢者。不期歷歷在目。似與溫內泊司同立一教堂之內。有牧師衣白衣。誦經祝其爲夫婦。且見溫內泊司親其輔頰。猝驚而醒。如是者。不一次矣。醒後私禱上帝。自以爲夢而非真。果屬眞者。則終身淪棄矣。旣而又思。吾何以忽自車中下跌。則此人似有幻術。正未可定。思及於此。眼中微露懼容。溫內泊司已一一見之。女微息曰。謝我上帝。乃夢而非眞。溫內泊司曰。此眞也。非僞也。結婚之事。安得以夢話了之。此時女據榻背自衛。覺腦際似有刀割神。

息立昏。聞溫內泊司之言似陰陰相距至遠者。溫內泊司曰。我告爾以此殊近孟浪。今且暫別。不相聒絮。寬爾以數禮拜之期。令爾默思。至於習慣後。吾當更來。且言且以口親其手。女已迷惘如石。人聞門聲。礮然已覺。溫內泊司行矣。少選女始神清。顧視屋中。而眼似奇痛。初疑爲夢。忽見地上遺一男子之手套。因憶爲溫內泊司所遺。卽拾而撕之。擲諸牕外。自至樓中。以涼水自盥。立時清醒。而勇氣復生。自思我不信此賊所言之爲實際。且卽幻術弄我。安有信據可憑。然吾夢中事。彼又何由知之。則甚。望查姆司之歸。請其商定。果屬實者。則亦無法可以自救。則愈思愈不自聊。遂自樓而下。至於客廳。見芬內克方假寐。而貓狗交臥其側。白玉之鳥鳴聲如流水滑滑然。芬內克開其倦眼。謂女曰。吾於今日下午。將以

馬車出遊。聽爾自便。不汝擾也。女遂出。因思心緒惡劣。將何物足以消遣。忽聞女僕言曰。有一客在小廳奉候。女聞言。慍曰。吾不見。再來。幸勿爲通。而女僕未答。柯蓮司斗見客廳門外立一少年。非溫內泊司別爲一人。面目清秀。衣裳雅素。似已聞柯蓮司之言。頗爲疑訝。卽言曰。女士以我爲不願見之人矣。柯蓮司曰。固有不愜心之人。不欲面之。顧乃非客。少年微笑。露其齒。其白如玉。言曰。未通名姓。宜女士之見疑也。女曰。客來何事。少年曰。我非面求女士。但查姆司先生以何時歸。鄙人爲其內姪。名司他何德。新自美洲加拿大來。來時聞姑丈居此。專誠拜訪。而密昔司芬內克。固爲熟人。又當午睡。不得已擾及女士。幸勿見罪。於是二人同至客廳。女讓坐後。言曰。查先生當以明日歸。先生爲其親串。吾當爲先生。

整治安息之處。少年視柯蓮司而目中似甚感激。卽曰。勿煩女士勤劬。吾且坐候密。昔司芬內克之醒女士。勿怪冒瀆。吾見女士似有不適意之人。及不慊心之事。果使句柯蓮司竟忘來者譏評。卽掩面大哭。少年嘿然待其哭止。卽坐迫其旁。引其手。言曰。女士何爲發聲而哭。鄙人見狀。心亦酸楚。能否以不平之事告之。萍水之人。或能爲力。亦未可定。柯蓮司縮歸其手。坐而言曰。先生突來。素昧生平。何敢訴吾心緒。且吾初未審先生之果爲查姆司親串與否。少年笑曰。然吾自有實據。亦不待密。昔司芬內克之識我女。曰。我言未知能取信於先生與否。我生平未嘗輕哭。近有大禍不知所措。驚怖莫知所爲。故呈其醜狀於先生之前。此時二目對觀。女躊躇不敢質言。少年慷慨爽言。曰。何必相識。天下自有公是非。亦不

妨示我。也。女亦懵懵然。不自禁。遂一一語以溫內泊司之事。少年頗注意。以聽之。聽後畧作簡語。卽於日記本中。擇簡而記之。記後言曰。此物作妄語。固有辨白之時。然女士所處之地甚險。惟遇我似有神遣。爲事巧極矣。我思決不待查先生之歸。而女士之癆發矣。吾意查先生歸時。女士亦可一一語之無隱。女曰。然。苟語查先生。必爲助力。少年曰。凡人皆有惻隱之心。卽助女士。亦不爲陰德。惟以狀測之。女士芳齡似在十六以內。何由有結婚之事。女曰。吾今二十二矣。有時自覺如四十以外。今日殷憂傷人。則直成一老嫗耳。少年曰。女士乃二十有二耶。我長於女士六歲。語至此。女起立曰。密昔司芬內克似醒矣。似可晤面。於是同至大客廳。芬內克一見司他何德。則大喜曰。孺子之來。甚洽我心。前數日爾之姑丈。

方與吾談。不期汝卽歸來。滋可喜也。查姆司赴城中。明日可歸。自爾姑母逝。查姆司未嘗一日破顏也。柯蓮司汝出爲司。他何德。部署寢處。唯藍色之屋。最寬綽可居也。司他何德。汝觀是間。清寂如荒墟。較之司拖明登如何者。爾姑丈堅執己意。不予人以諫阻。必居是間。予又何能爲力。吾甚願爾能甘寂寥。與吾旦晚傾談。司他何德曰。小子以四海爲家。喧寂均無所礙。正於是時。柯蓮司已出。令人汛掃門宇。安置几案。柯蓮司覺此少年一至。而中憮溫內泊。司之心略爲安謐。似不更畏禍殃者。遂指麾諸人治事。此藍色之屋。去西樓乃未遠。柯蓮司心念果半夜。夫人作呻楚聲。爲此少年所聞。則祕密之事。不已洩乎。旣而又念。此少年一睡必沈酣。或無驚醒之事。又思此少年果能爲吾兄者。則當恃之。以無恐。必不爲。

狂且所凌踐

第十一章

司他何德。少年有俠氣。聞柯蓮司言。心滋戚戚。謂此女郎在弱無親屬。而強暴者乃欲汙之於天理。人情均無所協。且此溫內泊司直無籍之流氓。椎埋之盜賊。竟欲以足踐之。旣而又念此女果與結婚者中道女心反悔。則吾雖仗義又將如何。此外尙有一節。或結婚之後。大病而傷其腦。竟相遺忘。其事亦復難料。旣而又見柯蓮司貌雖非美。然蕭然有出塵之姿。爲之婿者正自非易。宜其所選。苛也。此時方易衣就飯。仍思維不已。竟不盼查姆司之來歸。忽又不滿於查姆司。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旣就席。見柯蓮司淒惶無主。竟無人爲之保護。忽自任爲其保護之人。席罷。芬內克就寢極。

早謝司他何德曰。吾老倦不任周旋。欲眠矣。柯蓮司善雅談。且能歌。吾遣之侍客。當不岑寂。於是二人同至客廳。女則抱小狗於懷。司他何德至風琴之次。啓其匣。既而又闔之。言曰。密司今夕太忙。或不畧發其金玉之音。果倦怠者請自便。此亦吾家非客也。今不獲見吾姑母。悲梗之懷。無時輟息。憶吾少時。依吾姑母。今茲永訣。安能無悲。須知吾姑母之死狀慘也。女曰。吾亦聞之。司他何德憑窗而立。外視花園。忽內言曰。吾姑以美豔冠一時。上帝仁慈。招入天堂。俾享清福。不然。以全毀之玉容。昔妍今醜。又將何以面人。則杌隉正無已時。女不之答。司他何德以爲柯蓮司必亦憐惻其姑。今茲不言。而唇吻間似含意。欲伸而神情亦爲之異。司他何德初不知露西蠻得之未死。故頗以柯蓮司之狀爲怪。而柯蓮司之心。

則亦怨查姆司之任情。竟使其美人失豔。亦正思維。故不能猝答。但問此少年。言曰。先生果欲聽吾俚曲。願奏其末技。以供一粲。少年復啓琴匣。言曰。女士須按譜而歌。或背誦耶。女曰。無須按譜。吾自省記。少年大悅。曰。敬聆法曲。吾有時心緒來時。不欲聞歌。今得女士金玉之音。吾不敢不傾心以聽。柯蓮司乃就琴而坐。少年則距琴稍遠。見柯蓮司出纖指。按琴其白如玉。卽其態度亦佳。女先調五音。則歌法國豔情之曲。復歌愛爾蘭曲。節節皆吐悲音。然柯蓮司之音。竟似催眠之術。而少年心緒。亦爲牽糾。悲自中來。不可斷絕。此屋中漸漸洞黑。少選月輪東出。穿牖而入。直撲柯蓮司之身。女又歌曰。我有笑醫足。迎人兮。人邇我。皆含春。兮。吾髻簪花。花鮮新。兮。人儀我美。工笑顰。兮。我身如囚。眉弗伸。兮。吾之笑聲。如

有神兮。果反吾笑爲酸辛兮。去花易草謝其芳馨兮。清淚迸落光
瑩瑩兮。不如去。世蛻吾形兮。死者所宅長冥冥兮。人生忽忽吾寧
怨其飄零兮。彼此互悲。何時停兮。歌已少年無言似心有所觸。不
能自安者。女問曰。先生亦悅吾歌乎。少年曰。安能不悅。卽女士亦
當自知。不惟鄙人。凡聆音者。匪不傾倒。然吾頗不憚末段之過於
悲傷。似自哀鳴其身。世滋非閨房之福。女曰。此亦或然。然特須臾
之悲。非長如是。此曲最爲密昔司芬內克所稱賞。正於此時侍者
持電報入。上之柯蓮司中爲查姆司所發。言明日不能歸。尙須少
延數日。女不言。以電報授少年。少年頗以查姆司不歸爲樂。女曰。
吾意欲回電報先生惠臨。且先生在此。當留以幾日。少年曰。遲速
無定。不如不報。爲佳。姑丈之家。吾來去自如。何必有主客之分。女

曰。先生以何時行。行且安往。少年曰。須更往加拿大。女曰。既至彼間。更不來耶。少年曰。此又安知。忽問女曰。女士與姑丈相處如何。吾聞人言。此老不易共事。女已盈盈起立。憑窗而坐。時雖五月二日。而天已微暖。女聞少年言。二頰全赤。知所問之有因。少年見狀。亦覺言之過質。女頗不懌。曰。先生安有此問。且頻頻視我似我。因是言。而生慚耶。少年曰。吾言誤乎。女曰。誠誤。果相交。稍久。必告先生。所以生慚之故。少年曰。吾言出之無心。亦不願聞君事。女曰。無妨也。告之在我。非君探我不應。告之事今奉辭矣。果欲蘇打水。及他物。吾爲先生已宿備之矣。少年曰。敬謝雅意。並聆嘉音。願女士。夜來安謐。女出。少年目送之。登樓後。則少飲灰司克酒。參以蘇打水。酒入後。靜思溫內泊司之行事。旣而又思。茲事大有疑竇。思

及倦時。忽夢溫內泊司與柯蓮司爭競之狀。而柯蓮司此時亦夢赤足行於野。次其後有人追蹤。迴顧則溫內泊司也。旣而又似不行草地之中。轉入迴廊。而溫內泊司已迎面而來。蓋有升降機。下墜。女得攀機而上。竟爲溫內泊司所獲。女與力掙不期立醒。醒後聞有哭聲。則露西蠻德也。較往日爲烈。女大驚。防爲司他何德所聞。問聲所自。起則將何以應之。此少年決不畏鬼。必不能以模糊影響之談告之。柯蓮司本無下嫁查姆司之心。然託庇宇下。萬不能忍心洩其祕事。因思平日頗見悅於夫人。思以善言勸導之。止之勿喧。少須略止。旣又加厲。女思此聲。決爲司他何德所聞。於是急奔西樓。而樓門嚴閉。門內哭聲時發。時止。女推門。則門已下鑰。遂叩戶呼伊梵司。已而聞有足音。伊梵司出。而應門。而樓下已有。

履聲橐橐而上且急此時門闕女急入伊梵司喘息言曰吾亦甚盼爾來今夕闕且加甚忽見有人推門直入問曰此中何人病耶乃哀鳴至此女噤不能聲亦不解所以答問者見司他何德方被睡衣體幹甚高狀亦英武卽從哭聲來處推門而入忽又郤步言曰此非亡姑露西蠻得耶其聲蓋欲哭矣柯蓮司見露西蠻得方以手掩面大哭亦已見司他何德卽呼曰司他何德汝行吾不願見汝也司他何德卽奔入執露西蠻得之手哭曰姑母幸存吾之幸也何爲見拒且何以至是露西蠻得曰汝不見吾之面醜乃如鬼尙足見人乎何爲乃有此問司他何德卽與姑氏親吻曰姑母聽之吾言甚切非敢欺及所親惟吾欲知其狀聞人言姑母已委化於客邊矣何以在此露西蠻得忽立起坐於窗下嚶嚶作孺子

啼。司他何德。以目視伊梵司。復視柯蓮司。已而謂柯蓮司曰。女士能告我乎。吾始聞西樓初不居人。胡以禁錮。吾姑於此似不令之。面人且永夜痛哭。果爲病者夫婦之親。胡由寘之如遺事。事疑駭近。於嚴酷此何理耶。柯蓮司曰。君不能度其何由至此耶。司他何德。曰。女士謂吾姑母精神走失耶。女搖首曰。非也。茲事吾不了。或查姆司先生能道之。夫人之屏居於此。初非查姆司先生之宿心。蓋查先生之待夫人忠厚。此世無幾人能如。句司他何德聞言。怒形於色。言曰。女士信查姆司無他耶。前此早知其未死耶。其生存。又自何時聞之。此時伊梵司撫慰露西蠻得歸寢。初未聞司他何德之言。柯蓮司卽謂司他何德曰。言不能如是之逼促也。柯蓮司語時挺然曰。吾前此安知其事。蓋偶爾觸其所見。其事甚巧。至於

夫人之屏人而居。則己意也。與查姆司先生初無干涉。司他何德曰。人胡能甘心蟄伏於無人之地。柯蓮司曰。君若不信者可自問。夫人正於是時。聞樓級中有人似查姆司歸矣。伊梵司聞聲。卽曰。主人至矣。趨門將啟。而柯蓮司側耳辨析。非查姆司也。然而司他何德啓關視之。果非查姆司也。

第十二章

司他何德開門。見門外矗立者。則芬內克夫人也。衣博大之寢衣而立。芬內克不知所爲。駭問曰。何事。吾按鈴且喊侍者。均莫應。時聞怪聲。故自來探問消息。復見伊梵司亦在。卽曰。汝何時來此。於是諸人均相視無語。芬內克曰。此中大有異。吾須仔細一問究竟。芬內克遂徑至露西蠻得臥處。而柯蓮司立前阻之。芬內克推郤

柯蓮司斥司他何德曰汝何爲阻我我須直前一問語時露西蠻得立起伸其兩臂來迎作嗔怒聲曰爾來何爲胡不避我而去語後謂伊梵司曰汝何爲引諸人至此趣令之行吾欲一人獨處不欲諸人擾我也語後以手扶頭而哭司他何德曰吾觀此情況悲愴無已於是以手摩露西蠻得之項請其勿怒且呼曰姑母亦無意見我乎吾姑何爲至是胡不一言露西蠻得曰吾決不言惟柯蓮司深知我意汝焉知此芬內克見狀驚駭如石人顫聲言曰此爲何人是查姆司夫人耶吾不敢遽信爲是彼前二年死矣然按狀仍屬其人吾豈在醉夢中耶司他何德忽前引芬內克之手外出言曰此爲吾姑母何以見囚於此且吾姑丈忽宣布其死殊令人莫測所以此時行至樓次開門且下忽見女僕無數悉聚樓下

竊聽樓上人語。及司他何德一出。乃爭竄走。無迹。司他何德曰。西樓祕迹。今已人人聞之。決不能再祕。想此女僕早有所聞。胡能再諱其死。語後扶將芬內克歸寢。芬內克曰。爾爲我呼取柯蓮司來。前吾腦力竟爲之昏矣。司他何德復至西樓。再叩其扃。則下鑰矣。千呼不能一應。此時柯蓮司尚在樓中。至再婉勸露西蠻得曰。夫人玉容微損風韻仍存不然。司他何德先生胡由一見能辨夫人之狀。露西蠻得曰。彼決不能認我。或爾洩我之祕事耳。柯蓮司曰。吾實未嘗言。不敢妄語以欺夫人。夫人以目視柯蓮司曰。聽爾之言似非妄言。憶吾第一次見汝已許爾爲吾之友。且觀爾神情亦似有心緒。頗有隱憂。雖不如我可憐然終非脫然無累者。柯蓮司曰。人生蹇運。胡能相同。露西蠻得曰。爾之所憂者與吾無涉乎。柯

蓮司凜然曰。與查姆司先生了無關涉。露西蠻得曰。爾所愛者爲男子乎。柯蓮司曰。然。露西蠻得曰。以吾觀之。男子者擾亂世界之物也。汝亦以爲然乎。柯蓮司曰。否。吾之愛男子。較之愛女子之心爲酷。然吾所見男子少。見女子恒也。露西蠻得曰。吾則謂人類中無佳品。勿論男女。均非俊物。柯蓮司曰。人人安得無病。然上帝仁慈。未嘗加以苛責。露西蠻得曰。汝謂有上帝耶。柯蓮司曰。安得言無。夫人將不信上帝邪。露西蠻得曰。今茲決不之信。果爾。與我易地者。亦將信之邪。柯蓮司曰。何由不信。露西蠻得曰。上帝果靈。吾之容光。何由破壞至此。柯蓮司曰。然耶。露西蠻得曰。吾舍容光。外尙有何物。柯蓮司曰。耳目聰明。則夫人一身。尙有可寶者在也。露西蠻得曰。吾安得尙有聰明。復大呼曰。伊梵司安在。吾覺腦痛且。

裂。宜以藥進。庶幾少定。於是續續呼曰。看護婦趣來趣來。伊梵司立至。言曰。密司柯蓮司且退。此事屬我。夫人非到至劇之時。不飲藥也。柯蓮司尙未出。而露西蠻得瞑目且睡。伊梵司復至柯蓮司之前。言曰。夫人至可憐。無自制之能力。實則無病。但腦力弱耳。然則斐力迫士當日看護之殷勤。似非人所及。卽以吾之忍心耐性。或亦不能自支。吾思查姆司先生。其人至可憐也。謂彼無妻。固有妻也。又似無妻。娶旣不能不娶。則傷孤另吾意不如夫人亟行。則查姆司先生脫蹇運矣。此時天已遲明。柯蓮司亦不覺倦。歸房澡浣後。遂引彼得及二獵狗同行於野次。早餐時。芬內克夜中憂駭成病。遂不下樓。而同飯者。乃司他何德。及柯蓮司而已。飯時。司他何德悵悵如有所思。然食量甚巨。飯後。司他何德復遇柯蓮司於

甬道中。言曰。女士今日大忙。然能否放平日之工。與我少語乎。柯蓮司曰可。遂出甬道。至於長廊之下。司他何德。坐於闌干之上。以火然菸。未爇。卽擲去之。言曰。今日請女士答我一言。柯蓮司見其意誠。卽曰。果能答者。匪有不答。司他何德曰。但問吾姑母之事。吾心毫無所據。敢問女士。查姆司何爲宣言其死。其意安在。且吾姑非風而禁錮之深邃之地。何也。語至此止。柯蓮司曰。此事宜自問之。查姆司先生。我又安能了了。卽知之亦胡敢妄言。司他何德曰。胡所斬而不言。柯蓮司慚不能答。司他何德曰。或且吾姑丈。曾以情話侵女士乎。柯蓮司曰。先生之出此言。自信其有權力耶。司他何德曰。固無權力。然必須一問。彼爲年非偶。今已四十有餘。胡能謀及少艾。柯蓮司曰。或不至此年時。然無關吾事。惟狂謬之溫內。

泊司其言屬實者則查姆司先生卽屬愛我亦無所用語至此司他何德攢眉不語往來數四匆匆自入己室是夕晚餐柯蓮司自挾一書至花間乘涼而司他何德一見柯蓮司卽曰女士知溫內泊司所居何處柯蓮司大疑然知此少年非無心人也卽曰今茲不知前此固居老克明登也或且已歸倫敦司他何德卽坐於女側取其書於手言曰女士曾否知其城居之住址柯蓮司曰前此與吾世父同居一客寓中司他何德曰客寓何名柯蓮司一一告之司他何德不言久之曰吾甚欲與聞其事吾決不信女士如此儻然物外乃下盼此豸我思此人必有邪術女士果見信者吾明日決入城探此人消息女士若託之查姆司者則吾卽不與聞其事柯蓮司曰爾何爲妬及查姆司先生司他何德曰吾何力敢言

妬也。柯蓮司曰。吾意實謂君爲妬質言之。吾於前數日曾旬語至此止。而司他何德顏色已變。乃不發語。柯蓮司曰。不敢奉欺。吾前數日頗有意於彼。司他何德曰。所謂有意者屬情愛乎。柯蓮司曰。然此前事也。司他何德曰。今茲如何。柯蓮司曰。意不相屬矣。司他何德曰。此語確乎。柯蓮司曰。確。司他何德曰。汝觀其已娶乎。柯蓮司曰。初不關此。果吾真愛其人。則兩心固結。何必問娶與否。司他何德以目上仰而不答。柯蓮司曰。男子交友。固問性情之投契。與否。寧恤其他。柯蓮司因思前此在月中與查姆司談心。查姆司屬意於己。不覺臉爲之頰。既而心定。始復原狀。此時司他何德以目視柯蓮司。似露其仁慈惠愛之心。柯蓮司因思此人決非負心之比。卽曰。吾之所言合乎。司他何德曰。何謂也。柯蓮司曰。譬如男女。

相愛既深。則決不問其前事。亦不計及後來。司他何德。因。此語。頗。微。杳。不。能。詮。釋。於是。擲。餘。菸。於。地。目。視。柯。蓮。司。頗。思。此。女。吐。屬。之。動。人。爲。平。日。之。所。未。見。者。乃。謂。柯。蓮。司。曰。擬。夜。來。煩。爾。金。玉。之。音。爾。或。不。怒。我。煩。瀆。乎。柯。蓮。司。曰。願。之。平。時。密。昔。司。芬。內。克。好。聽。吾。歌。何。妨。一。貢。俚。鄙。之。音。悅。姥。並。爲。先。生。破。悶。司。他。何。德。曰。想。查。姆。司。亦。當。樂。聞。柯。蓮。司。曰。查。先。生。似。不。願。聞。音。樂。且。甚。恨。之。司。他。何。德。曰。其。人。似。麻。木。柯。蓮。司。曰。嗜。好。既。泯。然。爲。人。甚。慈。惠。司。他。何。德。曰。爾。鬻。者。固。言。其。慈。愛。也。於。是。二。人。向。客。廳。而。來。行。次。司。他。何。德。曰。爾。允。我。明。日。往。覓。溫。內。泊。司。乎。我。甚。願。往。面。其。人。柯。蓮。司。曰。其。人。狙。詐。面。之。何。益。司。他。何。德。笑。曰。我。自。有。佳。處。柯。蓮。司。噓。氣。言。曰。我。果。真。與。之。結。婚。者。將。何。以。善。其。後。司。他。何。德。曰。決。無。其。事。柯。蓮。

司曰。君旣不信。吾滋以爲悅。吾心之憾。彼深矣。果彼所言屬實者。吾寧引決。不能耦彼兇殘。司他何德曰。且勿匆匆。必究問其實。再定死生之局。柯蓮司曰。爾我乍逢。竟令人有長城之恃。情如兄弟。且類久別。重逢者。吾亦不解。所以爾亦頗以爲然乎。司他何德曰。吾不謂然。柯蓮司爲之失色。司他何德曰。吾生專主實踐。不尙虛渺之談。爾我之爲兄弟。非眞也。故不奉答。惟吾所謂往覓溫內泊司爾。亦中心悅懌。乎以吾思之。此來亦不必待姑丈遄歸。惟偵探之事。吾尙有微長。吾思溫內泊司之爲人。決非良士。爾之與彼落落無交。亦如我之初見。必無屬身其人之事。柯蓮司曰。但願如是。司他何德曰。請釋其紛擾。之懷。吾一至城中。必馳函奉白。柯蓮司曰。此事似不能探懷而出。不留根蒂於方寸。司他何德曰。吾意但。

欲爾無介於心且事之真僞未知徒戚戚於懷非法也於是亦與柯蓮司同坐復述前事曰查姆司令爾祕西樓之事此諾可不必踐然吾姑宛在始則斥言其死繼則拘攣爲囚謂非吾姑丈之過然則誰過者柯蓮司少停然終不洩查姆司汽車覆轍但覲縷述西樓夜哭之事因言一夕雨集曾上西樓觀照相及大圓鏡之狀悉語之司他何德司他何德仍不了了但攢其眉而女所豢養之小狗忽移坐司他何德椅上司他何德以手拊之然後言曰聞爾所述似死耗爲吾姑所指示以毀容不願面人故以死自匿乎噫此語似令人莫信柯蓮司笑曰我明夫人意旨所在司他何德曰我仍憤憤談次而勞內克以侍者呼取柯蓮司柯蓮司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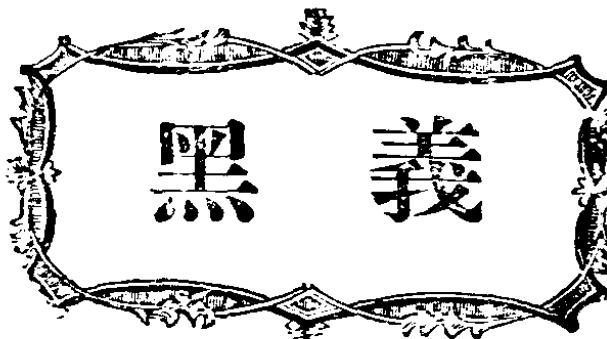
●最近出版

華商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二角

英國西方殖民地某島猝遇民變。一家人逃難相失。黑奴挈其主家之一子一女。開關跋涉而至紐約。仰給於苦工者六年。流離顛沛。極人世所難堪。卒能堅持到底。厥後無意中其主人忽與相值。竟得骨肉團聚。而黑奴以勞達已甚。負擔纔弛。竟長眠矣。以一不識不知之黑種婦人。而任重致遠如此。視程嬰存趙尤奇。謚之曰義。疇曰不宜譯者。以淵雅之筆。狀沈痛之情。其文都成神品。尤爲得未曾有。



林紓譯

書中主人翁爲一黑奴女也。於

新義俠譯小說



定價三角半

思譯筆之佳。更不待贅。

羅刹雌風

林紓譯

書中言俄皇遊歷歐洲。虛無黨人乘時起事。一時風



起雲湧。荆軻蟲政之徒。無慮數十百輩。而黨中主要多貴族名媛。以金枝玉葉之尊。行燕市狗屠之事。尤爲駭人聽聞。與之對壘者爲皇家偵探。於行在復壁。發見機關。玫瑰花莖。偵知

毒藥。如公輸之善攻。墨子之善禦。談奇詭譎。匪夷所

說 小 會 社 版 新

記 奸 女 破 俠

倫敦有貧女某。備於書記待聘。
公司久之知該公司為亂黨機
關。利用貧女以濟惡。非能介紹
新譯書記者。乃設種種方法。破其奸

謀。鉤心鬪角。爾詐我虞。有五花

二角。八門之妙。譯筆亦文從字順。書
五分。凡八節。每節一事。自具首尾。合

之為長篇。分之為短篇。於閱者
尤便利焉。

說 小 會 社 版 新

假 跛 人

書記紐約盜黨賄
通富商之僕喬裝
跛人。竊富商珠寶
編德律。萬旋以分贓不
均。自相衝突。值探
利用之。乃得破獲。

情節頗曲折。亦值
探案之佳者。

(完) 全華商

上海各埠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九十六第集三第書叢部說

西樓鬼語

冊 下



西樓鬼語卷下

第十三章

明日侵晨。司他何德。尙欲進西樓面其姑。顧乃不聽。前則悵悵進城瀕行。與柯蓮司言別。柯蓮司送之門外。司他何德。依依作數語。女聞之心慰。司他何德曰。此事不久必明。苟得其人。必能窮其殊相。語後登馬車。柯蓮司望塵不及。始返而小。狗。依。依。動。息。不。之。離也。自昨夕以來。芬內克焦悚。竟不能寐。似不信。露。西。蠻。得。之。猶。生。卽謂柯蓮司曰。西。樓。痛哭者。似非。露。西。蠻。得。似。質。物。也。語後柯蓮司扶將老人。邇迤至廊下。芬內克曰。爾前此果見露西蠻得者。決知其僞。若真露西蠻得貌。若天人。今瘢痕滿面。而風格頗肖。雖肖。

余亦疑之。而司他何德。聞聲望色。咸信爲其姑。吾尤爲之愕眙。夫以露西蠻得。爲吾習見之人。今觀其狀。竟使人莫別其生死。且人言露西蠻得客死。吾費無數金錢。爲之追悼。既以弔死。亦以慰生。然查姆司初不信我。家事乃不託我而託汝。吾年雖老。尙能任屬。彼乃不信。何也。於是柯蓮司乃一一告芬內克以底蘊。芬內克曰。然則祕事不能更祕矣。想明日邨間之人。匪不了了。想查姆司歸時必不悅。吾則謂茲事終不能祕。卽人人知之。亦何礙於事。今非司他何德一來。非吾自至西樓。則人人必以爲鬼。今茲吾頗抑抑。自問數年以來。此日爲最不適。而露西蠻得伏蟄。如是之久。則抑抑更不待言。芬內克絮絮不止。柯蓮司則心念溫內。泊司之事。亦無暇聽其呶呶。已而芬內克言曰。吾將以車往造克爾恩之夫人。

爾可與吾同車而出。語後車出。至克爾恩家。而夫人方自治事於家。其狀甚勞。柯蓮司見夫人瘦峭如病。目又短視。夫人見二人至。則大悅。其旁有少女隅坐。貌頗清整。方讀報章。見客亦起。而起時。狀態甚蹇傲。是日天氣佳。夫人請二客園遊。園林旣佳。花香如噴。綠陰四合。涼爽動人。四人自客廳中出。少女卽克爾恩之女。名魯嬪。那魯嬪那曰。吾鬪固佳。然習見亦生其厭倦。柯蓮司未答。魯嬪那曰。人生所宜需者。豈在花園一園。何益於己。柯蓮司曰。密司匪物。不足尙。何需者。魯嬪那笑曰。密司謂我何有者。吾二親生我。加以教育後。則留我爲家之幹奴。以待壻家。此人世之爲人親者恒如是。吾憤極。故遷怒於此園。有時見吾父母。心亦恨恨。想爾聞吾言。必生怪駭。然吾亦無恤。柯蓮司曰。吾或不怪尊論。惟久而生厭。

此亦常情。何怪之云。若謂恨恨父母。則吾殊不然。轉以不見父母爲恨。以吾生早。背二親耳。魯嬪那微慚。卽轉其口吻曰。父母固有愛其子女者。然特其外貌耳。而中心或未必爾。密司爲美國人。處繁富之區。柯蓮司笑曰。密司誤矣。故國固繁富。然吾家在村落中。其清苦甚於此間。二親見背。隨世母以長。母多病。恆不事事。世父多外出。有時聚首。則樂乃逾常。魯嬪那曰。然則老人亦逝矣。柯蓮司曰。死於海上。魯嬪那曰。所謂繁富。吾非樂之也。惟爲人貴立事業。今吾母以爲女子之所職。宜事夫子。生兒而已。然吾意不願身爲人母。尤惡乳嬰。柯蓮司曰。旣不出嫁。何事業之足言。魯嬪那曰。吾意願爲醫。而二親咸不許。然吾意已定。及吾年歲屆時。必赴倫敦。貰小屋。編說部以自餬其口。柯蓮司曰。小說未成之先。衣食於

何取給。魯嬪那曰。吾至二十一歲時。每年可得三十鎊。此爲族間世母所貽。吾得此後。可以苟延日月。柯蓮司曰。倫敦居大不易。三十鎊焉支一年。魯嬪那曰。吾律之以儉。柯蓮司曰。果無疾病。當堪茹苦。果一旦身負重恙。又將如何。魯嬪那曰。吾嚮無病也。柯蓮司行次見滿路皆花。不欲以蠻靴踐之。則躡足而行。忽問魯嬪那曰。爾曾著何書。魯嬪那曰。多零星之作。果吾得佳境者。或可洩吾胸中之奇。今境與心違。故格格而不吐。至於文學一節。宜得明窗淨几。方能構思。柯蓮司曰。吾不長於文章。世之著作家。亦無識者。爾之交遊廣。或得當代名手。聆其金玉之音。魯嬪那曰。未也。但於報章上得覩名流姓氏。然報中所言。亦云必得境地之佳者。文思方能發越。今我僻居是間。卽爲錦繡才子。亦無施展之地。況乃我耶。

空氣既窒。卽有之亦含濁濁。胡足以居。且吾母恒以家政苦我。頭
恒岑岑。然吾父於每禮拜中令我至教堂中授書。此何如事。乃令
我爲之。若是種種皆苦惱事。汝當知之。柯蓮司曰。我實未知。少須
魯嬪那曰。吾將來書成。得錢必至巴黎。易取空氣。忽又改其聲調
曰。爾居查姆司家。亦寧謐乎。我聞彼間有鬼。確否。柯蓮司曰。彼間
良佳。唯所謂鬼聲鬼影。咸未之見。魯嬪那曰。我聞夜中鬼聲啾啾。
然吾父則力闢其謬。今吾亦不問其事。但此時見爾。吾心甚悅。且
如舊相識。異日行當覓爾傾談。以快吾意。並挈吾未完之稿託爾
校勘。語至此。忽曰。吾母與密昔司芬內克至矣。汝觀吾母。長日鑿
眉。似有所憾。爾不見之耶。至其所冠。亦屬古式。吾頗謂其不入時。
而吾父則深悅其爲古雅。吾將果嫁人者。則唯吾意是率。卽吾夫。

不悅亦將無如吾何。蓋吾母唯父言是聽。果吾父令其蹈火者亦必諾諾而從之。柯蓮司曰。此事安得有。唯老母以順爲正。或亦有之。而尊甫先生亦萬不嚴酷。至是已而芬內克興辭。柯蓮司遂從之歸。車中芬內克曰。吾聞密昔司克恩言。其女甚乖厲。恆忤其夫婦之意旨。且彼二人但有此女。而又不孝。殊可哀也。今託爾箴規其女。然吾家亦頗有不適意事。今所遇者亦然。令人氣索然。爾顏色頓異。得無病乎。大抵汝爲昨日事。不適於心耳。吾今日甚望查姆司遄歸。柯蓮司此時別有所思。思司他何德也。司他何德一歸即可。得溫內泊司之陰謀。用是懸懸於心。迄晚尚坐臥不寧。卽自行於莊外野地中。臨出仍攜彼得。旣出暮色蒼然。星光滿天。微風拂人。狀似初秋。不似五月。方低首微行。忽而昂頭見初月已沒。則

急急向家而行。而彼得跳躍似訴其罷。乞主人抱持以行。柯蓮司俯身抱狗。忽見有人影突出。細觀又不之見。此路爲赴車站之別徑。亦時有行人。方謂來者爲司。他何德。及查姆司也。顧視之。則赫然爲相識之人。卽溫內泊司也。而小狗已狺狺而吠。女心凍如石。溫內泊司曰。柯蓮司汝似來迎我。我心甚悅。大抵汝不知吾來。特彼此若有電氣相引。攝耳。時小。狗。方。狺。狺。作。聲。向。溫。內。泊。司。怒。曰。汝趣。擲。爾。狗。就。吾。懷。中。同。訴。心。緒。柯。蓮。司。不。聽。然。尙。自。鎮。攝。言。曰。吾知爾。決不能來。溫內泊司曰。吾安能舍爾。勿念。柯蓮司曰。此語胡來。爾非吾夫。何由斗發是語。且爾所云云。初無證據。何敢唐突至是。溫內泊司曰。安得無據。據在吾衣袖之間。爾不當疑。我不久當示爾以真實之文書。爾今先親吾吻。在理爾亦當如

是吾不知歷幾許艱難方能得爾。匆匆親吻尚不足。以酬吾劬語。後卽奪小狗。擲諸草間。力前抱女。親吻者再而小狗徑前直咬其足。溫內泊司痛極蹴之以足。柯蓮司則大呼救人。卽似有聲立應。忽覺有人力擒溫內泊司之領而前領竟扼其咽氣爲不伸。卽立釋柯蓮司。柯蓮司驚視則司他何德也。柯蓮司大悅曰爾來何巧。趣逐此賊勿令近我司他。何德仍擒其領左手執杖痛鞭之。但鞭其股脰而小狗則跳躍如狂。柯蓮司呆立若石。人司他何德鞭已。則力擲諸道旁斥曰汝敢再來者當知以強凌弱天報之滋味矣。溫內泊司旣仆於地且左眼亦被創極痛。言曰汝爲誰。汝亦知此女子屬何人者。敢助逆。如是想爾後此必悔。須知我爲彼夫。彼爲我妻。汝奈何中梗其間。寧不後悔。司他何德曰是何言。汝冒稱室。

女爲妻肆其狂暴不知我尾汝已一日矣幸乃相逢此心滋慰汝言身爲彼夫究何憑據且憑據安在柯蓮司曰司他何德先生彼言憑據在其身上司他何德色變不言久乃言曰趣出爾憑溫內泊司張目如野獸受縛於獵人言曰汝欲索憑尙須決鬥語後以鎗抵司他何德柯蓮司大驚不能聲然司他何德甚趨捷力捧其腕鎗卽飛越更進以拳溫內泊司復仰翻於地溫內泊司大罵欲起忽見更來一人則查姆司也問曰密司柯蓮司夜中在此何爲

第十四章

於是二人同擒溫內泊司至家同至書舍中二人似審訊溫內泊司各噙菸卷逐一推問而溫內泊司則若坐若僵作怒狀查姆司曰汝言柯蓮司實爲爾妻必有婚書請出同閱取徵司他何德曰

決無婚書。特狂吠耳。查姆司曰。可覓取其衣囊。於是二人同檢其身。溫內泊司不能拒。則簡檢都盡。卽有片紙亦必取視。而皮篋之中。亦取而檢視。所謂婚書者。均不之見。司他何德曰。吾非刦取爾金。適爾言有據。今乃無有。則眞人頭而畜鳴。狙詐之盜賊也。溫內泊司曰。我交蹇運。想此美人歸爾手矣。查姆司聞言。視司他何德。而司他何德亦視查姆司。查姆司曰。溫內泊司汝乃大惡。柯蓮司世父死時。家產已空。汝尙戀其多金耶。汝謂彼爲爾妻。實則蕭然一身。匪吾以工資予之。且餒矣。溫內泊司笑曰。汝乃妄言。然吾識其世父之律師。知其家事。查姆司曰。吾亦識其律師。爾若不信。胡不造問。溫內泊司強起而立曰。然則吾妄聽人言矣。吾之愛柯蓮司。非但愛貌。實愛其產。今卽失產。然以吾身。世言之。亦似不稱爲。

彼之夫司他何德曰汝不言曾與之結婚乎溫內泊司囁嚅不能答久乃曰吾殊冒昧作此妄語查姆司笑曰汝亦自知其妄矣溫內泊司曰聽爾罵詈實則天下男女之情多從欺僞而得吾之云云真欲強之從我司他何德曰爾實地獄中之鬼因在理宜蹴爾出之門外溫內泊司曰胡急急此爲貨物今歸爾手我否運當復何言言後強起向外而行二人坐而聽之溫內泊司遂開門而去後查姆司大笑其奸謀而司他何德亦從而笑已而正色言曰我有隱事必當質之姑丈語時查姆司見狀頗以爲怪卽曰第言之司他何德曰我問姑母之事語時甚忼爽查姆司曰汝問彼乎司他何德曰吾已見吾姑矣語後半分鐘中查姆司不能答少選乃作啞音問曰汝從何處見彼司他何德曰卽在禁錮之地沈沈

西樓之中。非歟。查姆司變色不言。以手拊案。然已顫動。不恆。司他。何德曰。姑明明在。何緣宣告其死。查姆司曰。生死何涉於爾。司他。何德曰。吾骨肉之親。胡能不問。查姆司曰。汝間固有權力。然何因。竟至西樓。司他。何德曰。前夕漏將四下。聞有號哭之聲。聲似一女子。甚悲且巨。吾循聲而行。至於樓下。見密司柯蓮司方趣步登樓。吾尾其後。密司入時。吾亦隨之。見姑方呻楚於榻上。亦不向我作語。吾叩之密司柯蓮司乃不答。請轉問之。爾然亦微露其一二事。查姆司曰。彼何言。言時顏色如死灰。司他。何德曰。他言宣布死狀。是姑母之意旨。蓋毀容後無面見人。嗟乎。吾姑可哀極矣。語至此。咽哽不復能聲矣。查姆司曰。爾與柯蓮司爲初相識。然信仰甚深。司他。何德曰。良佳。查姆司曰。怪哉。何以一見如故。查姆司自念。一

見柯蓮司亦愛其人。今司他何德亦爾。詎柯蓮司有神通足以攝人耶。司他何德曰。柯蓮司乃能以神光引人。卽吾姑母一見如故。良不可自解。此時查姆司以背向火爐面。司他何德曰。密司柯蓮司亦信爾乎。司他何德曰。我乃不知長者所問之旨。要柯蓮司忽推門入。問曰。溫內泊司行乎。語音甚顫而眼波實注。司他何德而查姆司立應曰。行矣。女握固按於裙上。噓氣言曰。彼行吾身安矣。而司他何德直前引女臂言曰。溫內泊司已自承爲妾。女士實未與之結婚。語至此。女以手自托其額。言曰。敬謝上帝。於是以手掩面大哭。女哭時。而查姆司與司他何德相視無言。少須。司他何德歛歛如曇。發狀匆匆。自出。女哭止拭淚。見查姆司尙亭立。視己卽起近查姆司之前。呼曰。查姆司。查姆司曰。呼我何爲。女曰。君待我。卽

厚也。查姆司曰。雖厚實無益於我。女曰。何謂查姆司。卽以手拊女之肩。曰。吾二人但朋友之愛耳。女曰。本爲朋友。又何待申言。查姆司曰。友誼正寬廓。無論何人。均可訂交。女曰。否。君之內姪來時。吾正在萬難之中。此君乃極力助我。義在不能不感。查姆司曰。待我自宣。力何復需。彼女曰。吾在難時。君適遠行。實告先生。夫人當日臨窗。忽爾見我。招我登樓。所言適與君同。吾爲之悲戚不已。查姆司不答。柯蓮司忽作嬌音。曰。吾亦爲先生悲之。查姆司曰。敬謝。見存女曰。吾至夫人樓居時。夫人示我當日之玉容。吾知夫人前此行樂之光陰。今喪失盡矣。烏得不傷。想未毀容時。人人傾倒。一旦化妍爲媸。如何能甘。且夫人當時與先生情款甚篤。夫人本謂爾。句。查姆司曰。何謂柯蓮司。曰。夫人謂爾。前此甚愛其人。今何。

爲易。其初念查姆司以目視女作詭笑曰。當此之時。爾能問我。以此語乎。女大慚。言曰。彼爲君夫人。至今仍耿耿於心。查姆司曰。聽彼愛我。我不之愛。今我之靈魂全屬爾身。爾謂我能釋爾不愛耶。女曰。君固愛我。然終不能得。奈何。查姆司如不之聞。但曰。我離此以後。愛爾之心日覺濃摯。在理。爾必愛我。幸勿爲掩飾之詞。爾我二人同心合意。然亦萬不能傷爾之節。操今我妻病勢沉篤。想亦不久。於人間。醫生克爾恩告我。已得心病。不審何時。柯蓮司聞言。瞪目而視。言曰。先生何爲竟出此言。查姆司曰。吾不能作面欺之。言。此時但願其死。柯蓮司聞言立卻。查姆司曰。吾不能作面欺之。故不如死。休吾言不爲僞乎。柯蓮司曰。先生固勁直。然殊殘忍。無情。出我意料之外。查姆司曰。爾勿作幻想。我非聖賢。安能無情。然

雖。不。云。尙。德。實。則。使。爾。終。身。行。樂。無。所。窒。礙。今。露。西。蠻。得。未。死。且。
不。暇。及。此。柯。蓮。司。曰。爾。何。爲。不。使。我。爲。朋。友。之。愛。查。姆。司。曰。未。足。
也。卽。於。爾。亦。未。有。益。爾。尙。未。知。吾。之。愛。爾。至。今。尙。耿。耿。未。忘。識。爾。
當。日。之。言。曾。云。愛。我。今。遽。忘。之。耶。柯。蓮。司。曰。所。謂。愛。者。實。朋。友。之。
愛。不。云。夫。婦。前。此。不。曾。明。言。乎。查。姆。司。曰。前。此。之。言。我。殊。不。介。於。
懷。須。知。汝。之。來。此。使。吾。家。放。大。光。明。汝。身。在。其。中。烏。知。其。妙。語。時。
聲。顫。則。伏。几。似。哭。柯。蓮。司。心。亦。微。動。迴。想。平。日。之。情。病。中。百。般。慰。
貼。性。命。之。獲。全。均。屬。是。人。所。賜。卽。長。跪。其。前。引。其。兩。手。言。曰。今。日。
見。爾。情。狀。吾。心。痛。如。搗。不。知。所。云。查。姆。司。卽。磨。以。手。曰。吾。此。時。不。
能。自。筦。其。身。汝。且。去。勿。再。溷。我。正。於。此。時。竟。不。聞。推。門。之。聲。而。查。
姆。司。仍。伏。几。女。徐。徐。起。忽。門。開。司。他。何。德。入。厥。狀。甚。怒。似。不。直。此。

二人之所爲。謂柯蓮司曰。看護婦告我。言我姑母甚欲見爾。柯蓮司以目視。司他何德覺其態度岸然如不可犯者。卽曰。吾卽登樓。於是司他何德旁立。讓柯蓮司外出。柯蓮司行經司他何德之前。言曰。謝君見救。感篆中心。司他何德不言鞠躬而已。柯蓮司心知司他何德之怒。怒己之與查姆司言也。然身非屬於彼。何爲生此妬念。旣登西樓。心中亦思拋置司他何德。不念然終不能恝已。而自叩樓扉。伊梵司已出應門。女徐徐入戶。伊梵司曰。今日夫人性至暴烈。必欲面爾。柯蓮司入時。見夫人坐於客廳。一見卽起。引柯蓮司至畫幅之下。其旁之鏡。不奩而生光。夫人曰。柯蓮司汝前夫人卽以面對鏡。言曰。爾前此所言甚當。吾今自照其影。覺不類前。此之醜態。雖未妍麗。如初然亦無取憎之處。汝平日亢直。定不愚。

我。柯蓮司。力抱夫人而親吻曰。夫人之貌入我眼中。仍奕奕有神。萬萬非醜果。徐徐調理。卽有瘢痕。以科學論之。尙可療治。如初。夫人聞言大悅。曰願上帝佑爾。舍爾無一人能使我生其盼望之心。方爾未來之前。吾長日咒罵上帝。自爾小物來時。實足蘇我之魂魄。柯蓮司曰。夫人悅我。我亦自悅。夫人曰。我日來頗有盼望。能復我舊觀。吾前日自命美冠天下。後此殊不謂然。柯蓮司曰。但思其美。則不至悵悵無歡。夫人忽曰。汝今日似不得意。竟有淚容。我今與爾親交。呼爾柯蓮司可也。柯蓮司曰。此適見夫人之親我。我心甚以爲然。夫人曰。爾後此呼我爲露西蠻。得因撫其髮。曰汝必告我。以心緒。我平日不與人事。不審今日何以變其初志。柯蓮司曰。唯愛我之故。所以如此。夫人曰。或且如是。女或未知。吾曾育一女。

極美。不一月逝矣。女逝後。吾痛不欲生。幾發狂易。後此迴念一身。亦勉強融化於無迹。於是時時出遊。然出必以晚。而跳舞場中。人爭稱吾美。吾益悵惘。如在地獄之中。旣而自服安睡之藥。累服而腦病作矣。查姆司頗恨人得腦病。漸漸惡我。復強我同坐汽車。至並毀吾容。當其出時。竟以威力脅我。後此我亦知查姆司愛我之心。乃曰。漓日酷嗟乎。柯蓮司汝能不憐我乎。柯蓮司曰。烏能不憐。且憐汝之心。汝或未測其所至。夫人曰。今查姆司全不愛我。萬無再圓之日。語終大哭。柯蓮司茫無所主。忽曰。爾勿再哭。一哭而神經益亂。今須自管其身。勿以哀毀自戕。果不聽吾言。匪唯美色。難迴而容光。亦日形其敗。夫人曰。今何能計。此但能早死爲快。柯蓮司齦牙痛止其悲。且曰。汝再如此。吾今夕卽行。汝永永不能面。柯

我夫人聞言悲止卽引柯蓮司之腕言曰汝不能舍我而行卽查姆司亦不聽去以密昔司芬內克方需爾也柯蓮司曰查姆司烏能力阻吾行第吾亦戀爾不去將請諸查姆司先生爲爾作伴如何吾不更侍芬內克矣但是句夫人曰柯蓮司吾心至惱但願爾能來無他望也柯蓮司曰汝果時時痛哭者吾決不來以久留是間吾之神經亦將受病如爾哭泣之無恆夫人曰吾果不哭者如何柯蓮司曰汝當先去其安眠之藥勿服則病當自愈若久久服此則永無再瘳之期夫人曰此藥吾安能去苟不能交睫吾之狂態且更甚柯蓮司曰爾我當定條約代伊梵司爲看護婦一則藥而隨我行事一則宣布於人言爾未死夫人復哭曰吾安能如意汝之條約毋乃過苛柯蓮司曰吾不汝苛汝一意孤行偶拂汝是汝之條約毋乃過苛

意。卽。以。爲。苛。且。我。爲。看。婦。亦。不。能。永。閉。於。西。樓。汝。當。漸。漸。按。常。人。
之。生。活。不。宜。幽。屏。如。在。地。獄。之。中。果。長。此。不。已。雖。未。死。猶。死。也。尤。
不。能。怨。爾。夫。之。不。愛。果。吾。爲。爾。夫。亦。必。處。爾。於。死。地。再。娶。他。人。似。
汝。之。爲。人。既。不。足。爲。人。之。妻。亦。不。足。爲。人。之。母。直。廢。人。耳。尤。肖。鐵。
檻。中。之。怪。獸。若。屬。他。人。已。送。之。風。人。院。中。若。查。姆。司。者。尙。爲。厚。爾。
之。人。非。薄。倖。也。語。至。此。止。頗。自。悔。其。言。之。過。而。夫。人。亦。不。哭。則。伏。
於。榻。上。柯。蓮。司。向。外。而。行。門。開。而。查。姆。司。已。當。戶。而。立。柯。蓮。司。出。
見。查。姆。司。面。冷。如。冰。柯。蓮。司。他。顧。立。行。如。不。之。見。

第十五章

明。日。早。起。芬。內。克。下。樓。就。餐。柯。蓮。司。心。悅。以。爲。芬。內。克。不。下。則。已。
與。查。姆。司。及。司。他。何。德。同。食。相。對。甚。無。聊。賴。也。細。觀。司。他。何。德。澹。

泊。如。不。相。酬。對。查。姆。司。眉。稜。眼。尾。皆。含。怒。氣。二。人。皆。含。意。莫。伸。一。
經。芬。內。克。發。言。二。人。之。意。皆。釋。以。芬。內。克。述。其。友。之。來。書。語。多。風。
趣。衆。爲。解。頤。柯。蓮。司。尤。悅。竟。忘。露。西。蠻。德。之。事。飯。罷。後。芬。內。克。隨。
查。姆。司。至。閱。書。室。欲。令。查。姆。司。告。以。西。樓。之。緣。起。芬。內。克。曰。查。姆。
司。我。老。矣。非。孺。子。可。以。言。遺。卻。者。務。以。實。際。語。我。西。樓。之。人。何。以。
復。生。查。姆。司。不。得。已。以。簡。語。答。之。而。芬。內。克。作。駭。愕。聲。如。不。相。信。
既。而。曰。吾。家。僕。媼。亦。當。以。實。語。勿。生。其。疑。查。姆。司。怒。曰。吾。家。誠。交。
穎。運。致。此。怪。特。之。事。芬。內。克。曰。查。姆。司。卽。悔。恨。亦。何。益。此。事。宜。加。
以。措。置。措。置。妥。帖。亦。無。事。矣。以。吾。思。之。露。西。蠻。得。似。有。腦。病。因。腦。
病。而。幽。閉。爲。法。亦。良。然。亦。尙。有。他。法。查。姆。司。不。待。老。人。言。畢。立。起。
扶。將。送。之。外。出。查。姆。司。曰。世。母。吾。甚。匆。匆。不。再。談。矣。實。告。老。人。吾。

妻非狂易也。特神經弱故多涕泣之時。請老人勿再宣此事。吾家固有臧獲及鄰居。決知露西蠻得之未死。雖不告之亦可。果彼不知者。告以無死亦可。吾亦厭倦不再隱諱矣。請世母登樓。吾有事不能奉侍左右。查姆司送至門外。芬內克迴顧曰。查姆司汝逐我。耶。如此。開罪老人於禮未合。今日爾方怒。嗔吾亦恕爾。唯明日須自承其過。否則不汝許也。芬內克出時。自至小客廳讀報。而柯蓮司及司他何德同在廊次。司他何德執菸卷於手。久久不然。而柯蓮司音吐極微似含懊惱。因問司他何德曰。敢問吾友今日何由變色而厲似吾不稱爲爾之友。此何理也。幸乞明告。司他何德仍不答。但瞪目以視柯蓮司。怒極然尙容忍言曰。必須答我。司他何德曰。爾欲我何言。柯蓮司曰。爾易怒而寡情令人難耐。司他何德。

忽含怒言曰吾亦甚悔前事然寡情之責問不能不對吾之所疑者無他卽疑前日爾在查姆司室中之情狀柯蓮司二頰全絳卽厲色言曰此事令我何言司他何德不期將未燃之菸卷拏而碎之言曰此中大有理解柯蓮司曰何也司他何德以目視柯蓮司曰爾必欲尋究是言乎柯蓮司曰然司他何德納兩手於衣囊中言曰吾甚不願爾心之慍怒亦不敢肆其無禮之言然爾當自知查姆司視汝爲何等人此事雖童孺亦能知之柯蓮司曰更言勿計吾怒卽自承其無禮悔亦無及爾言旣發諸吻矣司他何德曰果吾鹵莽爾幸勿罪前數日中爾不言屬意查姆司乎以爾之言證以昨日之事則不言而喻矣今請問爾尙屬意是人乎或此意令彼喻之彼之位置甚難爾不宜以情愫勾之柯蓮司聞言慘無

人。色。言。曰。爾。頗。關。心。姑。丈。之。事。果。查。姆。司。知。之。必。且。感。爾。之。愛。人。
以。德。爾。謂。我。句。司。他。何。德。曰。我。無。權。力。干。與。爾。二。人。之。事。卽。有。所。
謂。可。勿。計。及。我。自。恨。太。愚。竟。妄。用。其。癡。情。前。此。固。謂。爾。尙。有。心。於。
我。也。語。至。此。止。氣。咻。咻。然。久。之。作。強。笑。曰。前。此。不。自。度。量。今。茲。醒。
矣。柯。蓮。司。以。兩。手。相。握。指。甲。幾。掐。入。裏。言。曰。爾。固。無。胆。乃。慮。及。無。
根。之。事。司。他。何。德。如。不。之。聞。卽。曰。吾。固。無。意。與。查。姆。司。爲。敵。昨。日。
之。狀。斗。入。吾。目。吾。之。機。會。走。失。矣。故。奉。身。而。退。以。今。日。行。柯。蓮。司。
聞。言。心。凍。如。石。卽。曰。行。胡。匆。匆。司。他。何。德。曰。留。此。何。爲。居。此。旣。無。
所。樂。且。與。姑。丈。微。所。牴。牾。更。留。殊。非。便。也。柯。蓮。司。初。聞。甚。怒。及。聞。
司。他。何。德。之。行。似。蠟。燈。爲。風。所。滅。怒。氣。全。消。目。中。作。哀。憐。之。狀。乞。
其。勿。行。而。司。他。何。德。垂。頭。竟。不。之。覩。柯。蓮。司。顫。聲。言。曰。汝。必。行。乎。

我性暴烈。開罪爾身。爾當念我。司他何德曰。吾亦知爾之懼怒。然爾事直無涉於我。此行或不相見。故未行之前不能不作一言。柯蓮司曰。吾尙未有報恩之日。謝爾爲解溫內泊司之圍。司他何德曰。此事特用幾微之力。培此狂且實。則查姆司助爾功同於我。柯蓮司微語曰。爾不嘗言愛我乎。司他何德曰。固有是言。今茲句柯蓮司曰。今茲如何。司他何德以手扶頭。言曰。是何待言。言亦何濟。柯蓮司曰。吾亦知爾之意。然吾終不忘適爾所言。雖近唐突。吾亦無介於心。終不忘爾之德。司他何德曰。吾亦滋悔其孟浪。柯蓮司曰。吾知爾有萬種難言之隱。特蘊之於心也。司他何德頗爲動容。幾欲抱而親吻。顧乃不敢。則趨至闌際觀園中花卉。欲回頭就抱柯蓮司。而柯蓮司已行矣。一句鐘後。園門之外。有馬車一輛載其

行裝。司他何德。則匆匆上道而去。柯蓮司悲不自勝。然亦頗憾其決絕。既而又思。男子暴烈。何必深怪。然戀戀之心。終不能釋。

第十六章

逾數日。柯蓮司心緒愈形不寧。蓋查姆司恩禮日殺一日。而芬內克亦咎司他何德之行。爲柯蓮司也。柯蓮司被此兩番抨擊。殊不能堪。時爲五月之末。逾數日。即交六月。露西蠻得之未死。衆已漸聞。爭來詢問。芬內克而人言藉藉。又爭咎查姆司之無情。查姆司一不之間。置若罔聞。而芬內克酬應來問之人。亦不勝其疲。一日下午。柯蓮司在闌外。爲小狗刷毛。查姆司自園中至。而芬內克方在大廳對客。其聲甚高。直達於外。查姆司亦至廊次。坐柯蓮司之側。言曰。密司柯蓮司聽之。吾妻甚欲得爾爲伴。不必更侍老人。柯

蓮司曰。先生奈何忽有密司之稱。前此不言彼此皆呼名乎。然柯
蓮司之言此亦不解其所謂。或女心恨司他何德。此心不屬仍屬
查姆司也。查姆司曰。無言既往。但論現在。柯蓮司方刷狗。木梳觸
狗。狗乃大鳴。柯蓮司曰。現在之事。寧非侍夫人爲清客。且看護邪。
然吾所要約之事。亦見允乎。查姆司曰。何所要約。柯蓮司不答。抱
狗於懷。復置之地。狗奔而去。查姆司復曰。要約如何。柯蓮司曰。吾
第一節。請革其安眠之藥。第二節。則不能長閉於西樓。果如是者。
吾亦將發狂易。查姆司笑曰。彼能允爾邪。柯蓮司曰。不見允者。吾
亦不能奉令。查姆司曰。吾妻待爾似厚。果能使之復初。則非爾不
能爲力。柯蓮司曰。果得上帝助我。我願爲之。查姆司此時復作溫
語曰。果露西蠻得遽死者。爾我不寧佳耶。柯蓮司曰。彼固不死。卽

死。何益。於我。查姆司曰。胡不。自揣。果中間。無此。作梗之物。爾不誠愛我耶。柯蓮司聞言。瞪目視曰。爾言誤矣。卽明日。爾能自由。吾亦不能嫁爾。爲句。查姆司曰。何爲也。汝旣不畏溫內泊司。尙何疑慮之有。柯蓮司曰。非也。查姆司曰。然則何爲。於是兩人相視久之。查姆司曰。吾內姪司他何德。敢句。柯蓮司曰。司他何德。無是妄念。然敢奉白。其胸臆果嫁人者。非彼無屬。查姆司聞言。色變。曰。爾適何言。柯蓮司曰。固已聞矣。何必更問。查姆司曰。爾與司他何德。數日之相識。胡由託以終身。柯蓮司曰。言固可怖。吾亦不應質言。今旣言之。亦不內愧。然必言之者。卽以斷爾之盼望。查姆司曰。謝爾惠。愛吾。自茲絕望矣。吾爲爾二人稱賀。然司他何德。果有此心。胡再不言。言之吾亦足成其事。不可耶。柯蓮司曰。果定約者。何妨一言。

然實未有定婚之約。查姆司曰。此言殊不白。汝不言願嫁彼人乎。胡由無約。柯蓮司曰。彼尙不願娶我。查姆司曰。此言尤難索解。柯蓮司曰。君之內姪已決言辭我。於是二人均無言。但聞園中鳥語及廳事中人語而已。查姆司仍以目視柯蓮司。而柯蓮司則以目視地。查姆司曰。忘之可也。司他何德。驕而自私。胡能如爾之願望。柯蓮司曰。愛之既深。不能遽忘。查姆司曰。此亦近理。柯蓮司曰。苟非爲爾者。句查姆司曰。我何涉於此事。柯蓮司曰。非昨日。跽君之前。爲彼所見者。則我。句語至此止。但有乾哭。此時芬內克已同一年老之婦人同出。見查姆司。卽與引手曰。今日先生大有笑容。查姆司曰。吾方與密司柯蓮司談趣事。此老婦爲密昔司伊登。忽與柯蓮司點首爲禮。曰。女士幸歡樂無恙。伊登又謂查姆司曰。適芬

內克言。夫人幸未死。吾亦不必。句語至此。見查姆司色變。遂不再言。卽匆匆敍別而去。芬內克見查姆司微慍。亦復絮絮。查姆司遂行。芬內克見查姆司行。卽謂柯蓮司曰。查姆司邇來愈狂恣。適伊登與言。乃拂然變色。查姆司方行於園次。忽見知木林匆匆入門。知木林一見查姆司。卽爲歡樂之聲。曰。查姆司當聽我第一新聞。查姆司曰。佳兆乎。或爾發迹矣。知木林曰。非也。亦非爲錢。特來告爾。吾將嫁人。查姆司曰。汝得所天。吾爲爾慶。乘龍客爲誰。知木林曰。我思汝必能知其人。卽牧師耳。彼愛我不止一年。其間不能爲偶者。蓋有小梗。今所梗者去矣。遂議成禮。今特來告爾。查姆司曰。此事告我何爲。知木林曰。汝仍前此之性質。與我終落落。查姆司曰。吾亦爲汝喜悅。非落落也。知木林曰。吾前此甚屬意於爾。後此

見爾冷澀。遂負所望。然爾家務散漫無紀。甚爲爾虞之查姆司力。搖其膊曰。勿再言。此吾素來與爾無情。愫家卽散漫。何關爾事。想爾近亦知吾家事。吾妻固生未嘗死也。前此之自言爲死。亦其本意。長閉西樓。不欲面人。人遂以西樓爲鬼窟。卽時日聞其呻耳。試思吾妻尙存。安能鍾情於爾。卽他人亦不能分我之情。愛知木林。大怒。卽睜目言曰。傷哉小柯蓮司也。語後翩然而去。

第十七章

時爲七月。柯蓮司遂入西樓。爲露西蠻德清客。並爲看護。而舊時之看護伊梵司亦留侍西樓。不聽去。而露西蠻德旋惡西樓幽悄。遷入東偏。而西樓遂空。露西蠻德所居屋。陽光盛滿。開軒適面。花圃。圃外卽一道清溪。淙淙東流而去。於是露西蠻德神經日定。不

復呻楚。迨晚。柯蓮司扶露西蠻德。加極厚之面幕。行於林間。竟至玫瑰之園。仰盼西樓門牕嚴閉。初無燈火矣。柯蓮司甚喜。露西蠻德之日。有起色。然安眠之藥。尙不能斷。仍時服之。柯蓮司日勸其革絕。露西蠻德夫人亦暫允。然終不能一夕決去。柯蓮司時以爲言。夫人曰。非是吾不能睡。不睡之苦。乃加倍爾。年少未嫁。乃不審失眠之痛楚。較劇病爲烈。長更臥守。則益覺其孤零。吾亦時時思屏其藥。防其病腦。然飲藥之興。時時潮上。吾心也。柯蓮司曰。藥力僅支一時。力退。仍形苦趣。則呻楚之聲。將復作是。飲猶不飲也。寧非自墜於地獄之中。夫人曰。然哉。吾前此聞人言。飲麻藥及睡藥。心滋弗適。迨幼女一殤。吾心痛不可耐。終夜不眠。則亦漸服此藥。無何癒成。此心遂爲所攝。其過實在於斐力迫使之勸我。然旣如

此。吾又焉能脫彼羈絆。得以自由。由此觀之。癮之中人。初如蜘蛛網之。胥人久乃成爲鐵索牢不可解。柯蓮司曰。此語良然。凡人最怕任情。心嗜此物。後卽爲物所箠。夫人曰。吾恨識汝太晚。果早年相遇者。汝之談鋒實足以藥我。然今日尙爲未晚。柯蓮司曰。果汝能聽信吾言者。則吾功尙可就也。天下事在人之果。決一身尙存。事無不可爲者。死則休矣。少頃。夫人曰。吾每至夜中。恆恨其長。而清寂尤可畏。果能當吾一反側。發聲而呼。而汝卽在吾前。且可立時撫爾之腕。則暢遂。句柯蓮司曰。此亦易耳。苟不嫌吾挈小狗者。則我可以移榻入爾臥室。夜中驚醒。卽呼我。我決不生厭倦之心。吾生頗嗜睡。雖終夜劬勞。然一抵枕。鼾聲卽發。夫人曰。此事專爲一已。毋乃累爾。柯蓮司曰。此吾願也。唯尙有一節宜預告。想爾亦不

吾斥夫人曰安忍斥汝但爲吾力所能至者匪不首肯柯蓮司曰吾事甚簡易前此吾侍芬內克時每日下午必以車出吸取空氣是亦吾癮也果夜中失眠則日中尤思外出然吾出遺汝於家深所不忍今與爾約夜中伴汝日中伴我何如夫人起立如中鎗彈言曰在此日中令我露面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我焉能堪此決不能從汝且強我以所難至柯蓮司曰此事若不見從則無復可議之處夫人聞言不懼曰我不畫出爾亦不伴吾宿矣柯蓮司曰我之允爾本有條約旣不吾從自應罷議言已取案上針線自治已事夫人曰汝每行一事必有條約與爾同處尤當守其約法又曰柯蓮司譬如吾以車出而芬內克老人亦同行乎柯蓮司曰同行之時或多然已見爾面目卽同行何礙夫人忽長跽柯蓮司之側

以首伏其膝作嗚咽聲曰吾允爾矣柯蓮司見狀大感卽抱之懷中明日下午夫人遂與柯蓮司並車而出而勞內克欲行柯蓮司止之於是二人同行歸時夫人頗快快而柯蓮司志願旣遂卽亦無恤夜中夫人復飲藥而柯蓮司不之禁然夜中甚寧貼夫人直睡至遲明始醒而柯蓮司亦醒則夫人反側於榻上神頗弗寧此時甫辨色而又無燈口中呼柯蓮司不已柯蓮司卽曰吾在此侍爾柯蓮司自榻中引臂執夫人之手夫人受執心安復睡厥狀乃如小兒也方斐力迫士在時伊梵司伏侍每當夫人睡醒必投以藥及柯蓮司侍寢以手執之得少睡隔夕則仍發狂呻而柯蓮司終不予以藥一日夜中夫人索藥柯蓮司堅不授夫人大呼力索而柯蓮司如不之聞是夕狂喊竟爲查姆司所聞夜叩其扉可二次

且謂柯蓮司曰。爾若疲倦。我來助爾。柯蓮司曰。無庸。吾獨力足支其困。先生可勿操勞。查姆司曰。果見取者。吾卽至。柯蓮司曰。何時需君。必且奉白。於是夫人狂呼久之。亦頗罷茶。遂昏然而寐。柯蓮司見夫人睡。已遂亦睡。少須復醒。已聞查姆司往來於甬道之間。然天已微明。視榻上已空。柯蓮司欲起。乃倦不能興。見案上有燈。而查姆司立於案側。調藥。而夫人著寢衣。坐而睇視。查姆司授藥。夫人立飲而盡。置杯於几。言曰。查姆司謝爾多情。吾今睡矣。夫人遂登榻。查姆司爲之加衾。柯蓮司在燈光闇淡中見查姆司顏色慘白。左右四顧不已。十分鐘後。夫人鼾聲作矣。查姆司坐於榻前。以手自捧其面。查姆司忽舉首見柯蓮司。則睜目視柯蓮司。卽至柯蓮司榻前。問曰。爾醒久矣。柯蓮司曰。醒已移時。查姆司以手扶

額言曰。適露西蠻德呼我。故投之以藥。令寢勿擾。柯蓮司曰。吾已見之。查姆司曰。瓶中藥且盡矣。柯蓮司曰。藥足非少也。語時。張目視查姆司。查姆司曰。爾何爲視我。柯蓮司曰。吾詎有異狀乎。或且罷茶欲眠。張其倦眼。故覺異耳。想爾亦倦。請歸寢。查姆司無言。將其蠟燭而去。

第十八章

明日早起。查姆司自小道中入深林而去。其出何爲。亦不自知。但覺自昨夕以來。面目立形。其老。徘徊數四。忽傾耳而聽。如有所聞。然林之盡處有小亭。查姆司逕至亭中小坐。忽聞狗吠聲。二獵狗前行。其後隨一小狗。則彼得也。而柯蓮司亦踵至。查姆司起承。而獵狗見其主人。則前後跳躍。查姆司不悅。以腳蹴之而去。餘一狗。

見狀戢尾而遁柯蓮司卽俯抱其小狗二人相見不作寒暄但曰請先生往觀夫人查姆司大驚汗出如濯言曰吾不能行柯蓮司曰何爲不行查姆司曰此何必問柯蓮司曰夫人遲先生久查姆司曰彼乃遲我耶厥狀如癡柯蓮司曰爾能否赴夫人之調查姆司曰吾不解所謂柯蓮司曰爾殆謂吾來告爾謂夫人飲藥死乎此意爾所宿懷非歟查姆司不言柯蓮司曰吾今所言先生當喜昨夕所飲之藥非睡藥也自吾到夫人臥處時潛將其睡藥銳減前數夕盡去睡藥用檳榔水加以金雞納霜易之先生昨夕所投之藥較往日多至三倍若果爲睡藥者且長眠不醒矣查姆司聞言愀然仍以手掩其面忽仰首曰爾奈何以痛心之言抵我昨夕之情形汝已了了以爲多與之藥令其歸宿然吾實有此心今縱

不。成。吾。謀。然。終。有。一。日。克。踐。吾。言。汝。姑。待。之。柯。蓮。司。曰。汝。本。無。此。
心。此。心。蓋。陡。發。於。俄。頃。查。姆。司。曰。此。心。蓄。之。久。矣。惟。不。令。爾。知。彼。
夜。中。既。號。且。哭。故。來。助。爾。見。案。上。陳。杯。瓶。之。屬。爾。又。濃。睡。吾。不。期。
生。其。殺。人。之。心。憶。此。藥。一。入。彼。歸。宿。矣。柯。蓮。司。驚。詫。曰。萬。勿。如。是。
設。想。查。姆。司。曰。何。不。可。之。有。此。策。卽。不。遽。遂。而。吾。之。德。行。已。淪。喪。
矣。前。此。本。不。欲。爾。聞。知。者。以。露。西。蠻。德。不。死。爾。終。不。屬。我。且。爾。本。
屬。意。於。司。他。何。德。然。吾。非。露。西。蠻。得。爲。梗。則。汝。念。舊。恩。萬。必。歸。我。
柯。蓮。司。曰。夫。人。卽。死。我。續。其。後。爾。自。問。天。良。亦。有。樂。趣。之。可。言。乎。
查。姆。司。久。之。不。答。旣。乃。曰。吾。不。計。及。柯。蓮。司。曰。此。過。終。在。我。我。若。
不。來。者。爾。安。有。此。念。我。直。不。祥。之。物。見。卽。害。人。查。姆。司。曰。非。也。柯。
蓮。司。尙。欲。有。言。然。不。復。出。卽。徐。徐。歷。階。而。去。一。刻。鐘。後。查。姆。司。昏。

吻皆白然心尙寧靜自至露西蠻德屋中露西蠻德見其來卽伸兩臂抱持之曰查姆司吾甚悅爾之就我也適柯蓮司言爾必來我防爾不至蓋吾有無數之言必欲對爾宣之查姆司曰第言之露西蠻德亦坐卽坐查姆司於其側此時露西蠻德精神頗玉卽受創之面亦微露紅暈查姆司往日見露西蠻德嚴加其面纂今日則盡撤而去之雖美色爲瘢痕所奪然秀骨仍存也數月以來而傷痕亦漸復眉目仍復秀媚露西蠻德曰汝觀吾面尙奇醜如前數月乎查姆司曰自遇險以後由今日觀之似浸復其原狀露西蠻德聞言以手抱膝閉目凝思其意甚適已而曰謝爾惠愛吾甚心感且爾之待我亦勝於往日昨日夜中語未竟而查姆司霍然而起徘徊於室中露西蠻德曰自愛女殤後吾夜中必飲睡藥

汝亦不加深責。至今吾尙思。句查姆司曰。爾何思之深。露西蠻德以手自搓曰。吾久服是藥。實汝一生之阻礙。至今決計革去是藥。蓋永夕服藥。不唯爾不得樂。卽我亦殊快快。露西蠻德語後。卽以手加查姆司之背。而查姆司屹然不動。露西蠻德曰。我感柯蓮司之言。並爲爾計。當永斷此藥。此藥困我。如以巨帛束裹我身。殊不可耐。而又不能明言。然我之愛柯蓮司。至於極地。果我一日不幸者。則爾當娶柯蓮司無疑矣。查姆司聞言。媿心立萌。則以面他向。露西蠻德曰。汝聞吾言。不生怪乎。我平日妬心至切。今忽有是言。度爾聞之必生駭詫。查姆司顫聲答曰。然。露西蠻德曰。吾言雖爾。然去死未遠。死後方能圖之。查姆司曰。露西蠻德。汝勿再三。汝之受病咎在我也。今日之言。足以使人腸斷。語後。以手掩面。此時露

西蠻德稍前言曰吾夫勿再悲愴爾待我厚吾深媿失容不足以
事汝汝果能恕我者查姆司亦引其手言曰吾安敢怨汝亦願爾
之恕我耳露西蠻德曰汝有何罪能令吾恕且今日所見實異於
平日據昨夕之態吾如發風狂爾乃以仁恕之心待我查姆司愈
媿卽曰幸勿再言吾一生自私自利不曲體人情在在均不近理
汝之所知也且句露西蠻德曰已往之事可以不論今尙少待吾
之健旺方能好合如初查姆司無言而出

第十九章

時爲八月餘熱尙未盡。柯蓮司此時頗不自適。非爲殘暑迫人
也。爾來露西蠻德仍輾轉不能安睡。必得藥始寢。露西蠻德疑睡
藥力薄。故睡味淺。且神經亦漸受病。柯蓮司見侍病人無効。頗不

願更執其役。且查姆司逐日有不利其妻之心。則深惡其忍。前此固有憐惜之心。譬如畜狗。馴善可人意。一旦忽成瘞狗。則愛心自然不期而泯。又思非前此發其妄想。溷迹是間。則查姆司亦將不生其妄想。且司他何德。渺然長行。無片紙之惠書。亦不知其栖身何地。雖盼其寓書。而書終弗至。蓋柯蓮司愛彼之心。至切。兩心相印。故懷想逾深。雖臨別。不作一語。而念乃加篤。於是長日相思。腦力爲亂。而查姆司亦不恆家居。非訪友卽行獵。家食之日至寡。亦不恆見露西蠻德。而露西蠻德狂獷之狀。較往日乃加甚。柯蓮司左右無措。心至憂惶。一夕爲八月下旬。柯蓮司終夜不眠。至於遲明。始稍稍交睫。模糊中。覺有人立其榻下。視之。則露西蠻德也。徐呼曰。柯蓮司。柯蓮司。而柯蓮司罷極。幾不能動。露西蠻德似喜卽躡。

步至藏藥之櫬。忽出小匙啓其扃。取一中等之藥瓶。細觀藥簽。柯蓮司已醒。則瞪目察其動靜。柯蓮司心悔。不曾擲去此藥。露西蠻德。卽取杯傾藥將飲。而柯蓮司驟起奪之。露西蠻德大呼。遂落杯於地。言曰。汝乃醒而未睡耶。此藥吾當再飲。萬勿阻我。柯蓮司曰。汝願食者聽之。惟問汝需藥耶。抑須我露西蠻德以手按長案。引目四顧。如野獸之愕顧生人。忽曰。需藥卽不需爾。應作何解。柯蓮司曰。汝奚不解。汝沈溺於藥。卽爲藥之奴隸。無須我矣。且我心亦殫。且倦不能再侍汝矣。露西蠻德曰。汝舍我。去耶。柯蓮司曰。我心他項之藥代吾睡藥。前此固以爲誤。今茲已知然。吾不得睡藥。萬無生理。前此亦思力斷吾癮。顧乃不能。柯蓮司曰。汝謂不得藥卽

死乎。曰然。柯蓮司曰。一月以前。爾均飲他藥。何以得睡。露西蠻德曰。此讐言也。一月中果飲他藥者。則吾癒斷矣。何尙戀戀。柯蓮司曰。言固如是。且出之汝者。亦誠語乎。露西蠻德頓足曰。安有妄言。柯蓮司曰。吾亦非妄。自三月底以來。汝所飲者。無一睡藥在內。然亦無恙。露西蠻德仍不信。曰。然則每夕所飲者何藥。尙憶查姆司。亦曾調藥飲我。柯蓮司曰。吾平日無欺。只此一事。愚爾。蓋爾之所飲者。均檳榔水。初無他品攪入。露西蠻德大驚。曰。確乎。果確。仍須立誓。以堅吾信。柯蓮司曰。有如上帝。露西蠻德手顫。臥於榻上。曰。果如是者。吾得自由矣。爾之恩我如生死人而肉白骨。功逾上帝矣。然吾尙患其非真。語後嗚咽不止。柯蓮司再三勸慰。於是露西蠻德不服藥而亦睡。

第二十章

一二句鐘後。柯蓮司爲彼得驚醒。見露西蠻德鼻息出入。乃同嬰兒。柯蓮司太息。自謂厥功告成。佳運至矣。半句鐘後。露西蠻德起。坐於榻上。以手掠髮。謂柯蓮司曰。昨夕之言確乎。非夢乎。柯蓮司曰。至確。汝今日萬萬可以自由。宿疾無復留滯。露西蠻德卽合十於懷。祈禱上帝。彼得一見。亦躍上臥榻。舐露西蠻德之腕。露西蠻德。以手摩狗。忽語柯蓮司曰。此狗未嘗親我。柯蓮司曰。小狗誠遇一新露西蠻德。故來親附。露西蠻德曰。或亦如是。自是以來。日食夜宿。皆如常人恆狀。體亦日健。每晨散步於園次。下午恆以車出。或與芬內克閒談。而芬內克則撫之如嬰兒也。一日。芬內克謂柯蓮司曰。吾寶貝聽之。露西蠻德雖毀容。而風病全祛。一如恆人。可

喜也。柯蓮司曰。不但無心病。卽外癥亦將漸復平。芬內克曰。此語頗不汝信。方吾年少時。恆聽服老人之言。不能自出己見。而柯蓮司不答。柯蓮司年來閱歷深。時然後言。故不能取人厭倦。於是柯蓮司抗議。請查姆司。每日必至露西蠻德室中坐談。露西蠻德固喜。而查姆司終以瘢痕爲嫌。露西蠻德與查姆司。恆談往事。以取查姆司之樂。冀以自贖。二年中之狂病。使其夫一無寧晷。然查姆司見其妻殷勤待己。忽思及一夕。曾欲以藥毒斃其妻。內媿既深。而詞色亦形慚沮。此意惟柯蓮司知之。而查姆司見柯蓮司。節節退縮。知爲所輕。交情因之冷澀。又日引以爲媿。於是迴心嚮露西蠻德。亦微微結好於其妻。時或同車。時或遊園。時或讀書以相娛。因思果此身媿悔於前一年。不萌殺妻之心。則舊誼重敦。寧非快。

事。卽相契於柯蓮司以前。亦尙不萌惡念。今一涉歧想。竟爲賢女所輕。想亦命途應爾也。於是悲慨日甚。生厭世之思矣。一日爲九月之晨。柯蓮司與露西蠻德夫人同坐。夫人忽曰。吾甚思至倫敦一遊。柯蓮司大訝。以爲夫人何有此思。卽應曰。吾亦甚欲至彼間。一行。語後寂然不喧。陽光射入。微風拂檻。夫人心爲爽然。復言曰。汝不以吾言爲異乎。夫人笑時。口輔燦然而面上之瘢痕。幾爲笑。醫所掩。柯蓮司亦笑曰。易取空氣。亦不爲無益。夫人曰。吾不惟易取空氣。尙欲覓取瘍醫。柯蓮司曰。覓取何爲。夫人曰。治我瘢痕。爾前此不云。近有專門之學。能醫痕痏。且讀報章。近有良醫。曾治一。行獵墜騎之美人。已其瘡痕。符彼如花之貌。吾心爲之躍然。故欲至而訪之。夫人語已。復注視柯蓮司曰。汝意云何。明以示我。柯蓮

司曰。吾心甚以爲然。夫人曰。吾決計以下禮拜行。然尙須少飭行事。柯蓮司曰。爲事甚易也。柯蓮司本蓄此意。一聞夫人言。乃大稱所懷。夫人徐曰。果吾癥得愈。則查姆司復將愛我如其初來時矣。柯蓮司曰。奚問將來。但現在已復其初矣。二人語後。柯蓮司遂告之查姆司。言夫人將就醫於倫敦。查姆司如不之信。言曰。爾似有仙術。乃能易此露西蠻德之性情。使之暢遂而美滿。惟少須或食。其前言可行也。卽留亦無梗於事。聽其旨意所嚮可也。語時頗不爲意。而柯蓮司見狀甚奇。且其形容日形枯槁。鬢亦星星白矣。目眶內陷。脣際亦生縐紋。背亦漸隆。日臻於老態。柯蓮司知此人隱憂甚深。並自悔恨其行爲。思欲以言勸誘。勿戚戚以自困。因思此人無殺人之實事。而有殺人之念頭。並欲舍舊圖新。因有此念。雖

有罪狀而無實跡。且其所圖之新人。其人卽我。初無他人。想其心甚欲妻死。而得自由。而我身卽其所係念之人。彼若有罪。罪亦聯我。此心甚戚。戚也。時夫人出遊之心甚堅。尅期上道。然安睡亦寧。禮拜既過。柯蓮司及夫人。並攜彼得。同至倫敦。倫敦中有公園。公園之北。有一曠宅。遂貰而居。芬內克及伊梵司。亦貰得海濱一村莊小住。村在威羅司。風物甚佳。查姆司則往遊蘇格蘭梢支路中。但有臧獲及獵狗守門而已。夫人所覓取之醫生。卽克爾恩所薦者。醫生居近卡門地支未遠。遂與醫生定相見時刻。時屆二人以車同行。夫人加面幕至厚。行時兩心關懷。防醫生謝言不能治也。多頗馳名於倫敦間。旣見夫人。則細審其受病之故。慨然曰。創尙。

醫生名渾登。神宇嚴毅可畏。下頷豐而方。岸然如不可犯。年事未

可療。然須忍痛。且當守我戒律。當遷居醫院。以看護婦守之。明日奉覆。再圖相見。二人遂出。夫人登車。且笑且駭曰。此醫生面目獮惡可畏。柯蓮司曰。狀似聰明。果吾創得愈。又何恤醫生之獮惡。至於夫人就醫。且不更敍。果一月之間。餘瘢已隱。不可辨析。平日之玉容。仍然秀媚如故。真化工也。夫人出院。在十月之杪。是日天氣不寒。二女同車歸至野律濱街。住宅卽在公園之北。二人互引其臂。咸大悅不翅。旣至寓門。車止。有少年過其側。見車止。而少年亦止。夫人下車。大呼曰。汝非司他何德耶。何爲在此相見。而柯蓮司亦與引手。但不發言。

第二十一章

司他何德大驚遇此二人。旣入寓中。司他何德曰。今日真見姑母。

矣。此卽吾未至坎拿大以前所見之姑母乎。夫人曰。司他何德。汝亦引以爲怪乎。姑坐告爾以邇來之事實。柯蓮司頗怏怏興辭而退。柯蓮司一見司他何德。卽憶及此少年臨行時。何以不至爲別。果吾當日爲之送行。今日相逢。或不冷澀至此。旣而又思。彼不我取。故決然舍去。安得謂之有情。少須以爲。司他何德行矣。遂下樓。與夫人語。而司他何德尙未行。矗立於廳事之中。柯蓮司下時。司他何德立前爲禮。曰。柯蓮司吾姑之得生均爾之力。吾今不知所謝矣。柯蓮司曰。夫人與我摯友。宣力爲我本分。何謝之有。司他何德曰。姑母爲我骨肉。一謝汝猶弗允耶。柯蓮司曰。汝欲謝我。我之意殊不謂然。夫人見二人作語。卽抽身而出。司他何德曰。吾每有言。汝恆抵抗。何也。柯蓮司曰。我不審抵抗爲何語。司他何德卽趨

進其前言曰吾前此愚而自用誤解爾意深以爲悔柯蓮司不答
司他何德曰爾不肯恕前眚乎柯蓮司曰此事無須曲恕爾怪我
之深我永識於心萬不能忘司他何德曰吾惟愚妄故生此妬念
邇來知悔且深知吾之所言在法宜被重詬柯蓮司曰汝何由生
疑且何事使爾中心鬱怒司他何德曰人旣悔矣尙復何罪今來
請罪罰亦至此幸勿再加殊刑柯蓮司見司他何德引過亦頗心
憐之然尙端凝持重言曰爾今日服罪尙不止疑我之誤且有辱
我之罪爾知之乎司他何德大驚曰我惡敢有是柯蓮司未答立
現怒容眼中如苞珠淚司他何德前趨而柯蓮司麾之使遠言曰
幸勿近我我本意不欲面爾爾在梢支路曾言愛我後此忽易其
狀似有敗行爲爾所輕則辱我至矣卽同生百年亦萬無恕爾之

日語後以手掩面而哭司他何德卽力下其手言曰實告爾吾初無他意防爾爲查姆司所得我無望也自第一日見爾時吾之愛根已深至今未減須知分離以後吾想望之心日甚一日坐臥咸未寧貼前此吾固多罪然當憐其至酷之相思柯蓮司見其服罪心亦漸平卽曰我思爾之痛苦咎由自取吾甚引以爲樂司他何德曰吾亦知之不敢咎人試思吾固如是爾心如何者柯蓮司曰吾亦如是司他何德喜出望外言曰此時尙有機會否柯蓮司曰何機會之云司他何德曰冀爾愛我柯蓮司沈吟久之曰徐觀其後吾不敢遽斷其有無司他何德曰權在爾身何不遽斷之有柯蓮司曰正自難斷爾心變易無常令人莫測而吾心亦因是而輶轤前固愛矣今或不愛茲固不愛後或愛也亦頗如爾之變遷司

他。何。德。曰。一。聽。號。令。唯。今。日。如。何。柯。蓮。司。久。久。答。曰。今。或。愛。爾。司。
他。何。德。大。悅。直。奔。而。前。而。柯。蓮。司。麾。手。曰。且。勿。急。急。當。徐。待。之。且。
尙。須。考。察。行。事。始。敢。信。託。司。他。何。德。立。時。改。容。曰。我。知。爾。心。將。以。
磨。折。我。也。然。我。亦。自。咎。前。此。之。輕。狂。今。日。躬。受。折。磨。寧。敢。有。咎。語。
時。張。目。以。視。柯。蓮。司。微。笑。曰。我。未。折。磨。爾。身。不。過。使。爾。少。忍。片。時。
胡。急。躁。如。是。之。切。司。他。何。德。曰。我。今。姑。忍。後。且。如。何。柯。蓮。司。曰。唯。
忍。始。濟。語。後。分。手。司。他。何。德。得。女。之。言。自。以。爲。可。望。亦。不。急。急。露。
西。蠻。德。居。倫。敦。久。亦。不。思。歸。時。交。十二。月。人。或。以。車。或。以。步。或。至。
珠。寶。之。肆。或。至。劇。場。夫。人。近。亦。漸。漸。見。人。而。往。來。之。人。但。有。司。他。
何。德。與。柯。蓮。司。意。氣。最。洽。一。日。下。午。柯。蓮。司。及。夫。人。坐。於。客。廳。飲。
茗。柯。蓮。司。則。拊。風。琴。以。自。娛。夫。人。坐。聽。手。摩。小。狗。之。背。忽。一。女。僕。

入言。有密司克爾恩來謁密司柯蓮司。柯蓮司遂起迎魯嬪那曰。吾乃不料密司至此。尊甫尊堂又安在。魯嬪那曰。二親家居於是歸座。問曰。密昔司查姆司無恙。露西蠻德曰。幸託庇平安。魯嬪那曰。吾若能畫者。必繪密昔司佳麗之容。露西蠻德曰。密司何取於吾貌。魯嬪那曰。非密昔司之美。吾何能萌此念。少須。露西蠻德出。客座。但餘二人。魯嬪那曰。夫人之貌美極矣。前此毀容。腦病遂發。今全瘳矣。若在他人。當亦如此。今且談吾事。吾所編小說。呈稿於爾。爲吾評定其優劣。此一段小說。蓋在倫敦中三禮拜而成。問之。兩書肆。請其印刷。而兩家竟送還吾稿。謂爲無當。想書肆之人。安有具眼。有時書佳而莫辨。少須復言曰。吾甚願爾。至我寓中。吾寓去翹汀希路不遠。得一小屋。與女士雷白恩同居。本爲親出。蓋母

族也。苟非得所憑依。吾母亦不聽吾行。雷白恩者。以文字售之報館。用此爲生。柯蓮司曰。其人佳乎。魯嬪那曰。其人能求已。不務分外。柯蓮司曰。爾携得文稿來乎。魯嬪那曰。吾留稿於此。稿爲手書。非機器所成者。留觀以後。待訪我挈以歸。我柯蓮司讀過數篇後。言曰。書肆中人。喜以機器成字者。較易辨認。魯嬪那曰。吾安知其所嗜。欲吾瞻眞。吾安有機器。前此小說大家伊里阿忒。及白蘭忒。皆名手也。咸以機器成字者乎。柯蓮司不能答。魯嬪那太息曰。吾歸矣。歸時尙須小購物事。吾父一年助我三十鎊。直待世母賜我以遺產然後已。柯蓮司曰。尊甫待爾厚也。然爾初來之時。吾心甚訝。今得此略爲爾慰。魯嬪那曰。吾不在家。衣食則足省費。在理。卽與我五十鎊。亦不爲多。正於此時。司他何德入。時晚而未燈。司他

何德曰。時近上燈。何以洞黑。然室中何人。吾咸辨之。坐者其吾姑乎。卽鞠躬向魯嬪那。魯嬪那曰。幸勿親吻。吾非若姑。吾名魯嬪那。姓克爾恩也。司他何德曰。幸勿見罪。吾誤矣。柯蓮司起撥電機。光乃爍發。柯蓮司遂爲介紹此二人相見。魯嬪那曰。吾識先生。爲耐西波忒之同宗。果耐西波忒云亡。則先生襲其爵。且受其產矣。此爲吾友雷白恩所言。雷白恩云。曾見先生數面矣。司他何德聞而微哂曰。吾之世伯氣體尙健。吾亦不盼得其家資。魯嬪那曰。吾非謂謀取其產。唯老人一逝。承者唯君是日。魯嬪那容儀逾美。杏靨櫻唇。齒白如玉。男子見之。匪有不喜。司他何德頗注意其人。而柯蓮司姑念忽生不可自遏。而魯嬪那初不屬意於司他。何德本有落落難合之態。已而告別。司他何德扶之登車。而魯嬪那視司他。

何德忽微微有情。魯嬪那尙未行。司他何德忽謂柯蓮司曰。吾之來意。幾忘奉白。今夕請告姑母。欲延之觀劇。於庇器司登之樓。期爲八點有半。蓋爲善舉也。吾已得戲券數張。敬請姑母及爾同行。柯蓮司曰。必告夫人。魯嬪那將登車。謂司他何德曰。吾亦知演劇之故。女伶名伊知娜。年少而嫋。我聞之。吾友雷白恩。雷白恩識伊知娜。故今夜亦將往觀其奏技。唯庇器司登之樓。闔而微燈。其光沈沈然。司他何德曰。其事甚巧。幸於彼間復見光儀。魯嬪那忽曰。吾將去。車而徒步。天晚步月爲佳。司他何德曰。吾送密司歸寓。如何。魯嬪那曰。善。於是二人同行。魯嬪那忽謂司他何德曰。先生曾識得書肆乎。司他何德曰。未也。密司何有此問。魯嬪那曰。吾自著一小說。思印行。司他何德曰。小說出密司手筆。如此芳齡。乃能著作。

可。云。才。女。魯嬪那曰。吾今年十八歲矣。曾聞人言。女子自十八至廿五歲。如奇花初胎。腦力倍於尋常。故及此而抒其才思。司他何德。奇其語。卽曰。男子腦力。盛於何時。魯嬪那曰。男子腦力。胡能遽定。司他何德曰。聽密司言。似賤男而貴女。魯嬪那曰。人言男子之才力。本高於女子。吾則不然。此心未嘗讓。男子獨步。或謂男高於女。此直讐言。女子詎非人乎。司他何德曰。然則密司終身自立。不嫁矣。魯嬪那曰。然天下男子。頗無一人。足動我意者。卽吾之爲人。亦必爲男子所不悅。汝幸勿謂吾矜。欲使人媚我。我亦知吾貌略佳。頗有出塵之表。吾友雷白恩告我。謂以我之貌。必有求婚之人。吾試之。果然。實無一人。足傾吾意。吾意之所屬者。則在印刷之工人。司他何德愈奇其言。亦不敢問。女忽舉目視司他何德曰。君

與諸年少不同。司他何德曰：然則密司重我矣。我意固不同人。實在吾之異處。安在女曰：吾所言汝乃未答。則不思媚我。果貢媚者。我卽與爾分手。今近吾寓矣。且小別。願先生一夜平安。司他何德。快快而歸。思此女性質甚奇。儀容復麗。且能著作。想其文章必佳。旣歸柯蓮司寓。見柯蓮司沉吟。如有所思。且於己頗落落。則疑其何以有此。蓋未知柯蓮司之妬魯嬪那也。行時助之著衣。而柯蓮司卻不令前司他何德大駭。

第二十二章

旣至劇場。燈果黯黯。然柯蓮司旣至。而魯嬪那卽坐其後。柯蓮司視魯嬪那氣概昂然。毫無怯弱之狀。八點半後。見女伶登台。台上。有案列二燭。伊知娜發聲而歌。貌果寢。髮亦非佳。然聲音甚美。嬪

嬪延延聽者不期爲之動色唱後衆皆沉迷似爭爲其聲所奪至欲傳其佳處亦不能發宣諸口唱時諸樂在後台隨女之歌聲而追逐之聽者乃愈覺其淒清忽覺劇台之門猝開風自外來吹滅台上之燭燭滅而歌仍不歇燭明後柯蓮司迴顧司他何德已不知其安往卽魯嬪那亦渺柯蓮司愈怒旣而自思吾何由怒然不能自禁怒乃益厲亦無心於聽歌但聞樂音嘈雜而已因思夜餐席間司他何德乃力獎魯嬪那不已今二人同出形迹更屬可駭復思燈滅台黑何以二人同出且此二人晤面之晷刻甚短何由有膠漆之投此事爲吾生之所不經見者少須司他何德仍未歸柯蓮司頗心薄其人此時露西蠻德且行言曰此來殊不虛然司他何德安往柯蓮司曰吾又焉知露西蠻德曰或爲我覓車爾觀

諸人皆起。吾輩亦當出矣。二人既至門外。而司他何德仍不見。柯蓮司曰。不如行也。今只剩一車。再不行。正恐無車可賃。露西蠻德頗不懼。曰。司他何德安往。此時舉目。忽見司他何德狂奔而至。呼曰。姑母吾殊有罪。吾送魯嬪那歸家。以彼忽暈。且仆故送之行。且已。賃車守候。請姑母及柯蓮司登車。露西蠻德曰。彼暴病耶。觀彼體幹甚碩。何爲遽病。且言且登車。司他何德曰。彼患熱而暈。名之爲碩實。則在耳。柯蓮司不言。而心滋不悅。司他何德尙曰。魯嬪那獎爾不容口。柯蓮司曰。然耶。柯蓮司此時頗不解。此二人之緣法。蓋其心已據。司他何德爲私。有不令關注。及於他人。於是心中咀嚼。疑團不能自己。又思男子之心。初無根柢。一近美女。心即變易。三人旣同車歸。柯蓮司未睡。之先就電燈中讀魯嬪那來稿。心欲。

覓。取。其。謬。然。語。意。又。極。聰。慧。可。取。顧。妬。念。旣。生。竟。斥。其。文。之。不。馴。
實。非。不。馴。文。字。簡。也。因。以。不。雅。二。字。定。之。且。念。此。女。軼。出。範。圍。之
外。不。克。循。乃。翁。之。所。爲。又。思。此。稿。必。當。使。司。他。何。德。觀。之。令。其。驚。
怪。庶。幾。少。遏。其。思。慕。

第二十三章

十一月中。倫敦中本多霧而闇。乃是月獨不爾。天意至清朗可人。
意露西蠻德。尙不謀歸。思以半月留。且體亦健旺。與柯蓮司交情
日密而無間。查姆司隔數日必來一書。露西蠻德觀之。旣悅而又
不悅。語柯蓮司曰。今日查姆司尙不能復其舊觀。吾夫婦甜蜜之
情。尙須時日耳。少須復曰。此數日胡以不見。司他何德。柯蓮司曰。
今日或可來。露西蠻德曰。吾頗不喜魯嬪。那其狀。乃獵如鷺獸。誠

不。能。與。之。同。居。柯。蓮。司。曰。爾。之。外。姪。實。不。同。爾。之。思。想。露。西。蠻。德。
曰。吾。正。防。其。如。此。然。司。他。何。德。來。時。汝。胡。不。以。言。導。之。柯。蓮。司。立。
時。面。賴。既。又。失。色。露。西。蠻。德。曰。寶。貝。汝。謂。我。無。目。耶。我。思。後。必。如。
初。不。必。遽。生。妬。念。魯。嬪。那。之。爲。人。非。能。真。心。愛。司。他。何。德。者。欲。待。
其。世。父。死。後。承。其。餘。產。耳。今。日。恐。非。其。時。今。吾。姪。之。與。綢。繆。正。爲。
其。媚。術。所。鈎。引。此。女。妖。媚。能。蠱。男。子。不。易。近。也。柯。蓮。司。手。撫。小。狗。
答。曰。吾。亦。甚。諱。爾。言。此。女。之。行。蹤。良。怪。特。也。二。人。方。議。論。間。而。司。
他。何。德。入。露。西。蠻。德。曰。汝。尙。生。人。間。耶。吾。方。欲。送。爾。花。園。掛。爾。十。
字。架。之。上。司。他。何。德。曰。吾。深。知。長。者。怪。我。露。西。蠻。德。曰。爾。勿。作。遁。
詞。吾。實。知。此。數。日。中。何。作。汝。必。侍。密。司。魯。嬪。那。跳。舞。或。遊。覽。名。勝。
之。區。司。他。何。德。不。悅。然。司。他。何。德。生。平。和。平。無。忤。且。甚。愛。其。姑。今。

爲露西蠻德所指斥。亦拂然呈之顏色。顧亦不敢抗辯。卽迴面柯蓮司作怒容。而柯蓮司方臨窗挑繡。司他何德卽奪其金剪言曰。爾何處學得勤敏之工夫。而急急如此。柯蓮司笑曰。吾方繡一羅巾。請還我金剪。勿惡作劇。司他何德曰。密司魯嬪那。謂爾已觀其小說之稿。此稿或不爲爾之所悅。柯蓮司曰。固觀之矣。司他何德曰。思致甚佳。爾以爲何如。柯蓮司曰。聰明亦大勝人。司他何德曰。聰明固也。然膽力殊偉。柯蓮司曰。邇來人之眼光觀人。亦略別於尋常。司他何德曰。何以如是。柯蓮司曰。聰明亦大勝人。司他何德曰。報章中觀者自能別其高下。至於無謂之評。殊無關於本人之著作。露西蠻德曰。勿作此喋喋之言。天下實者十居八九。吾恆不喜爲虛妄之談。爾言魯嬪那所著之書。以爲美才。吾則甚鄙其筆墨。

且爾不應對我及柯蓮司稱是人之著作爾謂彼書筆美欲使我輩聞之邪司他何德曰吾初無此心天下小說之稿多如牛毛卽不論沙士比及聖經豈無他書之可讀唯姑母及密司柯蓮司之持論似乎近偏柯蓮司大笑曰此言大有趣實相告吾誠不喜聞魯嬪那之高論司他何德細睇柯蓮司而柯蓮司之神情已大異前數日之溫婉微微露其落落不相親之態司他何德曰柯蓮司汝改常度矣柯蓮司曰唯爾亦然於是寒暄片晌司他何德出露西蠻德則作書報其夫柯蓮司歸房倚窗外盼去公園甚邇見園樹受風而動而天氣已漸漸陰沉柯蓮司見露西蠻德已愈似無需己卽歸亦不能長住梢支路間歸旣無家遂不勝其悲慨此時夫人作書竟來尋柯蓮司遂同出散步天晚始歸見魯嬪那及司

他。何。德。坐。馬。車。而。過。傾。談。甚。歡。柯。蓮。司。僞。爲。不。見。而。露。西。蠻。德。亦。
不。之。顧。明。日。爲。禮。拜。然。每。禮。拜。中。司。他。何。德。必。至。露。西。蠻。德。家。迨。
晚。始。去。是。日。竟。不。來。直。至。晚。餐。尙。不。見。至。飯。垂。罷。時。露。西。蠻。德。曰。
吾。乃。不。知。司。他。何。德。何。所。取。於。彼。柯。蓮。司。亦。不。問。彼。之。爲。誰。知。爲。
魯。嬪。那。也。但。微。笑。而。已。似。隱。答。之。曰。人。各。有。心。旁。觀。實。不。能。預。度。
也。露。西。蠻。德。曰。此。時。吾。殊。不。悅。司。他。何。德。而。尤。鄙。魯。嬪。那。之。談。吐。
卽。其。衣。著。行。走。及。坐。臥。處。處。皆。是。生。厭。天。下。人。何。以。旣。屬。意。於。一。
人。矣。而。又。翻。然。移。易。其。愛。情。此。何。理。耶。柯。蓮。司。曰。無。再。言。此。以。吾。
孤。冷。何。足。動。人。其。不。見。取。於。人。均。吾。過。也。於。是。罷。飯。夫。人。則。自。取。
書。觀。之。柯。蓮。司。請。至。教。堂。夫。人。曰。可。必。以。車。行。柯。蓮。司。竟。不。車。而。
徒。意。可。以。稍。稍。蘇。散。夜。中。風。起。柯。蓮。司。迎。風。而。行。腦。海。爲。風。所。觸。

微微去其熱惱。且行且思。吾年少而壯。豈無他遇。天下男女之合。心迹各有不同。與其成後。勃篲不若未成而斷絕之爲愈。旣近教堂。意得微言。藉以自祐。其愁煩前此露西蠻德。恆與同來。謂非得聖經之力。不足拓其胸臆。是夕聽者寥寥。主講者年鬢甚少。神弦之曲始畢。將開講矣。牧師一張口。卽有氣概動人。柯蓮司亦傾耳以聽。牧師曰。天下苦人多。然所苦者微也。或爲利。或爲愛情之中變。或謀事不成。或一方鍾情。而一方不屬。則憂憤滿中。無可伸訴。若是皆俗中之苦况也。至於上帝之心所苦者。正苦世人不得歡樂。此適滋上帝之憂耳。須知人皆上帝之所造就。然一脫上帝之局。則萬般苦事。遂接踵而來。故上帝恆言。爾爭名奪利之人。可至吾座下。安息少時。則爭奪之心泯矣。演說旣已。卽行禱告。復唱聖

歌。柯蓮司爲歌聲所感。心動不止。講罷行於道間。忽有人拊其背。迴顧。則司他何德也。柯蓮司曰。爾邪。司他何德曰。姑母命我至此覓爾。柯蓮司曰。爾已見夫人乎。司他何德曰。姑母語我。爾在是間。司他何德少須復言。曰。吾姑近已大改恆狀。不唯貌改。心亦改矣。柯蓮司曰。此事頗奇。司他何德曰。姑丈知吾姑母容色已復其初。柯蓮司曰。未知也。夫人欲令一見。生其怪駭。司他何德曰。吾姑之獲痊。均屬爾之功力。柯蓮司曰。固有微勞。然亦命運佳也。司他何德曰。姑丈何時歸自蘇格蘭。柯蓮司曰。明日或得家書。二人遂行。並不及魯嬪那事。歸後。露西蠻德方與一八歲之童子作語。童子名馬修。馬修之母。亦居園次。寡居而善病。但有此子。此子恒至露西蠻德家。然實未遇司他何德。是夕相見。頗形慚駭。忽謂司他

何德曰。汝在軍籍中人乎。其語甚壯。司他何德曰。我非當兵。然心滋不懼。童子復曰。汝理宜爲兵。不爲兵殊負此軀幹。吾若長成。必入軍籍。但吾長成以後。軀幹或不如爾之高碩。以狀度之。爾高六尺。卽我亦不弱。吾父生時。曾爲上尉。恨以病殞。然我意殊願死於疆場也。柯蓮司曰。馬修爲時非早。汝宜歸依若母矣。語時以目視鐘上。馬修亦出古式之表。言曰。爾表快至五分。吾尙可留一刻之久。復謂司他何德曰。先生亦久居於此乎。司他何德曰。然。馬修卽指柯蓮司曰。實告爾。吾若長成。必娶此女士爲妻。司他何德曰。汝願之。此女士亦願乎。馬修曰。定必從我。我一著軍衣。則糾糾一丈。夫胡能不願。吾初意欲娶密昔司查姆司。爲此間極美之人。顧乃有夫。不克娶也。露西蠻德曰。馬修敢信口作浪語。趣歸勿延。馬修

曰。卽行。卽下榻。曰。吾後此復至。凡與女子通辭。不能間以男子。卽
曰。密。昔司查姆司。密。司柯蓮司。願爾一夜平安。復謂司他何德。曰。
幸與先生把晤。願再相見。匆匆出門而去。童子去後。司他何德笑。
曰。此子過於頑梗。夫人曰。柯蓮司。爾平日好與謔浪。所以致其無
禮。幸爾二人同歸。不然。吾爲彼而厭苦極矣。柯蓮司。曰。前此密。昔
司查姆司。言此子善事其母。且能爲母治髮。將飯時。時讀報。讀小
說。以娛其病母。頗有孝行之可稱。司他何德。曰。直送之小學校中。
爲得。柯蓮司。曰。吾之小狗彼得。初不視其人。此童子言彼得爲畜
物。不能入眼。司他何德。曰。彼得亦知人乎。因對小狗而言。而小狗
對司他何德。搖尾不已。司他何德遂行。而二人亦咸歸宿。

露西蠻德。早料司他何德。已屬意於魯嬪。那以魯能媚人。柯則秉直。宜其舍此而取彼。司他何德時至魯嬪那家。亦時面雷白恩。雷白恩滋不悅司他何德。司他何德久之亦漸覺魯近輕狂。復聽信雷白恩之言。與己漸形疎闊。是夕歸自露西蠻德家。途中自度。心頗弗貼。明日之夕。雷白恩延客。司他何德本許其來。旣思二人之冷澀。又悔輕此一諾。又念但請己身。不及姑母及柯蓮。司於禮殊悖。迨時入門。見煙氣烘人。似不能辨及面目。魯嬪那衣粉霞之衣。來迎司他何德。胸脊皆露。足履木屐。雷白恩病足。臥於溫榻。以手相引爲禮。髮旣不櫛。散披背上。言曰。爾至乎。吾今日適病。請魯嬪那陪客。司他何德與引手後。默不作語。司他何德旣入。心殊不耐。計己家一燈熒熒。境至清靜。今見此間。男客五六。女客三四。衣著。

皆華。魯嬪那遂爲司他何德介紹見一女郎。稱曰密司格爾安。司他何德坐與格爾安談。此女爲美產。言甚爽直。謂司他何德曰。今日之會人甚奇詭。迨先生至時方知英國人未嘗不著晚服也。吾於星期五至是間禮拜六日遇見密司雷白恩故今夕延吾夜飯。司他何德未答。女曰吾言近直。然見此間女士之衣著頗覺動人。密司魯嬪那之服尙稱身而雷白恩女士之衣乃同寢衣。何其坦率至是司他何德見格爾安衣至清整貌雖不佳亦頗翛然出塵少須格爾安曰先生與密司魯嬪那定婚乎。以我觀之英國以此人爲極美。司他何德曰女士安聞此言。格爾安曰先生無深諱。吾果誤者則吾之過而吾實未嘗有誤。司他何德曰雷白恩奉白乎。吾意或不至是。女曰果非眞者。魯嬪那斷不爲吾言之。司他何德

曰。旣不之言。言由何起。女曰。吾以理推之。吾甫來時。見雷白恩謂魯嬪那曰。今日司他何德來乎。吾度其口吻。是以知之。司他何德曰。我固名司他何德也。此時雷白恩執羽扇。靡衆無言。且曰。衆喧暫息。聽庫魯鏗唱俄京之法曲。卽見修髮瘤目之人。衣黃衣。紅其領。卽坐於風琴之前。按軫而歌。歌聲發時。聲震屋瓦。衆不待雷白恩之囑。而皆寂然。格爾安聞此惡聲。卽行近窗前。司他何德亦隨其後。司他何德雖聞其語。與魯嬪那定婚心滋弗懌。然亦欲細聽。其言。司他何德曰。如此惡音。令人難耐。格爾安曰。曲本非劣。爲惡聲所傳。始見其劣。雖然。吾尙有言。此屋何以沉沉然。初無亮光。司他何德曰。吾亦莫明其所以。格爾安曰。此間兩主人。非爾友耶。司他何德曰。朋友之意嚮。安能強同。此電光吾亦甚惡其黯。黯然轉

不如蠟燈之明快。格爾安曰。爾言乃提醒我矣。其下乃不再言。司他何德曰。醒者何事。格爾安笑曰。吾思及敝國。一夕請客。吾俗喜冰吉利。至此竟無此物。心頗念之。司他何德曰。貴國燕客。或與英俗不同。格爾安曰。先生至美國乎。司他何德曰。不一次矣。格爾安曰。加拿大之風尙當知之詳。司他何德曰。久住是間。胡得不知。女曰。吾嫁夫後。須移居加拿大。司他何德未答。女復曰。吾一歸國。即以身嫁夫。司他何德曰。女士未婚之郎君。亦在此乎。女微笑曰。吾夫能如此。座間不經見之怪物乎。司他何德曰。吾亦云然。女曰。座間男子。直同無政府之黨。蓋匪人也。然吾今日之來。頗以爲慰。蓋不來。卽不見爾。何從得此快論。司他何德曰。吾亦深喜得見女士。女笑曰。君後此至加拿大。或來晤我。吾夫名伊雷忒。居於沙士卡。

提彎請記之日記中爲後日尋我之券。司他何德卽取日記之本一一記之。此時魯嬪那自他座就此二人。謂格爾安曰。汝今不允我背誦詩歌乎。格爾安曰。吾固有是言。然所記憶者多俚詞。無傑作。恐不中座客之聽。魯嬪那曰。幸勿擣謙。吾友高盧朴。卽指旁立一人。其面如鼠。身長而股短者。謂其人爲詩家。喜爾背誦。將來至美。必以所製之詩。誦以就正。今且爲爾二人介紹。卽曰。高盧朴先生。此爲密司格爾安也。二人旣相見。高盧朴笑曰。密司能背誦拙作。感尤不翅。格爾安與之點首。魯嬪那曰。無論何作。請爾背誦。格爾安卽攢眉久之。遂背誦一詩。誦後衆皆稱美。司他何德細察詩意。甚詖而不平。覺格爾安之誦此詩。亦頗怪特。然其人殊可愛也。高盧朴曰。佳哉誦聲。吾亦甚願更誦。拙作拙作。固非佳。然頗自信。

其有思致。格爾安不答。卽起興辭。又與司他何德引手爲別。司他何德曰。能否將護密司登車。於是遂扶格爾安外出。出時魯嬪那以手拊其背。曰送客之後。吾尙有言告爾。魯嬪那固佳麗。然新出閨閣。於社會中男子之性質。初不了了也。及司他何德送客旣歸。魯嬪那曰。汝不知格爾安已與人定婚乎。司他何德曰。彼已告我。思此事何關我。何必知之。魯嬪那曰。司他何德。吾尙有言奉白。今且隨我入複室。可數分鐘之久。亦允我否。於是二人同至複室。女閉其室。顫聲言曰。今日聞人言。並讀報章。爾之世父將娶婦矣。吾謹問爾此語確乎。司他何德曰。確。結婚當在二月。女聞言作失望狀。言曰。爾之世母年鬢如何。司他何德曰。已二十五歲矣。女曰。將來生子。襲其產矣。司他何德曰。此意中事。女曰。果生子者。則爾似。

不能承襲。司他何德曰。此事與爾胡涉。何勞下問。女以手按几上
曰。爾既不能襲產。則爾我結婚之事。無望矣。司他何德大訝。曰。吾
二人結婚事。何人所言。女曰。固無其事。吾初意以爲汝屬意於我。
我本寡情。而又非美。司他何德不知所答。女曰。爾世父如是高年。
何必更娶。司他何德曰。尙未五十。何能言老。少須。司他何德曰。我
知之矣。果我得產者。則求婚於爾。當必允我。女曰。願之。司他何德
曰。汝真爽直之人。想爾之愛情。殊足令人寶貴。女曰。我之嫁人。本
爲富貴。此心終始不變。近來之女子。恆以及時嫁人。爲非是蓋嫁
人。如扶手之杖。所仗者富貴。苟非富貴。又何必嫁。况一嫁貧士。則
全失所仗。如項下懸一巨石。適以自累而已。司他何德曰。如爾之
言。則男女全無愛情矣。女曰。愛情直人心。不療之病。吾今將峻劑。

去之。司他何德以目視魯嬪。那曰尊論甚奇。女曰幸勿如是斥我。汝意究云何。司他何德曰窮士既不之愛。而吾自問雖非甚貧亦不成富。女曰吾亦知之。汝殊未抵結婚之分際。若偶貧女可也。若我者汝安能屬意。吾未延爾之先。雷白恩已告我。汝無可望矣。司他何德曰密司雷白恩見聞殊廣。然乃能燭我隱微耶。女曰吾所以無後悔者。以爾初未有求婚之言。司他何德曰然。女曰以吾亦無實意屬汝。司他何德曰吾亦未嘗料及爾。有是想。女曰汝言殊謬。方今男子對待女子。往往如此。爾我二人。卽足爲今日男女相接之標本。司他何德曰爾固如此。而他人或有不如是。須知爾我相識無多日。交誼亦未甚深。女曰然。顧已如此。後此不相過往可也。司他何德曰善。吾告別矣。司他何德昂然而出。匆匆自歸。

第二十五章

十一月之中旬。露西蠻德商定於十五號歸梢支路。十五以前。露西蠻德得查姆司書。言以十五以前至倫敦相見。後日歸梢支路。夫人得書。頗爲感動。謂柯蓮司曰。彼尙未知吾已復恆狀。後此愛我與否。殊不之知。柯蓮司曰。焉有不愛者。於是至十四號之下午。柯蓮司外出購物事。備歸梢支路之用。至門見司他何德蹀躞於門外。顏色如有所憂。一見柯蓮司。卽曰。敬謝上帝。見汝後再面吾姑。吾今日得一噩耗。柯蓮司亦爲變色。曰。此事屬查姆司先生乎。司他何德顏色慘白。言曰。姑丈受創至重。本在蘇格蘭中大林小逆旅中。竟逢意外之變。故柯蓮司卽低聲問曰。何事。司他何德曰。不聞其他。但聞其垂死之耗。此耗得諸昨日。聞有數馬之公車馳。

過小村。姑丈適歸自車站而怒。馬飛衝直仆。吾姑丈於地。車輪碾其身而過。柯蓮司失聲而呼。司他何德曰。汝當自鎮不宜立暈。柯蓮司曰。吾何至暈。唯夫人一聞。則驚悸亡魂矣。司他何德曰。此事吾稟白耶。抑汝爲通之。柯蓮司曰。待我入言。唯吾一進言。夫人必赴視。創人司他何德曰。胡能不往。茲有火車以九點鐘行。站在尤司登車至卡司太時。則明日早晨六點矣。此地去大林非遠。再易馬車。吾亦同行。二人語於門外久之。行人頗以爲怪。柯蓮司曰。汝何由知之。司他何德曰。吾讀晚報。報尙在此也。柯蓮司登樓。而司他何德則仍在樓下。柯蓮司旣見夫人戰慄不能出口。已而作婉言。以進夫人。聞言立變其色。呼曰。吾夫死乎。嗟夫。上帝。柯蓮司曰。善。敢立誓決未死。特病深耳。在理當立行。夫人曰。立行。汝亦從行。

乎。此事尤必告之。司他何德。柯蓮司曰。吾與司他何德同侍夫人。今司他何德已在樓下。夫人且哭且呼曰。趣之來前。司他何德既至。柯蓮司卽飭行事。是日下午及夜中。如在夢中。不知所爲。旣登火車。明日卽至卡司太。此地去大林尙十哩。旣易馬車以行。旣至。見查姆司已昏迷弗醒。旁有兩醫生坐侍。咸曰。創重或不至於死。傷在左股。而右臂亦斷。面目皆創。夫人問醫生曰。吾夫尙得生乎。醫生中有一少年。答曰。或不至死。醫生見夫人風貌。大爲驚訝。卽對曰。雖愈恐亦不能行動。成廢人矣。夫人面如死灰。二手相握。不能爲詞。年長之醫生言曰。夫人勿憂。今日外科尙有祕訣。少須送至倫敦。延專門之外科治之。或卽得愈。然夫人觀狀已屬無望。似死符已在門。於是大哭。柯蓮司力勸之。不能止。午後。查姆司已醒。

有看護婦來告夫人曰。查姆司先生似有需於夫人。此時查姆司口中實呼柯蓮司。看護婦以爲喚取夫人。夫人旣入。則大驚。欲死。面皆血癥。幸二目未毀。查姆司見夫人入。則似失望。旣而又似驚訝。夫人跽其榻前。以手微拊之。曰。查姆司爾如何者。查姆司曰。汝爲誰。詎爲前此之露西蠻德耶。吾詎在夢中與爾相見。語後復閉其目。夫人曰。吾夫汝乃非夢。吾爲露西蠻德爾妻也。特來視爾。語至此。查姆司復張其目。曰。是必有誤。吾其風乎。彼顛狂之馬。乃使我至此。語後疊發矣。看護婦曰。請夫人外出。少須更延夫人入視。夫人掩淚。自出心中憂惶。不可自止。以爲開罪上帝。降罰於身。夫以上帝所賜之美色。竟跌諸車下。不唯毀容。亦使吾夫之愛情。因而中輟。此吾罪也。今幸還我美姿。而吾夫又垂死矣。則非天罰而。

何。惟。醫。生。之。言。決。爲。不。死。然。強。半。爲。慰。藉。之。詞。無。足。信。也。往。復。思。
維。忽。自。決。聽。諸。天。命。少。須。柯。蓮。司。入。見。夫。人。顏。色。略。靜。乃。出。意。料。
所。不。及。夫。人。曰。柯。蓮。司。汝。爲。吾。友。又。爲。撥。煩。之。友。汝。憂。形。於。色。代。
我。關。心。我。一。一。知。之。我。必。鼓。勵。其。身。用。自。鎮。攝。上。天。仁。愛。萬。不。奪。
我。親。夫。汝。當。知。查。姆。司。寧。爲。殘。廢。之。人。萬。不。可。死。柯。蓮。司。曰。以。大。
勢。言。之。決。不。能。死。已。而。查。姆。司。終。不。之。信。於。是。在。大。林。可。一。禮。拜。一。日。查。姆。
司。曰。吾。不。信。爾。之。面。目。何。爲。如。我。初。娶。之。時。務。質。實。以。告。我。夫。人。
一。語。以。渾。登。之。醫。術。查。姆。司。曰。渾。登。尙。爲。我。之。同。學。其。才。能。乃。
至。於。此。甚。願。與。之。相。見。少。須。復。曰。自。爾。我。末。次。同。坐。汽。車。至。今。思。
之。有。同。噩。夢。今。爾。面。目。還。原。則。梢。支。路。之。樓。居。亦。在。夢。境。之。內。夫。

人曰。非夢也。眞也。自吾失容。使爾長日無歡。至爲志忑。今汝已愈。是上帝以爾賜我。我必使爾歡樂。以償當日之憂鬱。查姆司曰。夫人勿言。果爾當日知我之意者。句夫人曰。安得不知汝時時欲自由。吾亦不恨爾之薄倖。今茲乃大不然。而查姆司則力挽夫人之手。久不能言。夫人窺見查姆司頗有豫悅之色。卽思倡隨有日。必竭吾力以承應之。是夕夫人睡頗安貼。而查姆司竟焦灼不能睡。愈思生存之無趣。蓋憐愛柯蓮司之心。百端遺郤。終不能去。卽其妻玉容如舊。愛情如舊。亦終不能易其愛戀。柯蓮司之心。旣又後悔。欲以藥死露西蠻德。幸爲柯蓮司所救。不蹈殺人之罪。因思以實意告之。露西蠻德以懲己之罪案。然告之又難出口。遂決計不言。蓋已兩兩相安。亦足於無形銷此痕迹。一日欲面柯蓮司。柯蓮

司入查姆司見柯蓮司含有愁容卽曰爾何爲有此蓋柯蓮司之愁容憐查姆司之病非示其愛情也然其嫣然可人之致查姆司益覺動念雖髮未修長然蟠而有致面容雖瘦目光尙炯似柯蓮司之美亦不下於露西蠻德但舉動間頗形拘謹查姆司亦不能不出以禮衷此時談傷腕事並及渾登之神技查姆司遂問及司他何德柯蓮司顏色頓異遂告查姆司以婚姻中梗之事查姆司早已得其夫人來書言後此二人決成婚配因點頭不言柯蓮司出睡中夢見陽光四照名花向日欲顫明日司他何德至夫人令至病房面查姆司彼此相見尙復介介然司他何德見查姆司身體已殘亦不勝其歎惋於是匆匆至十二月之半醫生允查姆司至倫敦查姆司謂夫人曰此次至倫敦吾不入醫院亦不居客邸

汝與柯蓮司所居之野律濱。吾意亦居其故宅。夫人遂與柯蓮司語。柯蓮司曰。吾尙記居停樓上。尙有一屋。今且作書問訊此屋。曾否賃人。樓屋尙可添賃否。覆書報可。

第二十六章

衆欲去大林之前一日。柯蓮司獨坐於小客廳中。屋不甚高。亦不爲廠。然家具頗整整。爐簷之上。畫維多利亞女皇。撫鞠幼孫之狀。餘則十狗。各形皆具。爐中火燄熊熊然。柯蓮司抱其小狗讀報。報中有告白一通。忽見門闌司他何德入矣。卽以手拊案。案上有磁童並小瓶。上插絨花。尙有厚冊。中夾相片。司他何德曰。今日可以快談矣。卽移榻同坐。柯蓮司笑顧之曰。吾今日覓得一事。行將爲之矣。司他何德曰。將爲何事。柯蓮司曰。報中有人覓取女師。必年

少而活潑者。往視六小孩。一年三十金鎊。欲願就者。可至演木司
忒中。問羅克司漫生街。五百零六號。尋取主人語。後司他何德不
信。言曰。汝好談詆耳。柯蓮司曰。何能長處此間。必自尋其生計。此
告白甚宜於我。我將以書報之。司他何德。卽探取其報紙讀之。言
曰。柯蓮司汝勿對我言此。但爲迷離惝恍之言。女曰。何謂也。答時。
以目注視。然心中已躍躍而動。司他何德曰。汝豈有不知者。語時。
卽搏其報紙。投之火中。紙入火中。光氣外射。見女面已露。怒容。言
曰。奈何遽焚此紙。司他何德曰。我唯愛爾。故有此權。女曰。爾之愛。
情竟自詭變中達。而示我。司他何德曰。吾知爾近來快快。以我與。
魯嬪那往。還以爲。有意外之約。然爾當知。句女起立伸其腰。言
曰。司他何德。汝注意。魯嬪那與我胡涉。然不應。同時兼愛二女。司

他何德亦起曰吾安得愛彼女曰旣不愛爾胡爲與彼纏綿此女見狀竟以汝爲屬意汝不知耶司他何德曰柯蓮司吾敢立誓魯嬪那魂夢之中亦不思嬪我我家貧困彼焉下嫁於窮士柯蓮司曰汝又安知其不欲司他何德曰彼竟明白示我柯蓮司曰汝與之求婚矣司他何德曰我初無此言柯蓮司笑曰汝不下問彼胡蒙恥自言司他何德曰敢立誓自明柯蓮司曰勿庸立誓我終不汝信司他何德曰汝謂我作讐言乎此時二人幾欲爭辯司他何德卽昂然啓關而出門動案震磁童立碎柯蓮司仍坐而摩小狗且摩且罵魯嬪那明日四人同行上道道中查姆司無恙是晚至故寓數日以後過耶穌誕直至三十號查姆司乃大漸去死期近矣夫人問醫如被雷殛自查姆司被創後病中狀至和洽如新婚

時。然查姆司終以當時謀陷之心爲歎。婢爲其妻所容。然夫人之服侍較看護婦爲優。是日下午大雪。查姆司曰。露西蠻德。吾有一言奉白。語時哽咽不能出口。夫人曰。恣言之。查姆司終不能卽發。久乃言曰。爾我不作多時之別。想汝亦斷無不想我之時。夫人曰。何事張皇至此。吾心坦然。安有是念。汝何爲遽有此言。且離別之期遠。吾初不以爲意。果爾一死。吾安得生。查姆司乃愈不能言。計一出口。則愛情立歇。查姆司曰。醫生固言不生。然倖生者亦有其人。卽以手挽夫人。夫人曰。吾已以書寓渾登。請其來此報書。言以下午來。汝亦願見之耶。查姆司曰。願之。語後以手摩夫人之頤。言曰。吾妻固不必望吾病深矣。惟此人藝高。吾亦甚願一面。正語酣時。侍者言渾登至。旣入。彼此相見道故。夫人暫出。聽二友談心。查

姆司曰。吾已得死符矣。他醫生言吾必死。期在三閱月中。渾登寡言。但有點首。查姆司曰。爾我故交。有事奉白。吾意欲自承生平罪過。渾登曰。此事吾聞人言。不一次矣。爾我同窗。不妨見告。少須查姆司一一告諸渾登。渾登以目視鼈鯀。言曰。前事何能判斷。查姆司曰。吾非敢求人曲恕。但問此事。能告之。吾妻乎。抑不之告。吾思及大罪。媿不可當。藏之於心。狂病立發。渾登曰。汝意謂告之夫人。使夫人不安。汝心安也。吾意不如。仍圓其愛情。不宜於晚年。決裂汝既負罪。身受上帝之罰。則罪案已消。不如聽夫人終始愛爾。不必表明可也。查姆司未答。渾登與之引手。曰。吾言亦見取否。查姆司曰。尊論至當。謝君愛我。果能不時見存。感尤無既。醫生曰。必至。視君。渾登遂別。明日下午。看護出而夫人亦不在室。童子馬修至。

直至查姆司榻前。言曰。吾甚爲先生憂。此重病。然以身救人。亦不爲非勇。非先生受壓。則受壓者不知凡幾矣。吾名馬修。爲緊鄰。聞樓下人言。先生不久人世矣。查姆司曰。然。乃心怪此童子之孟浪。童子曰。天下似先生之勇。實無其人。然吾此來。不增先生之煩惱乎。查姆司曰。吾不汝怪也。童子曰。吾母恒多怒且病。吾恒以言娛樂之。今特來爲先生撥煩。想先生病中。殊不能躬自排遣也。查姆司曰。排遣甚難。童子曰。亦曾試驗嗎啡乎。查姆司見此童子吐發。如成人。心頗異之。童子曰。嗎啡至險。然得之亦足自救。語時夫人見童子喋喋。卽曰。童子出。先生病甚。不宜煩瀆其身。童子曰。吾未煩言。今言已矣。查姆司先生。願爾多留人世數月之久。吾尙能來起居先生也。夫人推此童子出門。查姆司曰。此兒大有意嚮。夫人

曰。呶呶可厭。知木林已在樓下。亦願見之乎。查姆司曰。勿令登樓。夫人曰。吾意亦爾。今柯蓮司與之同坐。彼下月成婚。至此備物事也。知木林方與柯蓮司作語。知木林以巾拭淚。輒呼可惜。且曰。吾甚願人人不疑爲果報。則吾心慰矣。柯蓮司曰。此何名果報。知木林曰。外人恆言。查姆司之待其夫人酷也。以奇癖不可近人。故夫人有墜車毀容之事。且又禁之西樓。此寧有心人者。吾尤知此人好色之徒。一女不足。且御他人。此爲吾不應言之事。今姑言之。柯蓮司曰。吾亦云然。不宜出口。知木林曰。查姆司必不願見我。見且不能遂意。今但問一語。克爾恩之女。將嫁司他。何德確乎。柯蓮司曰。我不之知。語至此。柯蓮司面頰忽亦自覺。其爲妬容。知木林視柯蓮司曰。人言殊不足信。今密昔司芬內克安在。或不在梢支路。

乎。柯蓮司曰。今在親戚拖爾家。此時門開。見馬修入。柯蓮司見馬修至。則俯而抱之。馬修與之引手。復與知木林引手。知木林曰。此子甚佳。將欲與親吻。馬修歛避於火爐之次。柯蓮司曰。馬修不願與生人親吻。知木林笑曰。童子。爾不願與我親吻耶。童子亦笑曰。我固不願與生人行此禮。惟家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妨爲之。知木林曰。爾不曾與柯蓮司親吻乎。童子面頰答曰。卽有亦不能奉。白知木林曰。吾嫁後。爾可至吾家。小住數禮拜。亦佳。馬修曰。爾欲嫁人乎。以吾視之。較吾母爲老。旣而曰。吾誤矣。適匆匆不及檢點而出。幸勿見罪。遂鞠躬而出。出後知木林曰。此童子殊喋喋取憎也。吾行矣。惟吾婚禮成時。汝不在側。吾殊無以爲情。然以見狀言之。汝亦不能遽行。知木林遂興辭。柯蓮司則獨坐思其身。世不期。

憂從中來。自念查姆司果不幸者。尙須長侍夫人之側。夫人果傷悼查姆司。病且更發。吾將奈何。又思查姆司運命至劣。夫人之貌復初。而查姆司了矣。且一身寄居於此。蒙其親愛。今茲見其人亡焉。能勿愴。昨夕見查姆司病勢篤。而夫人則尙望其生。亦不能信爲危候。此時天黑雪深。北風奇緊。屋中無燈。但火爐中紅燄外射。柯蓮司正無聊。聞小狗作聲。迎人。則司他何德入。柯蓮司曰。我乃不料爾。至令我著驚。司他何德直前抱柯蓮司。親吻不已。柯蓮司亦不之拒。心念此人實心愛我。我今身有所屬矣。少須淚被於頰。卽以司他何德之素巾自拭。而小狗注視亦似贊婚之人。時外間雪乃愈厲。而柯蓮司愁懷全消。如更履一斬新之世界。遂盈盈欲起。而司他何德尙緊抱之。附耳言曰。爾非嫁我。不可。其言乃如命。

令也。柯蓮司曰。吾何能嫁汝。且已許夫人。至邇時。句司他何德曰。
吾妻卽嫁我。亦安離吾姑後此。必與姑氏同居矣。柯蓮司曰。在理。
宜然。然爾新買股票得奇虧。胡能養爾姑氏。司他何德曰。苟無姑
母累我者。汝亦謂我奇窮不能行娶耶。女曰。司他何德。卽我二人
結婚後。同居草舍三旬。九食亦所誠甘。司他何德曰。爾但知愛情。
不計境遇矣。柯蓮司曰。汝亦知我愛爾。爾究有把握不移此心乎。
司他何德曰。不惟有把握。且十倍於此。天下女子惟汝一人。他人
吾萬不著眼矣。柯蓮司尙倒其懷。言曰。司他何德。汝不知吾二人。
無力足供露西蠻德乎。家既清貧。百凡儉約。而露西蠻德。食用旣
慣。何能隨我食貧。且人寓吾家。禮當尊爲上客。又安能草草供應。
其身。司他何德曰。爾且放懷。吾世父於昨夕死矣。產當歸我爾。何。

必憂我與世父不恆見面故悲懷亦殺柯蓮司曰爾不言下月行娶乎世父死則未婚之妻如何吾甚爲悲之司他何德曰以吾思之此女之嫁老人或爲財耳愛情則未敢必柯蓮司爾尙未許我爲妻今宜遜諾數日以來爲爾憂煩至矣柯蓮司不答之答司他何德復親吻而小狗旁觀亦似解意一刻鐘後魯嬪那入卽曰柯蓮司吾來告爾以事卽曰司他何德先生亦在此可以同聽而無礙吾所著之書經烏伊亞考內書肆以資購之而去此肆資本厚此書旣售尙訂合同更著二種與之因謂司他何德曰此肆有兩股東二股東常至吾家吾今決計嫁之柯蓮司曰有家之慶朋友甚爲汝慰司他何德曰尊著旣售此大可慶魯嬪那視司他何德曰爾以何時歸加拿大司他何德曰今尙不能歸吾世父旣亡吾

之圖畫改矣。魯嬪那大驚立墮其手，套於地。言曰：「世父爲誰？」話二月論娶之世父乎？司他何德曰：「然。」魯嬪那曰：「然則爾爲有爵之人矣。」司他何德俯首不言。而魯嬪那大悔，卽謂柯蓮司曰：「汝嫁司他何德矣。」柯蓮司未答。司他何德曰：「婚定矣。」魯嬪那悔恨之心以力遏之，強顏言曰：「願爾白頭偕老，歡樂一生。」司他何德曰：「敬謝祝詞。」魯嬪那行後，又迴顧曰：「查姆司先生如何有起色乎？」柯蓮司曰：「驚矣。魯嬪那聳肩言曰：「可知男子行樂未死，咸不謂之到頭即女子亦然。」語後，翛然犯雪而去。此時夫人坐於查姆司榻前，亦知爲日無多，則力挽其手。查姆司曰：「露西蠻德，汝勿焦煩。吾以死爲樂，雖生適成廢人。果司他何德及柯蓮司結婚，汝可依彼夫婦以居。」司他何德敬爾如母，非負心者。爾且勿悲梗，視吾之死猶生也。此語

不必求爾之答。惟吾身既死。而靈魂必依爾之左右。語後少停。曰。
吾生平不信宗教。過耳如風。今茲正信上帝。未知能否爲帝所許。
前此爾曾誦聖詩。今且誦與我聽之。夫人遂誦其詩曰。天下宗教
多如毛兮。吾未嘗留吾神。天下宗教多於蟲兮。吾未嘗俯吾身。我
聞教言兮。如流水之瀟淪。顧吾之魂靈兮。乃敬愛上帝之無倫。吾
知生命之短兮。動息恆祈禱於帝宸。雖非信教兮。而敬禮之心。實
出於精純。無論何教兮。安用虛詞虛範爲率循。誦已。查姆司曰。吾
聞此詩。中心釋然思睡矣。卽閉目無聲。而雪乃加大。而爐中炭聲
爆然。夫人更至握查姆司之手。則冷如冰雪矣。此時屋中萬聲寂
寂。但覺一身喘息之聲。節節可聞。蓋查姆司死矣。夫人大哭。更視
查姆司似含笑容。讀吾書者。當知此人既死。可勿責其初念矣。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獎 褒 部 育 教



通俗教育爲學校教育之輔助。尤爲今日之急務。承館編輯池俗教材編輯歷年所，下列各書係教育部設通俗教育研究會審核呈府公報。幸已詳載政希公鑒。

沈素 沈道 著人 人道 沈道 沈道 沈道 沈道 沈道

童子萬里記	舊漢孫續記	大本三冊
前編	二冊	小本三
後編	三冊	大本三
大本六冊二	大本五角五分	大本一角五分
小本前編一	小本三	小本一角五分
後編各四角	遇一角五分	遇一角五分
大本前編一	大本一角五分	大本一角五分
元二	元二	元二
緣角元	緣角元	緣角元

子英孝愛二冊
火國二冊
兒山報仇錄三冊
就學記五角
再續賢鄉錄一冊
續賢鄉錄二冊
各二冊
三冊
二冊
二童子傳九角
耐兒傳七角五分
刺同流小八浪聚三冊
虎因五角五分
樓本大二冊
小大本三冊
各五角五分
傳角傳五角五分
人豪記角錄角傳角記角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初版

(然) (脂) (餘) (韻)

三册 定價九角

(西樓鬼話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閨秀詩話。向鮮善本。是書搜羅有清二百數十年中閨秀著述。詩文詞曲。歌賦銘誄。無所不備。而各加以評斷。兼詳作者之遺聞軼事。作詩史讀可。作文藝參考書讀亦可。手此一編。凡婦人集、隨園女弟子詩錄、正始集、擷芳集等。不必再讀矣。

◎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原著者英國約克魁迭斯
譯述者閩靜海陳紹
發行者上海華商總公司
印刷所上海華商總公司
總發行所北京天津保定奉天
長沙濟南杭州太原開封洛陽
廣州潮州常德安慶蘇州
貴陽桂林香港成都重慶
張家口梧州瀘州
新嘉坡

